

中华野史

元代野史
下

（民国）田腾蛟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元代野史

第二部

（民国）田腾蛟 著

第五十一回 西冷桥樊生遇艳

房县湘乡樊东楼，自涪陵祠，得范国昌、扈德威等，救二姊归后，其父樊进士，不久遂卒。母亦病故。二姊出阁，业已身无系累。因见范、韩诸人，落落行径，亦思作江湖散人，优游山水，待时而动。将家事托老仆樊鸿经理，买舟放于七泽，直至苏州之太湖上岸。按：苏州太湖，周回三万六千顷，与浙省之乌程、长兴等县接壤。樊东楼至苏州，游遍虎邱、吴苑馆、娃灵岩诸胜，遂过湖州、吴兴诸处，游览一会，由桐乡，达秀水，及富阳，访严子陵钓台。溯流而上，看钱塘江潮，始览西湖之胜。西湖山景，除却天竺，灵鹫，石屋，烟霞，葛岭，孤山而外，有城西十二里灵隐寺，尤为绝胜觉场。此山周围十二里，称为武林。发脉于新安，从富春至余杭，蜿蜒五百里，始结脉于两高峰。三天竺，每逢春晓雨霁，登山赏七级之浮屠，远眺群峰屏列，湖山镜浮，云光倒垂，万象俱俯，画舫来往，恍若飞凫。又山之峰，则有乌门、石笋、香炉、狮子、莲花、飞来诸峰。山之洞，则有呼猿、玉女、龙泓、射旭诸洞。山之涧，则有南涧、北涧、大涧。山之泉，则有月桂、伏犀、永清、倚锡诸泉。最足动人者，尤为冷泉。山之静室，则有韬光、白沙、石笋，无着、松偃诸庵。山之阁，则有望海、超然、永安、弥陀、云来诸阁。俱属天造地设，甲于天下。湖中胜景，则为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两峰插云、三潭

映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柳浪闻莺，花港观鱼诸妙。樊东楼寻山问水，应接不暇，四顾爽然。正所谓：若到西湖游一遍，就是凡夫骨也仙。东楼一心玩景，暂寓钱塘。日到湖上，见南山一带，树色苍翠，相连甚远。旦晚轻烟一抹，甚可人意。回看涌金、清波二门，一带城郭立于东。保叔塔、葛仙岭楼、赏鸟石、北高峰，绕于西北。南高峰、南屏山、凤凰山绕于西南。竟将明圣一湖，包裹在内，俨然一面菱花水镜，而孤山宛在中央。但水阔烟深，可望而不可即。往还非舟楫不可耳。东楼此时，几如身入蓬岛，人在广寒。一日偶至濒湖桥畔，见一坟。题曰：“钱塘苏小小之墓。”恍然曰：“当年油壁香车，点缀湖山之佳丽者也。”乃以瓣香杯酒奠之。吟曰：

香车何处碾芳尘，怅望西冷草似茵。
风柳动摇苏舞袖，露桃开落剩歌唇。
行云岫冷连前梦，织锦诗奇悟后身。
识得鲍仁夸俊眼，湖山点缀有佳人。

吟毕，流连忘返。犹啧啧称美曰：“美人，好一双识英雄俊眼，慨然以百金，赠鲍刺史于未遇之先。此须眉男子所不能者，岂风尘中物哉？”时道旁观者，无不笑为痴狂，东楼仍日日游湖，往来桥畔，玩赏茂林芳草，如亲佳丽。一日游览，渐次夕阳在山，逸兴遄飞，见杨柳依依，俨然招我。飞花片片，恍欲留人。信步沿着湖堤，观玩山光水影，又吟曰：

十分颜色十分才，岂肯风流便永埋？
自是西冷桥畔路，也应红杏出墙来。

沿堤踱来踱去，不觉少惫。至松杉茂密处，少憩片时。见一女郎，从松杉影里，披冰绡，曳雾縠，丰姿绝世，冉冉而来。向东楼歛衽曰：“妾苏小小也。六朝至今，绝少知音。感君嘉惠，泉下不忘，特来一晤君子。所谓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也。”东楼狂喜，急起揖之，问曰：“美人，宋苏小小耶？抑南齐之赤、小小也？”女郎笑曰：“妾本一人，何分齐遂读其诗宋？”东楼曰：“美人独不闻赵司户与盼奴之诗乎？”遂读其诗有云：

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
借问钱塘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

又有虞美人长短句云：

槐阴别院宜清昼，人坐春风秀。
美人图予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

莺莺燕燕分飞后，淡粉梨花瘦。
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

读罢东楼又曰：“诗曰钱塘，曰还似大苏无，词亦说莺莺燕燕之后，此为赵司户之苏小小也，明矣。美人何不一决千古之疑，免致作诗者，或误钱塘、或误嘉兴、或谓县治、或谓西冷，即如近日吾友张生光弼所吟曰：香骨沉埋县治前，西陵魂梦隔风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怜。光弼不知有二：既曰西陵，又曰县治。是并不知谁为宋人，谁为南齐矣。”女郎掩口笑曰：“湖曲江干，两难凭信。南齐东晋，著说滋疑。

妾本若兰后身，只因璇机图巧夺天工，自恃多才，以故偶谪风尘。再生仍为苏长女身，后果前因，本来不爽，妾不知宋小小为何如人也？况妾虽为六朝金粉之冠，而家住西冷，实为山川增胜。即虎邱真娘墓，锦江薛涛坟，金陵湘兰冢，若辈皆远不逮妾。而更何有于宋小小乎？妾自鲍刺史一为表墓，虽千载下珠沉玉瘞，犹得骚客诗人唏嘘凭吊。妾生前之愿酬，身后之念遂矣。感君子赋以佳叶，妾亦有短句，愿读清听。”遂朗吟唐多令词一阕，曰：

多少别离衷，相思谁与同？千年隔世信难通。曾记香车游览处，镜湖阁下帘拢。西子返，去吴中，长廊响屐空。独立怨东风，便令身轻如燕子，飞不到馆娃宫。

女郎吟毕，东楼狂兴勃发，亦还以阮郎归，词云：

衫罗肤玉映分明，松杉影真，风儿偏肯做人情，送来一爱卿。云髻堕，可怜生，香车宝马迎。月儿不肯做人情，阻依一归程。

女郎叹曰：“名下洵无虚士，但君固多情，其如妾薄命何？承惠已多，结他生缘可也。”再赋一斛珠词一阕云：

今宵欢聚松阴小，并肩儿语。绡笺分谱相思句，说不尽情，总被情牵住。一刻千金空掷去，他时重会知何处？晓风吹断鹑鹑羽，怅恨风前，还向东风诉。

吟罢，怅然若失，拔紫玉钗一枚，赠东楼曰：“君子珍藏

之，莫谓女鬼无灵，惟识得昔年鲍刺史也。”语未竟，忽闻南屏寺钟声聒耳，惊醒，则身卧小亭。回顾松杉影里，晓月将残。起视手中，玉钗犹存。细审之，宛然数百年物也。再至墓前谢别而归。

第五十二回 木棉庵老魅谭禅

龙溪士人章生，性朴讷。读书城南木棉庵，寒暑无间。风雨之夕，庵左厢斗室中，常有悲泣声，章生不以为意。

一夕月明如昼，章生偶步东轩玩月。室中悲声顿起，章生谛听之，盖女子声也。涕泣一会，又互相告语。其一日：“妾来雁，本吴江人。幼娴书史，工词翰。奈家贫亲没，无以为葬。自鬻于淮西军。淮西夏贵见妾颇通音乐，遂送至葛岭，误我一生。今老贼既死，妾等衔恨以没矣。”言讫而泣。其一日：“妾嘉兴李兰香也。会稽守刘良贵，买妾献媚于老贼。得擢转运，及妾在半闲堂，斗蟋蟀，偶拂老贼之意，立杖杀之。妾死不足惜，妾有老母，未知身葬何处耳？”又一日：“妾蕙娘柳氏，偕老贼共游西湖，偶过断桥，见裴生丰度可人，不觉失声赞美。老贼心疑，可怜红颜薄命，竟作断头之鬼。”言毕哭声呜呜。又二人齐言曰：“妾姊妹乃余杭沈氏，芳卿、瑞卿也。父为司李，一字本邑李侍郎长子，一字于潜吴学士三郎。姊妹偶出踏青，被翁应龙所见。稟知老贼，强被娶去。父含羞而死，李郎、吴郎亦郁郁而卒。妾姊妹自尽。十年，贾平章老贼，始时衰运退，为陈、潘两御史，劾奏免官。妾等间关奔走，先至闽中。俟老贼数尽，再图复仇。詎料会稽尉郑虎臣，衔冤尤甚。生则拉胸杀其身，死则吸魂索其魄。怒气勃勃，妾等不能近前。奈何？”此外更有数女子嚶嚶哭泣，方欲诉苦。有一人问曰：“

汝等沉埋地下，多历年所。岂亦贾平章所陷耶？”女子泣曰：“妾等堕入香粉地狱，十余年矣。”蕙娘问曰：“何谓香粉地狱？”女子曰：“大凡阳世官吏，犯贪、酷二字，自有国法。而间有漏网者，地府则录其爱女、弱媳，入青楼以偿孽债，今之倚门卖俏者是也。”蕙娘问曰：“汝等父母，生前作何官？”女子曰：“妾等五人，一为县令媳，两为县令女，两为典史女。父皆以贿赂堂吏廖、翁二人，得选美缺。开门纳贿，赃宝无算。败露后，仍被上官搜括，献媚与平章去。妾等已罚入九幽，填补赃款，陷没至今。向使平章正身率下，廉以奉公，不开纳贿之门。妾等又何至于此？”蕙娘曰：“汝等来漳州几时矣？”女子曰：“妆等步迹追随，物色殆遍，首至越州。暨老贼终丧后，闻谪婺州；即随至婺州，及婺人露布逐之，乃徙建宁。随至建宁，又遇翁合文上表谏阻，始安置循州。妾等奔惫已甚。始随老贼而行，及今仍不能报仇雪耻。此恨何极。”言已，大哭不止，众女子呜呜咽咽，重复饮泣。

正悲悼间，忽又闻一老姬声。大笑而出曰：“众女鬼何事悲恸？要报宿恨，非问过来人不省也。”众女子哗然曰：“花月姑至矣。若相起居问讯者。”少顷，老姬又曰：“昔非今是，一切休称。后果前因，铁无差忒。众女子及今，尚未悟彻本来耶。”众女子肃然听命，老姬曰：“女等粉黛籍中，宿债未偿，或青年沦亡，或红颜未老，故今世同附和于富贵之场。以消魔障，从此脱离烦恼，当赴清凉世界矣。”众女子曰：“妾等宿愆，固然应偿，而老贼生平，一味安乐淫佚，果何福报如此乎？”老姬曰：“贾秋壑孽缘实深，罪如山积，渠一世为秦将白起，以杀孽太甚，堕入畜生道，为牛。雷殛后，得转人道，罚亳州为娟。以赠金十两，曾救人七命，再世为江阴富翁。力行济人利物之事。在唐即李林甫，一居相位。顿失本来，阴险陷人，

奸恶特甚。没后罚长白山为犬。司户善警，主人甚爱之。犬毙更为僧，能持戒，喜放生，全活者无算。故仍得宰官身。既入平章，故态复作。欺君罔上，吝军赏，开边衅，陷忠良，肆聚敛，种种误国，怙恶不悛。尚当与章惇、蔡京、童贯、秦桧诸人，受无量怖苦。从此永无轮回望矣。”众女子无不称快。老姬又曰：“误国之罪重，误人之罪轻。贾秋壑所误汝等者，乃生命耳。渠虽误人，实汝等自误也。故被郑虎臣一灵索去，汝等俱不能报。然女等不能报其身，独不能报其子孙乎？汉阳、云梦，咫尺不远，区区守此殡宫奚益哉？”众女子齐谢曰：“蒙花月姑指迷，妾等不朽矣。”

一时人声顿息，哭声亦止，章生在窗外，听得分明。次日急启其户视之，毫无他异，惟壁上题诗二绝，云：

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
轻盈妙质归何处？黄壤沉冤不计年。

其二云：

云鬓消尽转蓬稀，旅魄逐荒无可依。
牧马不嘶山月白，魂惊犹欲向南飞。

章生奇之，为白寺僧。始知庵中左厢，为贾似道死所，庵侧为贾似道殡宫地也。章生视其殡所，犹露棺在外，因责之曰：“误国老贼，汝生前踞葛岭，游西湖，有无穷受用。曾亦知有今日否？”命人举其棺碎之，后章生成进士，作南丰令，有循声。

第五十三回 扈先锋收复岳阳郡

岳招讨见连收数郡，三降将俱建奇功，即令人镇守，更换三将回营，十分奖励。仍命三将，各带精兵五千，乘破竹之势，略定郴辰、桂阳等处，再令先锋扈德威统水陆兵二万五千，率史进、狄勇、种世虎、拓跋琳、岳坤五将，径由漳州，过洞庭，取岳州府。分拨已定，扈先锋造齐战舰，统军率众，由湘阴拨舟人青草湖。径巴邱山，入洞庭之西。至巴陵峡口，有元兵阻住，扈先锋欲夺险而上。

时元军中乃常山王成吉思帖木儿，自引大队，阻住峡口。而以都督阿尔忽术守城。当下常山王望见宋师，号炮震时，早有骁将夔夔。放下四五十号战船，沿湖摆开，夔夔手横丈八蛇矛，立于船头，往来如飞。宋军中种世虎，已觑定分明。拽满雕弓，暗发一矢。夔夔正当上风头，行舟如驶，忽应弦而倒。元军大惊，扈先锋用枪尖一指，宋师齐进。两军水面交锋，元兵几次冲突，宋师列在水上，坚不可入。扈先锋昔年建阆襄阳，惯习水战。所造蒙冲，以犀革覆船。皆两厢开制棹孔，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炮车，置垒木铁汁，安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帜幡，敌不得近，矢石亦不能败。其余战舰、走舸、游艇，俱设女墙木床。奔走往反，速如飞鸥。乘人不及，更有海鹞头船，头低尾高，前小后大，如鹞之状。左右置浮板，如鹞羽翼。虽风波大涨，不虑颠翻。当时扈先锋即乘海鹞头，往来

冲杀一会。奋勇跃入元军舟中，砍翻军士。五将继之。元兵多半识得扈先锋者，望风而逃。又宋师精锐，元兵不敌，夔夔被创，不堪力战，弃船上岸。宋师遂夺险上岸。常山王大军，阻遏不住，移营少退。扈先锋直逼元军下寨，常山王令人下书，扈先锋批来日决战，暗与众将计议已定。

次日，以史进出马，元将夔夔捉矛交还。史进力怯，拨马望城东而走。夔夔自恃有常山王大队接应，督兵即追，常山王亦恐有诈，自出一军，随后策应。刚得离营，拓跋琳引兵，疾往砍开鹿角，元军将士，慌来抵敌，被拓跋琳槊翻健将数人，元兵不支而溃，遂据其营。常山王返旆来追，扈先锋引军拦住，即与交马，扈先锋乃久练沙场，常山王焉能抵敌，不三合败走。扈先锋亦不追赶。

且说夔夔追史进，直过城东，忽一声鼓响，岳坤、狄勇，各引一军，截出后路。夔夔着惊，即移后队迎敌。史进督军，勒马杀回。元兵围在垓心，死战不已。却得常山王败兵亦至，杀入救应，夔夔始脱身。保护常山王，且战且走。史进三将，追杀不已。都督阿尔忽术在城上望见常山王，正在危急，忙披执上马，引兵出城助战。混杀一会，夔夔已被岳坤刺落马下。阿尔都督，也不顾众军，舍命杀开血路，保常山王望城而走。忽探马飞报，阿尔都督引兵出城时，宋师已乘机入城。常山王大惊，奔至城下，只见宋将种世虎，威风凛凛，立于城上。厉声曰：“羯奴吾取城多时矣。”常山王追悔不及。阿尔都督引残兵，保护望澧州而去。扈先锋率众将入城，招抚安辑，官吏降者无数，军民无犯，百姓大悦。随令狄勇引兵徇华容，岳坤领兵收平江，史进、拓跋琳引军进攻澧州。元常山王阿尔忽术，坚守石门关。且以二将兵少，思养精蓄锐，一鼓歼之，故闭关不战。史进即选精壮军士数十人，自己扮为赤松山樵子，各担

柴负薪，混入关中。约定火起为号，拓跋琳引兵打关。史进内应，其关遂破。阿尔都督，为史进所杀。常山王自知澧州难恃，奔襄阳而去。州守不敢迎敌，皆降。安民毕，兵回岳州，扈先锋告捷长沙。

岳招讨见各路俱有捷报，举手加额，为涪陵王称庆。惟郴辰、桂阳等处三将，久无半音耗，暗思三将，连取大郡，战无不捷。岂区区郴辰、桂阳，不能收入版图？次日，探马飞报，三将合兵至辰州，郴州俱已纳款。惟刘遇隆战桂阳州，临武县，桐柏山失利。岳招讨听毕，有张怀亮等，皆欲请兵往援，招讨曰：“小小进退，不足介意。彼三人同心协力，何功不成？且待数日，自有捷音。”

越三日，又报刘遇隆再败蓝山县锦鸡石。招讨闻之甚喜，诸将不解，直至扈先锋岳州兵回，始得露布告捷。刘遇隆诱战，引元将莫如龙、莫如虎，至天窗岩，陷入飞天网搅地龙之内。用地雷火攻，大破元将，覆其全军。桂阳所属皆服。岳招讨笑，谓众将曰：“果不出吾所料也。”自是湘湖州郡，半为宋土，岳招讨飞奏宋主。一面檄调镇守肇庆府骠骑将军韩搏虎至，同征云梦。

第五十四回 元太后驾游五台山

元至元三十年，湘潭各处，相继陷没。湖广行省左丞，飞章告急。世祖昏耄病愤中，心志衰颓，无意出师。时常山王成吉思帖木儿兵败。表至，世祖不览，丞相完泽安童等忧之。十月紫微垣彗星见，抵斗魁，光芒丈余，三月乃灭。甲午春，正月，壬子，世祖不豫，以天变告警。免朝贺。

越日，御紫檀殿，召平章政事不忽木。问以天变如何可销？不忽木奏曰：“风雨自天而至，人则栋宇以待之。江河为地之限，人则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则为之。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惧修省’，诗曰：‘敬天之怒，无敢驰驱’，三代圣王，克克谨天戒，鲜有不终。汉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频岁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祸，海内义安。此前代之龟鉴也。愿陛下法之。”因诵文帝日食求言诏，世祖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既而叹曰：“朕昔年平宋之后，一片雄心。欲扫尽海内，连年征交趾，捣日本，伐占城。而叛者四起，命将出师，殆无虚日。我国家建极开运，垂五十年，而一意用兵，遗黎残姓，游魄惊魂，虔刘荡摩，殆欲殄尽。而征愈劳，叛愈广，此皆朕嗜杀之过。无惑乎天怒人怨，灾异告警也。自今以往，朕不复用兵于海内矣。”言已而泣，不忽木亦泣奏曰：“陛下善自保证，海内余氛，不日自当平靖。”世

祖曰：“朕所深虑者，广南故宋耳。其措画甚大，在廷诸臣无出其右者，朕抚心自问，恐昔年灭宋、伐陵诸事，未免太过。自此以后，卿等好为之。”不忽木叩谢而出。癸酉世祖随崩。时皇太子真金已卒，弘吉刺皇后即传懿诏，以真金第三子、皇孙铁木耳即帝位，是为成宗。尊弘吉刺皇后为徽仁裕圣皇后，同预国政。后即以御史大夫崔或或献玉玺赐之。夏四月，兰州河清三日，先是世祖不豫，诸王颇怀觊觎。成宗方在军中，料理军务。欲整饬戎行，讨平荆湖，思大有为。

迨世祖既崩，以奔丧至上都。得即帝位，遂深感徽仁裕圣皇后之力，乃大崇释教，广作佛事。为皇后资冥福，修福宁寺。合经藏之数，共五千八百四十间。金碧荧煌，极其华美。有五台山，在太原府五台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周回五百余里，高出云表。顶皆积土，因谓之台。分东西南北中。又东五台，与西五台，相去二百余里。直至奉圣州之北，即世传北方文殊师利，所居之清凉山也，成宗为皇太后修寺。创始于元贞之初，阅三年而功未竣，花费钜万。群臣有谏阻者，辄罪之。至大德元年丁酉，又请太后，由上都路，入居庸关。经可汗州，临幸五台。诸王驸马、六宫妃嫔，随驾者数千人。所过郡县，供亿浩繁。民多逃窜，官吏苦之。辇薪运米，络绎于道。丁男不供，役及妇女。銮舆所驻，信宿即行。饮食委弃，狼籍满地。所谓蝼蚁人民，沙泥金帛，莫此为甚矣。御史台臣等，皆畏罪，莫敢发言。独监察御史李元礼，上疏谏曰：

臣闻五台山创建寺宇，工役俱兴，供亿繁重，民不聊生。伏以太皇太后，临幸五台，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骑从经过，不无蹂躏，一也；亲劳圣体，经冒风日，往复数千里，山川之险，万一调养失宜，悔之何及？二也；天

子举动，必书简册，以貽万世。书而不法，将焉用之？三也；财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调度，百倍曩时，而又劳民伤财，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为教，虽穷天下珍玩供养，不为喜，虽无一物为献，亦不怒。今太后欲为兆民求福，而先劳圣体，使天子旷定省之礼，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处深宫。上以循先皇后之懿范，次以尽圣天子之孝诚，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则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臣无任屏营之至。

疏入，成宗大怒曰：“此寺，乃先皇帝尝许修建，腐儒何知？辄敢讪谤！”立命下狱。敕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鞠之。二臣不敢违诏，但迁延其事。俟帝怒稍解，方为保奏。时京湖各处守臣，请兵告急。日有表至，成宗览毕曰：“广作佛事，兵戈永息，何事张皇乃尔。”敕下，令紧守要害而已。

且说太后既幸寺中布施动以万计。诸王驸马，争舍金钱，以资福果。群秃几富敌于国，藉焚献以充囊橐，土偶无知也。太后在寺中，留恋月余，只候官吏，苦不胜言。太原各郡生民，日朘月削，卖妻鬻子，死者枕藉于道，生者则负纆绁，犹肩荷重任，鹄面鸠形，含情莫诉。銮舆所经，罔不侧目，所谓敢怒而不敢言也。至土门关，有罗雄州酋长，阿那龙少，纠合生番子数百人，拦舆劫驾。太后大惊，诸王驸马，极力保护。命扈从将士剿拿，仅获生番子百余人，杀之。阿那龙少，竟被逸去。太后受惊得疾，诸王驸马等十分忧危。不日至幽州昌平，入居庸关。此关西连太行，东亘辽海。狼居胥诸山，皆为襟带。太后下令，不出北口，乃由关南，行仅一百二十里，遂抵大郡。銮舆至关南相通处，路绕两崖间，其险如线，其侧如倾，其峻扞参，其降趋井。而下有深涧，巨石磊块，艰折万状。凡四十五里，太后正行两崖间，忽大风骤起，銮舆几为所掀，太后惊

得魂不附体。路既险狭，不堪车辇，太后乃下车，令人扶掖而行。惟举手膜拜，声声我佛有灵而已。一时风又猛起，随从多坠崖死者。太后已心胆俱碎，诸王驸马、妃嫔内官，无不口出怨言。太后闻之，病转增剧。

诸王等急并日而行，始达上都。帝及文武，出郭迎入太宁宫。拜贺毕，帝慰劳曰：“太后亲劳圣体，驾幸旃檀，佛日增辉。应受无疆之庆。”太后摇手泣答曰：“几乎与官家不能面会矣。”帝惊问之，诸王驸马，始言其状，帝亦惊讶，太后怒曰：“文武当时，何独无一谏者？”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始奏御史李元礼因谏下狱之故。臣等奉诏，尚未鞠问。太后取疏观之，且感且泣曰：“官家若从此谏，土门不受惊矣。”帝大惭。即日旨下：李元礼出狱，复其官，以金帛赐之。自此太后，遂卧病不起。

第五十五回 两先锋分剿云梦

云梦臣寇贾翀，虎踞江汉。控制德安、安陆、汉阳、鄖阳、蕲州五大郡。几及十年，累胜累败。元人竟无如之何。后又与寿阳联盟，益肆猖獗。惟至元二十九年，集庆路大开武选，贼将白文俊等混入建康，大闹选场。贼伙汪夜义、宋罗睺，俱受重伤，不久遂死。从此势焰少衰。

贾翀随调白文俊，仍屯水寨。姚太师、倪雕儿驻扎汉江口。忽报宋师两路来征。正先锋扈德威，统兵三万，由岳州华容渡青草湖，直攻云梦。副先锋韩搏虎，统兵三万，由湘衡直抵荆山，取荆门州。贾翀大惊，忙令汉江口二将，移兵迎敌。云梦水寨，亦命准备。是时韩搏虎镇守肇庆，奉檄征讨。挂副先锋印，所部有任天鹏、夏侯杰、马晋臣、杨孝伯、虞凯、虞靖、廖云、陈同、吴广、庞英十将，共水陆兵三万。韩先锋渡汉江，击楫为众将言曰：“搏虎昔在汉阳，曾将此贼战败七次。惜大功垂成不就。贼势益猖。今幸得与诸君，共佐明主。建阊出师，仗诸君威力。搏虎若不能肃清江汉者，有如此水。”众将皆曰：“愿听先锋之令，共效死力。”

时宋兵既过汉江，贼姚太师、倪雕儿拥兵阻住。韩先锋大怒曰：“二贼皆某败将，焉敢阻抑我师？誓必擒之！”廖云、虞靖齐出曰：“割鸡焉用牛刀！”二将结束上马。姚太师手舞钢叉抵敌，二将混战一会，韩先锋所部，皆有纪律之兵，加以

昔年威望，贼兵业已胆落。不三合，姚太师已被二将战败，贼兵皆鸟兽散。韩先锋麾动人马，如风雨骤至，残花败叶，无不委地。贼兵死者、降者，不计其数。所弃鞍马器械，山堆阜积。姚太师遂奔走当阳，倪雕儿乃窜过潜江。韩先锋遂拨任天雕、马晋臣、吴广、庞英四将，领兵一支追剿潜江。自统全军，追剿当阳。约定钟祥县会齐。四将引兵，追至潜江，与倪雕儿大战于覆釜洲。倪雕儿狡狴善走，见不敌宋将，如狼奔豕窜，率兵又走京山，据城死守。四将筑长围困之，百姓斩关献城。倪雕儿夺门出走，为任天鹏所杀。尽降其众，壮者留之，余散归农圃。四将安辑民居，始回安陆。时安陆府城，贼已久据，府库空虚，满目荒凉。居民闻宋师平贼而来，争相出迎，四将肃队而入。

不一日，韩先锋全队亦至。时姚太师奔走当阳，追至漳江，竟为韩先锋所擒。贼兵降者过半，余皆逃去。四将出城迎入，百姓焚香道左。韩先锋再三安慰，命将姚太师绑至府城法场斩之，以首级晓谕汉江上下。居民人人称庆，无不牵羊挽车，辕门助饷。韩先锋养兵三日，即过汉阳。师至沔阳州，有贼将刘环镇守。韩先锋令夏侯杰探敌。

且说刘环昔日曾犯襄阳，为扈先锋所败，逃归应城。至是白文俊拔守两阳，闻宋师至，准备迎敌。时夏侯杰引兵讨战，正当沔阳之南，见刘环绕出西门，乃北向迎之，竟为所败。次日马晋臣出战，见刘环又屯营城南，心中暗算：“须用心提防，倘再败时，将为夏侯杰所窃笑。”交马不一合，刘环临以精锐之兵，心内胆怯，又为所败。回营，韩先锋激得双目直竖，勃然大怒。一面分拨诸将逐处埋伏，一面令陈同出马。刘环抖擞精神，大战三十余合。陈同料难力敌，诈败而走。刘环追来，遂撒出锦标，回手放去。而刘环亦有心提防，锦标尚未及身，

流星早已出手。陈同收标不及，已为流星所中，几乎坠马。却得吴广、庞英，两支伏兵杀出，刘环始退。陈同翻身杀回，贼兵大败。刘环正奔走间，忽信炮响时，左有任天鹏，右有夏侯杰两军阻定。刘环被五将，围在垓心，层层攻杀，人马渐尽。刘环犹奋勇抵敌，舍命冲突。陈同深恨着中流星之仇，随放一镖，刘环滚鞍下马，被众将砍为肉泥。五将合兵，奔赴汉阳城下。韩先锋大队亦至，一鼓下之，汉、沔皆平。诸将上功毕，一面赏兵，与城中父老，欢饮数日。令陈同守定汉阳，就此养疾。夏侯杰镇江口，任天鹏守安陆。自统众将，望云梦进发。

非止一日，行经应城、随州等处，韩先锋不觉感叹：“物是人非，昔年风景，依稀犹在目前。”打探贼耗，则贾翀智勇俱困，被扈先锋围住水寨。贼将如赵阎罗等，战死过半。韩先锋遂督兵倍道而进。甫过应山，济东河，忽遇一支贼兵，仓皇遁走。韩先锋麾众围之，全股被擒，无漏网者。就缚审问，方知即云梦二谋士：廖维新、翁国彤也。因见贾翀势败，欲遁凤阳，入寿春，不期被获。韩先锋大喜曰：“二贼助桀为恶，不可不明正典刑。”令槛车囚之。韩先锋最熟各处险隘，分拨众将，紧守水陆要害，防贼逸去。自引大军，直捣梦泽，助扈先锋成功。

且说扈先锋率舟师，由青草湖放入云梦。三战大破贾翀。德安已为史进、岳坤二将所袭，贾翀逃入水寨，与白文俊等死拒宋师。扈先锋围之数重，令种世虎略随州，拓跋琳取应城，狄勇攻破应山。廖翁逃窜，众将收复各处，仍回梦泽。同引大队蹙之。时已月余，白文俊累次冲突，奈宋师如铜墙铁壁，坚不可动。时贼中饿死者甚众，人自为食，力不能支。贾翀与白文俊，溃围夺舟出走，种世虎望见贾翀，忙驾小舟赶近，踊身跃入贼船，砍翻数人，一把擒定。众将继至，其子贾仁、贾义

俱死。贾翀就缚，白文俊乘空而走。弃舟上岸，自幸得离虎口，急望应山而逃。不数里，端遇韩先锋一军盖地而来，阻住去路。交马不一合，被韩搏虎挥刀斩之。贼兵死者无算，余皆降。将士逃出者，俱被各隘口众将擒获。

韩先锋兵至梦泽，见巨寇就缚，大喜。招回七将之兵，略定各处，余党尽平。两先锋合兵德安，大犒三军。招抚疮痍之民，各安家室。所降贼兵，老弱者尽归于农。贼寨焚之，命将留兵镇守。始统大队而归。至是云梦、汉阳百姓逃亡在外者，乃还。四郡百姓，亦感两先锋之恩不尽矣。

第五十六回 岳招讨怒打襄阳

梦泽既平，扈、韩两先锋，合水陆兵，押定槛车，仍由汉江，欲返岳州。不料元常山王成吉思帖木儿，逃至襄阳，养精蓄锐，又以襄阳重镇，控制三大团营，可以任意指挥，闻宋师讨平云梦，跨江抚有数郡，老大不平，遂集三大统制、五都部署及诸将校议曰：“宋人往来湖湘，欺人太甚。今以得胜之兵，直济汉江，我兵可截江一战，数郡不难定也。”当时三统制：姚藩、刘璘、脱虎脱。五都部署：耿精忠、杨刚、李梁、李通，呼延廷钰。皆曰：“宋师声势甚大，我兵恐非其敌。即如阻险拦截，长江有千里之遥，亦恐顾此失彼。不如且俟之归，所留将士，定然无几，出其不意攻之，此兼弱攻昧之策也。”常山王怒曰：“若待缓图，则两湖陷没尽矣。朝廷养汝辈，宁坐视敌兵，往来汉江，束手待毙耶？”杨刚、李梁齐声曰：“非末将畏死怯战。以襄阳乃京湖重镇，不可妄动，一被敌至，恐襄樊数千里，自此无宁日矣。”常山王大怒曰：“庸懦之夫，不足与谋，尔等自赴各镇，紧护襄阳，待我亲自引兵，截杀宋师。”众将校知其意不可回，皆曰：“大王且亲冒矢石，将等何敢畏死？”常山王始回嗔作喜，令三统制守襄阳，五都部署随军出战，各领兵一万，至汉川等处阻住，不许宋师过江。自率一军，径取汉阳。

时宋将陈同在汉阳，病已全愈，闻之大怒，方欲作露布骂

之。继又闻引兵者，乃岳州败去之成吉思帖木儿，喜曰：“此易与尔统军迎战。”常山王列开旗门，裨将出马，不三合，被陈同刺死。常山王大怒，援桴击鼓，麾动大军，以蹙宋师。陈同兵少，亦恐有失，退马压定阵脚不动。元兵冲突数次，俱被强弓劲弩射退，乃徐徐旋师入城。是役也，宋兵毫无损伤，陈同自思：元兵若不大创，汉阳焉能保守？遂用遁甲游都之法，以天耳听之，主乙庚之日，应覆敌军，吏神在子，贼神在午，明日庚子，主伤敌一员大将，乃伐阴木之枝，为六甲神符，符中书六甲名。陈同至夜，乃披素服，仗剑再拜北斗，不致酒脯，焚香为祭，借用白茅，用五色彩为币，以所祈之事，北面祷祝，三奠而止，祭罢为六囊，各盛一符，不令人知。

次日临阵，即以本句符囊，系于旗纛内，令裨将举之。果然，元兵望见，即骇走。陈同遂与常山王交马，十余合，陈同暗发锦镖，如星飞电瞥，正中常山王胁下，血流如注，滚鞍下马。陈同正欲挺枪结果性命，元军有裨将数人，舍命相杀，竟被救去。元军大败，陈同督兵大杀一阵。元军立脚不住，拔寨而走。宋师迫过汉川，见元兵去远，唱凯而还。常山王被创甚，引大军，先回襄阳。

且说扈、韩两先锋，合兵欲由汉江，拨入石首，抵华容，闻元兵阻涓口，不容过江，韩先锋大怒曰：“巨寇扰乱十年，置之不理，乃阻我平贼之师也。”扈先锋急问为何处兵，左右曰：“乃襄阳兵也。”扈先锋笑曰：“成吉思，技止此耳。”韩先锋问及夏侯杰防江一军，则已为元将所败，退保沔阳州去矣。军行不一会，忽哨军报：“江口水面，下五大寨，阻住我师，舟不可行。”满营将士，无不忿怒，皆欲决战，夺险而过。两先锋即令史进、狄勇、种世虎、马晋臣四将出战，各领战船二十只，未抵江口，早见元军五寨，分布水面，旗帜耀目，剑

戟如林，外列楼槽，势若城郭；两岸俱石壁孤悬，江口仄狭，勇不可施。四将观望良久，无所为计。忽元寨中，旗、幡麾动，放出五六十号小船如飞而来。船头元将大呼曰：“宋人欲得过江，除非还我地土，复我州郡。不然，此江不容渡也。”史进听得，怒目圆睁，奋勇当先。不提防，弓弦响处，史进中箭落水。元军之来，其舟如飞，狄勇忙救起史进，种世虎、马晋臣，引舟师抵敌。詎料元军发动神机铳，一时轰天震响，宋师中者皆死，四将大败回舟。元军追迫甚急，却得张怀亮、杨孝伯二将兵至，始杀退元军。四将回营请罪，两先锋皆言：“此非汝等之罪，以不知虚实故也。”

次日，韩先锋亲往挑战，督同众将，身先士卒，力战一会，元兵少却。忽风浪骤起，元兵所据，乃是上流，宋师战船，进难退易。元军随放出二三十号艨艟巨舰，冲突而来。宋师下流奋勇，如何抵敌？一时中箭被枪者，不计其数。宋师又败，将士带伤而退。韩先锋回营，郁郁不乐。相持数日，两先锋令人打探旱路，可有间道，抄出元军后者？回报：“各处间道，俱有元兵把断。”扈先锋忿然曰：“此江且不能渡，焉能回军？”令：“选大船百余号，编联配搭，上用平板铺定，排铁骑于上，外用小船数十只。”令：“水军各备火箭，俟铁骑冲突，与元军交战时，小船即飞进元寨，以火箭射其箬篷；各军再多备引火之物，火焚水寨。元军必乱。”众将准备。

次日，扈先锋自统铁骑以战舰突阵，元军五将齐出，两下在水面交锋。宋军后队，一声鼓响，水军如飞奔出，将近元寨，施放火箭，正待举火，忽上流头，风刮水面，对面扑来，人不敢近，火不能发。

韩先锋见风色不顺，急鸣金收帆。元兵趁势，因风纵火，火箭、火炮、火铳，一齐施放，战舰惹着火种，烟焰齐起，水

军小船；一时救应不及，元兵乘势攻杀。宋师大败，众将奋勇，极力断后。元兵方不敢穷迫。宋师折损甚众，两先锋只激得咬牙切齿，指天誓曰：“若一过江，必灭襄阳。”令将士调养数日。韩先锋一人，微服上岸，偷度小别山，行过江浒，暗至阳台观等处，瞰元军虚实。见：五寨扎在水面，势若列星，人马甚众。下寨处，正当隘口。回看汉水，波光浩荡，齐赴沔口。而沔水发源，在汉川之东，有堤捍定。故元军得于隘口下寨，若决其堤，引动汉水一发，则元军皆鱼鳖矣。韩先锋勘得分明，急回与扈先锋商议，移兵上岸，决堤渰之。扈先锋喜曰：“我兵不利于火，宁不利于水耶？”当夜尽弃船双，移营上岸，韩先锋遂率狄勇、岳坤、廖云、庾靖四将，选精壮三百人，偷过小别山。见山头有元哨军数十人，擒而杀之。再过阳台，又遇数十伏路军人，亦杀之。连过数隘口，俱无巡军，齐奔沔口。众军一齐，将堤口决开。沔水久蓄未泄，一发如雷，又有上流汉水，以助其势，长堤一洗，荡然无存。势若天崩地塌，万顷洪波，汹汹涌涌，直望沔口冲突而来。当夜元军五寨将士，多在梦寐中惊觉，五都部署忙驾小舟亡岸。回看水寨，并不知沔口今在何处，但见波涛激湍中，将士争相逃命。五都部署忙令上岸军士，用捞钩抓起，直至天明，五万人马，已淹去三分之二。急至高阜处，营未扎定，只见宋师大队，奋勇杀来。此时元兵惊魂未定，焉能抵敌？扈先锋身先士卒，众将继之，宋兵无不以一当十，截杀元军。如摧枯拉朽。杨刚、李梁，被创而死，耿精忠、李通、呼延廷钰三将保定残兵，望襄阳而走。宋将迤迤追赶，三将率兵逃窜，眼睁睁惟望常山王及三统制兵来援。岂知常山王自汉阳败归，数日创甚，病卒。三统制急为料理丧事，表奏朝廷。匆忙之间，忽报：宋招讨岳燕超，领兵由岳州来攻打襄阳。三统制大惊，急令骁将许思进、合万户甄宏、

副将夏德兴等，引兵出屯岷山，脱虎脱登城固守；铔藩、刘璜，自引大军，阻住凤林关。此关滨江作险，为水陆门户，铔、刘二将，紧守此关。

且说岳招讨，自调扈、韩二先锋，出征云梦，遂引兵过岳州驻扎。不时打探，俱有捷音。后闻云梦已平，贾翀就缚，因过汉川浚口，为襄阳兵所击，连战皆败，大为所窘。岳招讨闻报大怒，投袂而起，即檄寇复雷来守岳州，自统水陆兵一万，率慕容长、蓝天蔚、刘瑛、岳镇四将，放舟直打襄阳，不日遂抵凤林关。

慕容长、蓝天蔚奋勇争先，不畏天险，一鼓夺关。元将铔藩、刘璜，披靡直走岷山，合着许思进之兵，来战宋师。岳招讨披执临阵，亲冒矢石，士气百倍。慕容长、蓝天蔚二将，忘生奋死，万众辟易，襄阳兵焉能当此恶战？许思进、夏德兴，俱为慕容长所杀。铔藩、刘璜、甄宏率败兵望城而走。不数里，又遇岳镇、刘瑛伏兵，截杀一阵。甄宏为流矢所中，血流满面，仓皇遁走。岳招讨曰：“兵贵神速，立即攻城。若养成锐气，又费争战矣！”宋师一声呐喊，围了襄阳。太守邓公亮，已惊得六神无主，脱虎脱登城骂敌，被岳招讨泄满神臂弓射中，坠城而死。宋师班声动地，炮响连天。城中百姓入见太守曰：“府公素有德政，何不献城纳降，以救生灵？”邓公亮遂率百姓，开门迎降。岳招讨下令，军民安堵，秋毫无犯。且命刘瑛、岳镇，统大军屯于城外。率慕容长、蓝天蔚，引二军肃队而入。百姓扶老携幼，争观宋师，有喜至泣下者。至府中坐定，闻邓府尹素得民心，令仍知府事。少时，宋师擒铔藩、刘璜至，二将口称愿降，并言：“常山王谋截宋兵，欲夺疆土，非我等敢敌天兵。”岳招讨始知起衅之由，允其降，命随军听用。乃查仓廩，赈困穷，问伤吊死，登俊举贤，养老恤孤，行诸善政，

军民大悦。

不日，所属州县，俱有表至，忽报南江口，有无数人马，争渡逃窜。招讨即命慕容长、蓝天蔚二将，引轻骑觐之。乃襄阳都部署元将耿精忠、李通、呼延廷钰兵也，三将大败而来。慕容长、蓝天蔚，见是元兵，举枪便杀。元将人困马乏，耿精忠被慕容长挥刀劈死，李通、呼延廷钰见前后俱是宋兵，自知不免，大呼愿降。蓝天蔚麾军士缚之，尽降其众。半日后，扈、韩两先锋，大军已至，始知招讨已得襄阳，大功成就，入城相见甚喜。越日，招讨令将贾翀、廖维新、翁国彤三人斩于襄阳西市，将首级传送沿江上下，被难百姓，无不焚香拜谢。招讨即在襄阳犒军，降将李通、呼延廷钰，随军听用，弹压各处，分拨诸将，至是而荆湖之寇始平。

第五十七回 广陵散竹生得谱

湘阴寇竹生，白系狱，得遇陈副使，昭雪而归。庐墓三载。有乡先达，不时顾恤，家始小康。杜门谢客，惟与王用槐间有往来。偕一母一妻，深自韬晦。如是者数年，迁于洛西。

一日省亲，道经东平镇，暮宿华亭。是夕，星月闪烁。竹生寝不成寐。又当秋夜，四壁虫声，啾啾唧唧。每怀身世，未免凄然。披衣徐起，四顾阒寂。只见屋角参差，夜色苍凉。更远远望去，觉丛树修篁，瑟瑟风起。鸟啼一声，不觉有感于中。遂踞胡床，取绿绮，按弦而鼓《乌夜啼》一曲。觉弦中风雨，指下波澜，不啻有雍门之悲者。竹生写心未已，更连奏《楚泽涵秋》、《塞门积雪》二曲。正在五弄三终，神爽飞越，忽亭西一人，鼓掌大笑。竹生辍手惊起，揖之就坐。其人遂请过七弦，审视一会，抚玩不置。乃曰：“仆生平亦有胶柱之癖，但久荒丝桐，为君一鼓下里巴人，以佐良宵清话，可乎？”竹生大喜。其人遂奏《清夜吟》一曲，音韵凄侧动人。竹生自谓弗及也。其人曰：“此《清夜吟》与君所鼓不换金，不换玉，皆琴曲十小调也。”竹生笑曰：“君误矣。愚所鼓仍《楚泽涵秋》、《塞门积雪》也。”其人口：“不然，琴曲十小调，一曰不换金；二曰不换玉；三曰（白夹）泛吟；四曰越溪吟；五日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日清夜吟，即予适所鼓也；八曰叶下闻蝉，九曰三清，十亡其名。皆随时贺若弼所制。至宋太宗时，始改不

换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此十小曲大略也。”竹生见其人深明琴调，十分叹服，叩其底蕴，对答如流。竹生自以为钟期遇伯牙，惜相见之恨晚。二人促膝谈心。你称曹子建玉树临风，我羡白乐天阳春白雪；一会说李（谪）千千公百衲，精妙入神；一会说蔡伯喈焦尾，希世罕觐。

辩论一会。其人曰：“琴调更有佳者，足下亦欲闻乎？”竹生闻言，急代为抚斡理弦，焚香以俟。其人援琴而弹，竹生谛听之，若风入松间、泉流石上，俨钟仪之操南音，莫名其妙；疑师旷之调清角，不减共精，元鹤白鹄，欲翔欲舞，不知此曲，为何曲也？弹毕，方欲叩之，其人忽颜色惨沮，推琴长叹而起曰：“千年不鼓之曲，今更流传于世矣。”竹生即问此曲何名，其人曰：“此广陵散也。凡四十一拍，共有六段，段各有题。按开指一段，小序三段，俱名止息。今并以传足下，最宜留心。”竹生此时，一心在琴，急问其详。其人曰：“大序凡五段，曰：井里、申诫、顺物、因时、于时；

正声凡十八段，曰：取韩、呼幽、亡身、作气、含志、沉思、返魂、徇物、冲冠、长虹、风寒、扬名、烈妇、奴人、发怒、含光、沉名、投剑；

乱声凡十八段，曰：峻迹、守质、归政、讐毕、终思、同志、用事、辞乡、气衔、微行；

后序凡八段，曰：会止息意、意绝、悲志、叹息、长吁、伤感、恨愤、亡计。

足下领会此调，抱琴一出，海内尽倾心矣！”竹生曰：“何谓广陵散？”其人曰：“晋承魏后，有王陵母、邱俭、文钦、诸葛诞等，为扬州都督，咸有兴复之谋，后皆为司马氏所杀。广陵散者，言魏之散亡，当自广陵始也。今传之足下，仆东市之恨，可瞑目矣。”竹生盘桓终夕，猛省此曲乃魏晋绝调，此

人如何得知？叩其姓字里居，其人曰：“仆即魏人，中散大夫，稽康是也，因钟士季之讐，为司马昭所害。天道好还，士季亦为伯约所算，死于乱军之手。司马氏国运，不久亦斩。宿恨虽申，奈广陵散未传海内，不但袁孝已引以为恨，即天下后世知音者，莫不引以为恨也。故游魂飘泊千余年犹恋华亭，今夕适闻足下琴声，不觉技痒，幽明遇合，亦奇缘也。上虞虽遥，仆从此逝。”拱手而起。

竹生欲挽留致谢，倏忽不见。竹生不胜骇异。幸得广陵散前后四十一拍，无不了了于心。抱琴归寝，次日始归。自此广陵散，仍传于世。

第五十八回 牡丹钿玉奴择婿

樊东楼游西湖而归，心中怅然，每念西冷桥，芳卿不已。日在隍阳，游鳌水、访龙山、登爽籁亭、盼熙春楼，优游山水、吟风弄月，不及西湖万一。东楼偶尔春游，遇玩花台前，见四面桃花、杨柳、丹桂、芙蓉，点缀得红红绿绿，心焉爱之。踱过台左，见一宅第，绿槐修竹，清阴欲滴；池内点溪荷叶，铺满水面，池上春花开满，馥馥郁郁，分外可人。良久，忽闻有娇声语曰：“美哉少年。”东楼着惊，四顾，见池西绿阴中，小楼之上有三四娇娥，倾国倾城，倚槛而窥，中一女子尤艳。见东楼顾盼，一齐退入楼中。东楼以瓜田李下，欲进不敢，只得逡巡而出。步过花台，心懒意倦。东楼以弱冠少年，刻意求凰，尚虚嘉偶。自此，行坐寝食，俱有一楼上美人，时在意中，乃吟《最高楼》词一阕：

垂杨里隐起最高楼，雕阑曲，绮窗幽。碧霄乍看开金镜，珠帘恰好上银钩。倚楼人瞧着我一回眸，她初见人来微靠后；她又见依来凝望久。思展步，已勾留。应知心事遥难达，如传眉语转含羞。倒教人，平白地，一天愁。

吟罢，投笔而卧。伏枕后，不觉又入花台，徐步而进。见池沼依然，花木宛在，楼上美人，悄无形影。怅望良久。在楼

下蹠来蹠去，口不住吟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吟毕，叹曰：“人言秀色可餐，如芳卿者，亦可以疗饥矣！”言未毕，楼上帘钩响处，美人方露出半面。东楼正喜，忽楼下突出二人，一碧眼紫髯，一伟岸风骨，齐声喝曰：“何处风狂儿？擅窥人闺闼？”大踏步欲来拿获，东楼吓得魂不附体，抽身便走，东西乱窜，无路可出，恨胁下无两翼，插翅即飞。奈举足无力，回看追者已近，一时窘急，忽听老仆樊鸿呼唤，惊觉，仍在枕上。犹惴惴不已。既又恼恨，非此二人阻隔，则美人已会合矣。闷闷不语。老仆樊鸿，已窥其意。问之，东楼以实告，樊鸿曰：“此易事耳，吾家去花台不远，何不令人访问？如果佳丽，竟央蹇修纳币可也。”东楼闻言，惊喜欲狂。樊鸿令人访问，始知即安陆京山县郑梦兰之妹，避乱彭泽，贼平后，仍奉母与妹，转迁房县者也。东楼翌日备礼投刺其家，升堂拜母，与梦兰订文字交。东楼一见索通、马陵二仆，暗惊曰：“此即梦中所见二人也。”心犹鹮突。梦兰亦造其室，俱有馈送。从此二人，往来甚密。梦兰知东楼未偶，遂有为玉奴择婿之意。母夫人亦属意东楼。与玉奴言及，玉奴坚拒不从。母夫人未便强逼，遂托他故，婉言辞之。

东楼忽忽不乐，渐致染疾。谁知玉奴，以花朝偕二嫂鸾英、凤英，登楼赏花，望见楼下少年，未免有情，日在心中。故母与兄言樊生求亲之事，一味坚拒，又不敢明言，恹恹在床，渐就疲惫。鸾英、凤英微将此意，达之梦兰，梦兰叱之，二嫂亦不敢多言。母夫人惟命延医调治，诸药罔效。玉奴病中，每念

楼下书生而已，一日梦复登楼上，倚槛而立，时红梅盛开，望见前日书生，仍从池畔，冉冉而来，直入楼下，各道相慕之意。玉奴拔鬓边牡丹花钿，方欲掷下与之，忽索通、马陵，嚷声惊觉，得此一梦，病若少瘥。而东楼卧病已久，一日梦兰，往问其疾，则病已增剧，展转床席，恍惚作吃语曰：“若得花钿，虽死无恨。”梦兰闻之，不解所谓。少顷，东楼开目视梦兰曰：“弟死之后，望兄见怜，他无所托，乞与先考妣，邱墓附葬，得正首邱，于愿足矣！”梦兰泣答曰：“弟宜珍重，何出此不祥之语？”东楼亦泣，梦兰别去。

东楼满腹抑郁，无可排遣，缠绵数月，医者皆言不治，日就尪羸，老仆樊鸿十分着急，更延一医，此医刀圭业已三世，自诩国手，预言谢仪，方为诊脉。诊毕摇手曰：“此渐成痼瘵矣！凡人伤其精，则阴虚而火动；耗其血，则火亢而金亏。相公六脉沉细，微滴而数。元气耗散，脾胃损伤；气血亏损，脏腑虚弱，而相火上炎，熏克肺金。肺为五脏华盖，受火邪一克，所以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咽干声哑，蛊胀肿满，此难治之症也。当为养心血，扶元气，健脾胃。”以参、苓、芡、术等药投之。东楼服后，益加困惫，喘急不已。樊鸿又更一医，视曰：“此肺受邪故也。肺主外感，有汗表虚，无汗表实。故症有实喘，有虚喘，实喘喉必作声，眉必抬起，症若重而实轻，以黄芩、乌药等类，治之即愈。相公此症，乃虚喘也。肾气太虚，脾气又复将绝，故奔冲而上，欲绝未绝，此病殆死症也。幸几微之气，流连于上下之间，若用凉药，是速其死，即用桂附补之，亦速共亡，当用救绝止喘方，一剂轻，二剂止，全愈必服十剂。”樊鸿从之。谁知服后，病仍如故，樊鸿叹曰：“医者，争奇夸胜，无非捕风捉影，此疾何日廖也？”暗暗垂泪不已，时东楼气结，已不能言，奄奄待毙。

会其中表阴生者，来省其疾，阴生故精岐黄，随为诊视，乃哑然笑曰：“此郁症也，心有所慕而不得，故郁气蕴于中怀，愤懑留于胁下，而更以补剂温之，则增剧矣。引疾倘投其所好，如其所愿，将不药可愈。”急命诸药勿服。樊鸿即恳阴生治之，阴生将逍遥散略变其法曰：“此药开郁行气，去湿利痰，于散之中，有补之法，得补益之利，受解散之功。”命煎一帖投之。东楼气若少舒，而终不能言语。阴生曰：“病在伤肝，伤肝而又伐肝，是助其郁也。急多服救肝开郁汤。”樊鸿曰：“前者医士，莫不治肺，金木相克，是犹操刀杀人。此药妙处，亦可得而闻乎？”阴生曰：“此方妙在用白芍多至三两，则直入肝经，以益其匮乏之气，自然血生火熄；又用白术、当归、健土以生血；柴胡以解郁，甘草以和中，白芥子以消膜膈之痰；又妙在多用茯苓，使郁气与痰涎，尽入膀胱之中，而消弭于无形。一剂而声出，再剂而神安，三剂而郁尽解矣。”果然服此药后，疾渐回春，樊鸿大喜，厚赠阴生，阴生不受而去。

一日，闻梦兰在园中招饮，作红梅宴，诗社诸友，无不折柬相邀。东楼此时，疾已减去三分之二，亦欲抱病赴会。樊鸿多令仆从随侍。一至郑园中，梦兰迎入，喜出望外，众友各申契阔，无不粲然。东楼见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又见满园红梅，含苞吐艳，灼灼照眼，如含宿雨，如带新烟。园以西竹林深处，即是前日所见小楼。西顾爽然，疾更不知何往矣。少顷，分席列坐，水陆杂陈，虽无丝竹管弦，而低斟浅酌，幽情畅叙，饮兴方酣。梦兰即席请曰：“今日敝园，红梅盛开，略设小饮，不可不题咏佐酒。勿令梅花笑我。”众皆曰：“甚佳。但引兴必烦东道主，我等用以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耳。”梦兰谢曰：“座中皆名公钜手，井蛙敢语海耶？抛砖引玉，恐不堪覆诸君酒瓮耳。”即以红梅为题，书七律一首，诗曰：

一自东风嫁海棠，全欺绛雪艳群芳。
火齐夜照疏钟冷，锦瑟朝翻绣幕香。
素质岂堪留血泪，纤肌故遣衬荷裳。
任夸艳冶牡丹贵，不藉花钿赛晓妆。

众宾交口称美，一时唱和甚多，独樊东楼一见首韵，便有含蓄，尾联有“牡丹花钿”四字，默然有感，即题七绝六首，其诗曰：

芙蓉不耐九秋霜，菡萏趋炎怯晚妆。
争似芳菲冰雪体，牡丹岂复羡河阳。
玉盏酡颜兴未央，染成殷腻晕檀郎。
多情错认啼鹃泪，拾作花钿有暗香。
灼灼含苞缀玉房，为邀神女漱云浆。
相逢月下惊娇艳，不是罗浮旧日妆。
烧鲍绛蜡裹明光，午夜轻寒拥鹖鸪。
不向晓风贪结子，丹衣染就谢东皇。
稜稜玉骨映红墙，照眼横斜水一方。
闻道石家舒步障，珊瑚满树引鸳鸯。
雨到春山点寿阳，琼枝玉树窗明珰。
金钿释手开欢靛，咫尺花台是七襄。

诗成，众皆赞美。特不知寓意之所在。众友人座又畅饮一会，方始别去。原来此宴，乃玉奴所设。玉奴一日病起，因至楼上，见园中红梅盛开，触动情景，梦中楼下书生，宛在目前，因作红梅诗一首。诗虽咏红梅，而以牡丹花钿，藏在诗尾，即

梦兰所书一律，而诡为己作者也。玉奴因母择配，高低不就，心恋楼下书生，又虑有貌无才，遂心生一计，对天立誓，以红梅招饮，各处名士毕集，以己诗，诡为兄作，务令属和，就中若有喻得牡丹花钿之意者，必楼下书生，即己之画眉人也。此意惟白母氏，梦兰不知也。

玉奴遍观众人和韵，佳叶非不甚夥，而多粘定红梅，惟此六绝深明其意，累累关合花钿在内，心中暗喜曰：“此必楼下书生也。”但众人分纸题咏时，皆未署名，并不知此人为谁。玉奴一时踌躇，暗想诸人倡和，吾兄必一周知，但与明言，殊觉不雅。又心生一计，将各诗尽用封缄，而以牡丹钿，独藏于此人诗囊中，余者封润笔银五钱，令家人逐一送去。吾兄发付时，当自有斟酌。谁知梦兰不解其意，以为赏花招饮，各赠润笔，亦属寻常。随接手中，呼马陵至前，执笔微启封缄。视之曰：“此某人诗也，送某处”、“此某生诗也，送某处”，逐一送去，亦未细审诗囊所贮之物。而东楼之诗，恰恰误笔标为“竹溪王生开选”。“王生开选”，转误为樊生东楼之诗。独有东楼此时，得诗稿送还。见俱有润笔，喜不自胜。开缄视之，乃封银五钱。再看诗稿，却非已原诗，为五言律二首。心中大疑。细审诗意，亦仅咏红梅之色香而已。一时踌躇暗思：“此诗岂梦兰之再韵耶？抑闰中之属和耶？”而家人口中，诗囊纸上，明明言原韵奉还，益发不解。东楼满望姻事克谐，在此次诗为之媒，詎知乖舛无常，望空捉雪。已痊之病，渐欲复发”既而转念曰：“樊东楼，何执迷乃尔？改日梦兰兄至，问之自见分晓。”遂日日专望梦兰，探王昌之消息。殊梦兰有母舅梁崧，因乱移家枣阳。目下宋师平定汉东，收复襄阳，招纳贤俊。梁崧已投宋出仕，授武经大夫，转荐郑梦兰于宋帅岳招讨。梁崧书达房县，梦兰得知，即奉母命赴襄阳。一以省舅，一以

自图进取，于赏花招饮后五日，即与马陵同去。东楼得此信息，心如冰冷，自念姻事坎坷，左右迍邅。郑氏量无复谐之理，楼前邂逅，特镜花水月耳。遂将此念摈弃不题。

一日，忽有数十壮士，马上拥一军官，款门问曰：“樊先生东楼，可在家否？”樊鸿应之。军官自言：“大宋人也，奉扈、韩两先锋之令，特送荐书至此。”东楼闻之，即出延入，叩其来意，始知平定梦泽巨寇者，即昔年涪陵祠相遇之扈德威、韩搏虎也。扈、韩二人投宋，已为上将，身统重兵。讨平巨寇，汉东一带，业已肃清；襄樊诸郡，无不纳款。军官亦言：“不久又见太平气象矣。先生抱济世之才，身遇明主，正好出仕，慎勿辜负两先锋之意。”东楼谢之，置酒款待。次日，东楼厚赠之，辞去。东楼始观其书曰：

忆自涪陵祠前，藉接清晖。别后遂身归故宋，蒙宋以不次拔擢，用为列将，累积微功，目下已收复闽、广、湘、汉诸郡，大宋帝业，不日可成。先生既怀瑾握瑜，择主而事，时不可失，定如尊翁之言，不负从龙之意。此书到日，先生可至长沙，俟大兵凯旋，同见宋主，自当重用。余不宣。

扈德威、韩搏虎，同拜。

东楼久欲仕宋，今得此书，正中其怀。遂命樊鸿治装，不日起行。一日有郑氏老仆索通至，东楼叩其家事，则梁夫人无恙，玉奴卧病未愈，盖玉奴以花钿赠诗，久无音耗，不觉郁郁成疾，母夫人深知其意，每问择婿，究属何人？玉奴曰：“得吾牡丹钿者，即婿也。奈花钿既无下落，长兄又远去襄阳，婿择何所？”母夫人因命索通，往招饮诸友，逐一探问花钿消息，多疑在樊东楼处。索通因以微言挑其意，东楼始言：“诗稿，

不知误送何所？”毕竟索通会意，即讨过诗稿，登时别去，遂竟往竹溪。时王生开选，自郑园招饮后，即有友约共游洞庭未归。诗稿现在家中未开，索通大喜。即说明错误，更换诗囊。索通细审内有贮者，即花钿也。如获至宝，先携归家。与玉奴看明不差，以愈其疾，始送与东楼。东楼得见花钿，封贮在己诗囊内，不禁狂喜，把玩不置。指定花钿笑曰：“花钿，花钿，楼上美人，楼下书生，望汝作蹇修，乃播弄人如此耶？”遂设酒款待索通。因问梦兰几时回归，索通曰：“公子行程，尚无定期。但家中大小诸事，老奴力能相助。”东楼即请作伐，索通笑曰：“有此花钿，二家姻事，不谐自谐。”回归与夫人、玉奴说知，约定成婚。

一日，马陵亦归，索通迎门大骂，村夫无识，将诗稿误送，几误大事。马陵曰：“此公子手书之误也。”夫人急问梦兰之事，马陵曰：“公子随舅父，引见岳招讨。得蒙收录，以文士宜随大军，过长沙，去见宋主。自当重用。命老奴回家报知，接家共往归宋。”

且言：“小姐姻事，宜在樊生。夫人早为于归，他无所嘱。”夫人大喜，以梦兰既不在家，命索通知会东楼人赘。东楼命樊鸿预送聘金，权为花烛之费，一至佳期，夫人命张灯结彩，肆筵设席，笙簧迭奏，鼓吹喧阗，迎接樊东楼入赘。金屋银屏，共饮合卺。花烛影里，玉奴看东楼，明明楼下书生；东楼亦暗瞧玉奴，仍然楼上美人。东楼即命侍婢，交还花钿。司马才高，文君调绝。非花钿，无此几番狼狽；非花钿，亦无此一封鸾凰也。玉树琪花，允称佳偶，比翼鸟，比目鱼，有未足喻其夫妇相得之乐者。

旬日后，一同治装，东楼遂请夫人、玉奴、鸾英、凤英，

侍婢等随行，自与索通、马陵、樊鸿众仆役挈家望长沙而去。

第五十九回 耿星星兵败海门岛

集庆路安抚使塔思不花，既在开武选，得将领数十人，士卒编入行伍者，亦数万余人，遂欲讨平凤阳，无如建康仓库，被贼焚毁，粮草不充，乃檄各郡，运粮至宣城，一面征集各路将士，协力大举，即命典试都监镇海将军戚璘，为大都督，统属众将，勾龙阔海为前部，率耶律霸、韩双、马昌、史忠等领兵五千，由广德州而进。

时守广德者，乃兵马都监耿青，以兵阻住州南三十里石云梯。勾龙阔海厉兵秣马，率众将奋勇争先，寿阳兵望而夺气，元兵直过隘口，三战而败耿青之师，复取广德，耿青退至宁国。韩虎、梁琬二将闻之，急引兵来争广德。中途，遇勾龙阔海等，大杀一阵，二将大败，仍旧退保宁国。元兵围困宁国。二将飞马告急，寿阳伪王贾智深大惊，急命张师旦，为兵马大元帅，韩彧为监军。时龙、虎二将项嗣昌已死，则命阎飞熊为先锋，引兵一万，速救宁国。是夜，张师旦宿于营中，合眼便见淮王秦锡帛至。师旦大惊，方欲起迎。淮王大骂：“逆贼，还我命来。”张师旦未及回答，忽转过邢士龙，拔剑砍之，取首级而去。张师旦急用手抚摩，问左右曰：“吾还有头否？”左右不答。一时忿怒，正欲投袂而起，忽鸣镝一声惊觉，乃在梦中。一时悚然，毛发皆竖。恐此行师不利。起行渡江，直抵宣城，正遇凤凰台斗武之人，师旦骇曰：“此劲敌也。”

次日，以连座车大破勾龙阔海之兵，元兵死者无数。勾龙阔海忿怒不已，解了宁国之围，遂与张师旦大战宛溪之上，元兵又败。韩双、史忠阵亡，折兵数千。时大都督镇海将军戚璘亦至，谓阔海曰：“张师旦智勇足备，耶律都督、梅参政，皆死于其手，将军尚宜仔细。”

勾龙阔海曰：“都督休长贼兵锐气，末将自有计破之。”次日，请戚都督压定阵脚，命耶律霸出马，寿阳军中阎飞熊绰斧迎敌，不三合，耶律霸败走。阎飞熊恨不马踏元师，耶律霸连战皆败。张师旦恐阎飞熊有失，请监军韩彧，守定大营，自引一军，随后接应。耶律霸望见张师旦，亲自来追，拍马落荒而走。张师旦沿途打探，并无伏兵，始放心追去，暗想元军，若除去勾龙阔海，诸人不足虑也。耶律霸直败至太平县，西去二十里，三折岭下。此岭上有石洞，接连山南，孤绝处一石门，可容一人一骑，下有深涧，名曰沉香潭。耶律霸败至岭下，直入石门过之。阎飞熊喜曰：“元将行入绝地，其被擒必矣。”骤马追去。勾龙阔海伏其上，见阎飞熊过，毫不在意，直待张师旦后军到来，急发响箭，射入碧空，伏兵齐起，将粗木、巨石叠下，阻塞前后去路。张师旦惊曰：“身入虎口，此行危矣！”只见勾龙阔海立在石门上，瞋目大呼曰：“张师旦若不纳降，吾准备多时，将为梅参政、耶律都督报仇矣！”张师旦厉声大骂曰：“羯狗奴，吾岂惧汝耶？”言未毕，只见勾龙阔海，手举巨石，重有千斤，劈空从石门打下，张师旦并无躲处，连人带马，死于沉香潭中。一时岭表，四下伏兵，矢石如雨，寿阳兵死者过半，余尽降之。耶律霸将阎飞熊引过此岭，闻贼兵已歼，急回马挥兵围之，竟被奋勇冲杀而去。张师旦既死，逃兵败回营中，韩彧不敢抵敌，引兵望凤阳而走，城中三将得知，心胆俱碎，戚都督乘势，遂取宁国。韩虎、梁玘俱为乱兵所杀。

阎飞熊、耿青，引败残兵，奔至寿阳。元兵大队，陆续追至，戚都督引兵攻凤阳，勾龙阔海一军，竟打寿春。

时，凤阳城乃耿星星镇守，戚都督兵未入境。耿星星遣裨将二人引两军，抄出元兵之后埋伏，戚都督前部臧凯，直入伏中，大败而走，比及戚都督来救，已无及矣。耿星星出其不意，夜袭其营，元兵又溃，退至五十里下寨，深沟固垒，与耿星星相持，以免凤阳与寿春犄角相援。勾龙阔海兵至寿春，寿阳王不意元兵，神速如此，仓卒间，命王芝仙等守城，阎飞熊、耿青仍旧引兵迎敌，连战皆北，败入城中。元兵围城，四面攻打，寿阳城内满望凤阳耿星星引兵来援，殊凤阳有戚都督大兵牵制，焉能动身，加以寿阳王任政，专信妻舅韩彧，其蔡传荆、莫绥猷等备员而已。韩彧傲狠肆酒，颐指气使，睚眦小忿，无不报复。寿阳王性尤褊急，峻刻驭下，小不如意，则将莫绥猷、蔡传荆等，大加呵斥，十分窘辱。因此二人，颇怀怨望。寿阳王宠一爱姬，名曰香云。有国色，善歌舞。元兵围城，寿阳王犹在宫中偎香楼，据胡床，幽香姬，饮酒作乐。时阎飞熊被毒箭所伤，创甚而死。元兵攻打甚急，王芝仙、耿青力不能支，莫绥猷、蔡传荆直入楼前谏曰：“大王犹晏酣自恣耶？元兵已攻破外城矣。”寿阳王酒已昏迷，乃敛容答曰：“捍御外侮，自有卿等，何必问孤也！”复引手抚香姬曰：“得卿张丽华，孤即作一陈叔宝，亦复何恨？况自古及今，宁有万岁天子耶？”二臣面面相觑而出。

时寿阳百姓，无不怨入骨髓，一齐拥至午门大呼曰：“我等皆大元赤子，愿诛灭此昏主，同归大元。”莫绥猷、蔡传荆二人一见民变，事急智生，忙安慰百姓曰：“不劳汝等费力，我二人自将昏主首级，献上大元，退兵以保满城百姓何如？”百姓大喜，拜谢而去。二人曰：“事不宜迟。”莫绥猷遂至城

上，召耿青、王芝仙至，告以故。仍命耿青入宫行事。耿青曰：“若命青临阵退敌，殊心惊面颤，若令作此勾当，则浑身是胆矣！”耿青遂仗剑入宫，至宫门，遇寿阳王次子贾琨，即拔剑斩之，挟取首级，藏于身畔，至偎香楼下。寿阳王一见青至，问曰：“元兵退否？”耿青厉声曰：“元兵攻城甚急，特来取汝首去退敌。”寿阳王大惊曰：“孤待卿等不薄，何出此言？”耿青曰：“淮王秦锡帛待汝亦不薄，汝尚弑之。今日乃天道好还之时也。”寿阳王位曰：“乞与妻儿诀别，死亦瞑目。”耿青不许，将贾琨首级，掷而与之，寿阳王吓得魂不附体，手携香姬，往内便走。且曰：“赴景阳并去矣。行不数武，忽两眼一昏，见淮王秦锡帛与史献畴，立在面前，遂晕倒于地。耿青大踏步上前，拔剑砍其首级，并香姬斩之。不一会，王芝仙入宫，亦言世子贾熙为其所杀，随后莫绥猷、蔡傅荆、杨城、章坦等皆至，一齐拔剑入内，将贾氏无少长，尽斩之，始携寿阳王首级出宫，命百姓登城，大呼纳降。元兵验过首级，勾龙阔海始分兵入城，收其降表，将首级用匣度好，莫绥猷等十余人，面缚入见，勾龙阔海命且监下，俟戚都督发落，又出榜安民，积年巨寇，一旦而定。百姓鼓舞大悦，勾龙阔海令耶律霸、马昌二将，分兵镇守寿春，白引大队，回攻凤阳。时，戚都督亦知大功成就，阔海入见，相得甚欢，酌酒称贺。阔海因问：“此处贼势若何？”戚都督曰：“耿星星善战，某故深沟固垒，牵制其师，以待寿阳功成，一鼓破之。”勾龙阔海亦以为然。

且说凤阳城中韩彧，闻寿春已破，寿阳王已死，即欲纳降，奈耿星星崛强要战，勉强应承，而韩彧此时已亡魂失魄，耿星星日在营中，与兵休息，投石超乘，养精蓄锐，练成一阵，名曰长虹。其法前校首兵，中校首兵，左右两骑兵，两伏兵，齐相邀起截杀，锐不可当。此阵不畏冲突，准备已审。元先锋勾

龙阔海自恃才勇，以得胜之兵，望敌而进，耿星星麾动七星旗，五队齐出，势若奔涛，元兵不能抵敌，大败奔走，死者无数。勾龙阔海亦身被数伤，回营纳闷，问众将，俱不识此阵。遂心生一计，用车战法以敌之，遂令营中：“连夜造成如式车辇，接冲扼而驾以牛，布为方阵，首尾相联，状若连城。士卒临阵上车，各持强弓劲弩射敌，更以骑兵翼之。”

翌日，耿星星率兵搦战，勾龙阔海随与交锋，不数合，用枪尖一指，营中推出无数战车，面面围定，箭如飞蝗，人不敢犯，复信炮震响，更出两翼骑兵，齐衢杀。凤阳兵大败，耿星星被战车所围，死战不已，一心惟望韩或引兵来援，遂且战且走，保护余兵，奔至城下，只见韩或在敌楼上，已竖起降旗，大开城门，元兵直入，耿星星直激得七窍生烟，几乎坠马。元兵大呼曰：“有能生擒耿星星者，受上赏，放纵者，杀无赦！”耿星星不敢争城，翻身杀回，咬牙切齿大怒曰：“能战者，皆来受死。”元兵罔不披靡，一连搦翻裨将数人。引败残兵，竟冲杀而出。戚都督统师入城，将韩或囚下，立命勾龙阔海，率臧凯、李云龙、鞠弋仲、裴金仙等，追剿耿星星。勾龙阔海五将，领兵直追过临淮，耿星星又摆城固守，五将攻打。不提防勾龙阔海，又为耿星星射中手腕，众皆忿怒，极力攻打，三日遂破临淮，耿星星溃围而出，一支枪，神出鬼没。勾龙阔海已负伤不能力战，四将皆非其敌。不一会，耿星星又刺中臧凯，戮伤裴金仙，杀出重围，竟过垓下，窜广陵界。四将见已去远，不追。勾龙阔海愤然曰：“不生擒此贼，淮南万里，终不平也。”四将不得已，一同追至高邮，又被元兵围定。耿星星奋起神威，又枪挑裴金仙于马下，护众而走。军士忙救起裴金仙，则耿星星更远去矣。四将不欲穷追，独勾龙阔海一人抵死不退。令请扬州护军苏联芳，引兵会合剿贼。勾龙阔海又与苏

护军，合兵迫至骆驼岭。及之，三马连环，鏖战不已。苏联芳措手不及，被耿星星一枪刺死。保护余众，直下通州，夺船入海门岛而去。勾龙阔海大惊，忙令将苏护军尸首，殓于广陵。候安抚奏请封卹，乃率本部兵，索然而归。时戚都督已稟知安抚，将莫绥猷等齐上槛车，诸将分兵镇守，班师回建康。安抚塔思不花，奏闻元主。旨下，以贼党俱在建康处决，将首级晓谕远近；安抚陞枢密正使，进爵为公；戚璘封关内侯，为集庆路大都督；勾龙阔海为敦武大将军；都统制如臧凯、裴金仙、鞠弋仲、李云龙、马昌，俱进位有差；阵亡者，俱有优恤，大犒三军。自此凤阳一带，道路始通。

第六十回 王用槐吹萧九嶷山

岳招讨既在襄阳，休兵三月，招贤纳俊，四方归者如云。即命扈先锋德威镇守襄阳，其余各处分拨控制。乃率兵由岳州，过洞庭，望长沙而进。以任天鹏守岳州，寇复雷仍镇长沙。时寇复雷之侄竹生，由洛西来归。岳招讨甚喜，命与樊东楼、郑梦兰等，俱随大军而行。

却有辰州瑶酋秦猛，膂力过人，稍有谋略，部落畏服之。遂训练蛮部，得三千余人，俱能披甲渡水，涉溪跳涧，矫捷如猕猴。因见宋、元构兵，攻城略地，潜谋不轨，乃煽动各部，如苗蛮、峒蛮、武陵蛮等，各拥蛮兵，扰乱州郡。又诚州瑶酋杨有（木号），宋熙宁中，其先世有光僭、光富者，归附朝廷，为右班上直。飞山一带道路，俱设巡检司。子孙世职，其名再思者，曾据群舸称刺史，有功于民，死而灵异，土人祀之。杨氏至元世失官，故有久蓄异志，所部又得猛将二人，一名濮三怨，虎臂熊腰，雄健绝伦。自言怨天不以富贵庇己，怨地不以富贵载己，怨人每欺我无才无能，故名三怨；一名插翅飞，本名牛二，锐头蜂目，粗莽有力，因能披重甲，越巨堑，故名插翅飞。二人齐归有，遂统蛮兵，四出大掠，州县骚然。秦猛亦从五溪等处，大肆猖獗。时郴辰、桂阳各州，俱刘遇隆镇守，遇隆恐不能制，令人星夜至长沙告急。岳招讨大队，尚在长沙，即拨兵五千，令狄勇、岳坤往助，讨平土蛮。

二将兵至五溪，则秦猛已被刘遇隆追过沅水，渡渠河，逾黄茅岭、藤萝营。与杨有入伙。二将遂督兵直抵诚州，有濮三怨正率蛮部在攻击掳掠，被二将痛剿一阵。濮三怨败去，二将遂屯兵七星岩。次日，杨有甚忿，统其族姓，共三十三州峒之众，来决死战。狄勇曰：“贼声言致死于我，不如少避其锋，俟其疲倦击之，一战可定。”岳坤然之，令众军坚护营寨，如擅离鹿角者立斩。杨有率峒丁在寨前，耀武扬威讨战。宋师不理。直至午后，人已困倦，多有解甲下马，坐卧而嫚骂者。忽宋营中鼓角齐鸣，铁骑当先，步兵继之。蛮兵仓皇不敌，阵脚已动，杨有阻遏不住，遂溃。二将大破其砦。刘遇隆在藤萝营，与秦猛大战良久。忽插翅飞引蛮兵，从落濛关骤至，攻击宋师之后。刘遇隆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遂败。二将闻之，狄勇急引兵往援。至九龙山，正遇插翅飞奋勇而来。狄勇下令众军，俱用大刀阔斧，如墙而进，插翅飞与狄勇交马，不一合，被狄勇一枪刺死。宋师大杀一阵，苗兵皆鸟兽散。狄勇遂与刘遇隆合兵，复攻瑶酋秦猛。至郴州之白马岭，瑶酋部落，勇健善战，宋师不能胜，溃于岭下。秦猛所部之众，亦损去三分之一，未能抵敌。闻营阳麒麟峡武陵寨酋长姚应龙，部落有三千余众，遂率余兵，急往归之。狄勇、刘遇隆见蛮兵去已远，未便追袭，遂回兵来威砦。时杨有在会同县烟墩囤，负固阻险。前临大溪，前后皆修篁密箐，輜重屯其中。俱临溪而守。三将兵至，观望良久。刘遇隆遂引兵偷过囤后，上山纵火焚輜重；狄勇、岳坤引大军就溪边，鏖战不已。杨有前后受敌，救应不暇。所部精锐，渐已杀尽。遂弃衣甲鞍马，与濮三怨混入蛮队中而遁。沿途打探插翅飞一军消息，插翅飞在九龙山战死。秦猛一队，又过麒麟峡，与姚应龙入伙去矣。杨有、濮三怨亦率余部，望营阳而进。宋将狄勇、岳坤、刘遇隆引兵沿途迫剿，迤逦直过道

州。

一日，抵飞霞岭，有苗兵阻住。三将率兵奋勇夺险。而苗兵弩箭伤人，最为利害，军士皆怯。三将各执蛮牌，身先士卒，众兵继其后，苗兵遂退过岭去。三将引军，大杀一阵，直逾孤云涧。丹岩石则有武陵蛮姚应龙大队，阻住去路。姚应龙碧眼紫须，手舞蛇矛迎战。三将分左右翼而进，蛮兵殊死斗。三将见难以力胜，遂鸣金收军。次日，姚应龙合秦猛、杨有、濮三怨四酋，各将苗兵，一齐涌至，直蹙宋师，刘遇隆望阵而逃，四酋穷追不已。狄勇已入麒麟峡，令军士纵火焚其巢穴，烟焰蔽天。姚应龙正在追击宋师。忽回头望见大惊，急欲回兵，而号炮震响，岳坤发动伏兵，杨有被岳坤手起一枪，刺于马下。刘遇隆督兵杀回，蛮兵大败。宋师如发蒙振落。姚应龙也不顾后军，拍马便走。将入峡口，正遇宋师大出。狄勇一马当先挺枪便刺。姚应龙不敢贪战，夺路而走。宋师亦不追赶。姚应龙见营寨已毁，妻子俱戮。大恚曰：“此仇不可不报！”率秦猛、濮三怨等离峡而去。

且说刘遇隆、岳坤、狄勇三将合兵商议，曰：“贼已胆落，趁破竹之势，讨平蛮部，成功在此一举。”三将令人往探，云贼在披云洞，养蓄精锐。三将一同进兵，不日至右笋窝，越虎儿峪，路皆险峻，三将防有不测，分三队而行，以便前后救应。行经数日，俱无苗兵。一日，抵九门峡，将入飞蛇口，忽濮三怨引一队蛮兵迎敌。前队狄勇，接住交战。濮三怨焉能抵敌，十余合大败而走。狄勇忙令人报知中队岳坤，引兵追去。岳坤闻报，即催赶而进。再报后军，令速来接应前队狄勇，追袭蛮军。濮三怨且战且走。狄勇见蛮兵，并无接应，中队岳坤亦至。遂放心追去，行不数里，见两崖多峭壁削天，怪石蹲踞。岳坤、狄勇，未免心疑。忙令人哨探，所追蛮兵，忽不见。二将大惊，

立命两军退出谷口，则四山已鼓角乱鸣。二将恐被围，急奋勇杀至一处。地名曰将军垒。就山头扎定，回看谷中，无数苗蛮，奇形怪像，蜂拥而出，处处阻住。二将几次冲杀，不能夺险，一心惟望刘遇隆援兵接应。谁知刘遇隆后队，闻报即遇秦猛一部蛮兵，横冲其阵，阻截前后。刘遇隆与战即退，追至落星岩，亦入伏中。被瑶蛮所围。三将声息不通。刘遇隆在落星岩，眼睁睁日盼二将之回救。

半月有余，军士饥不能起，掘草根，削树皮，勉强入腹。蛮兵安坐守定，以饱待饥。宋师大困。刘遇隆仰天叹曰：“天不欲兴大宋耶，何置人于死地乎？”军士饥不能堪，互相怨尤，号泣不已，死者相继。时当秋深，是夜月明如昼，银河在天。蛮兵队中，悄无人声。刘遇隆左右思维，无计可出。心如鹿撞。忽闻远远若有吹洞箫者。策声呜呜，迎风送至，觉得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其音凄凉，其韵清越，字字令人下泪。刘遇隆审听一会，觉其音自九嶷山东南最高处而来者，既而叹曰：“此张子房之箫，吹散八千子弟兵者也，吾其殆矣！”宋师听者，多呜咽不能成声。蛮兵当夜，三五成群，聚于一处，侧耳听之。始初犹觉余音袅袅，可歌可咏，继而愈听愈苍凉，愈听愈觉酸楚。蛮兵各队，无不望月饮泣曰：“我等各有部落，各有乡土，何苦死守于此？倘遇败绩，不徒作他乡之孤魂游魄耶？”遂一齐号吼，解围而去，秦猛不能禁。刘遇隆闻之，抚慰军士稍强者当先，弱者随后，亦乘势杀出。正遇秦猛，交马只一合，被刘遇隆杀之。忽前面尘土大起，疑峒蛮大至，准备迎敌，及近视之，则狄勇、岳坤。二将亦言：“溃围杀出，深得九嶷山箫声解散之力。”三将始合兵一处，忙将蛮兵所弃之粮，令三军饱食。食犹未毕，濮三怨、姚应龙领苗兵千余来追。宋师业已得食，可以力战。三将围之，混战一会。姚应龙

中箭身毙，苗兵无主自乱。濮三怨下马请降，三将允之。余苗亦多降者。

三将回至营阳，以酒食赠苗兵，各以温语安慰，厚其赏赐。即命濮三怨为本峒之主，抚辑苗夷，兼制僮瑶。三将亦奏闻宋主，更颁诰敕。无得复生异心。濮三怨率众蛮兵，泣拜而去。诸蛮尽平。刘遇隆曰：“我三人幸而成功，非吹箫之力不至此。遇隆当至九嶷山访之。”岳坤亦欲往，二将不用随从，遂由宁远，直至山上东南最高处。隐仙岩侧，有一读书堂，内一书生。二将叩之，即昔日洞庭湖中吹箫之王用槐也，大名人。避乱湘阴，与寇竹生同里。因见寇氏横遭无辜，乃隐于九嶷。岳坤、刘遇隆叩见毕，各道来意。并谢其吹箫解散苗兵之力。用槐逊谢曰：“仆是夜亦偶尔步月，因有感二十四桥，故尔品一十六管，亦书生辈适情自恣耳，仆何力之有？”岳坤、刘遇隆齐声曰：“若非先生箫声一助，某等不惟不能成功，且坐受台城之困矣！先生高卧空山，相时而动，今宋主龙兴，怀才抱艺者，可以出矣。”王用槐曰：“仆烟霞痼疾久矣。大宋重兴，自有将军等风云相从，仆枯槁之士，敢滥厕吹竿耶？”岳坤曰：“前某等大军平定襄阳，招纳贤豪之士，何啻数十人，各处闻之，莫不望风景从。先生不出，想以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宁薄大宋而不屑耶？”用槐遂不敢再辞，留二人，宿于山中。

次日治装，同至营阳，又与狄勇相见。刘遇隆仍旧引兵，镇守郴辰、桂阳等州，二将领五千原兵同王用槐，望广南而去。

第六十一回 炎宋兴复设方镇

宋主遣朝议郎耿进诚，在邵武建宫立署，以城西之熙春山，列名为万寿山。城东之千松岭，更名为千岁岭。宫殿皆靠定城北莲花九峰而南向。筑城周围四十五里三分，计八千一百一十六丈。敌楼四，堆房三十六。门九：东泰安，西怀远，南鼎新，北永定，中神武，东北曰靖海，东南曰安澜，西北曰扬威，西南曰耀德。入门常开不闭，惟永定一门，常闭不开。引樵溪绥江之水，环以为池。城内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工已告竣。始表请涪王。由翔龙府发驾临幸，定鼎建极。涪王乃加张怀亮为留守司都统制，镇翔龙府，而以老将王方副之。择吉于是年庚子二月朔，率后宫文武起行，沿途百姓父老，嵩呼华祝。无不击壤而歌；酌兕而献。涪王皆安慰之。不日抵邵武，有耿进诚、高耀卿、韩靖夏等，率同城文武官吏、父老，逾界相迎。邵武百姓，扶老携幼，瞻视威仪。涪王入城，见宫殿朝署，安布皆井井有法，不华不陋，深嘉进诚不置。

妃嫔入宫，各有内院；文武各官，俱已安下。

一日涪王设朝，文武进见，请上尊号。涪王犹欲逊谢。范国昌、司马肃皆曰：“崖山而后，中国无统者，三十余年矣。臣等忍耻蒙垢，直至今日。此时诸事已定，中外一心，殿下虽欲辞之，不可得矣。”涪王始命资政大夫刘知几南郊筑坛，又命参政司马肃、学士白映雪等，酌定仪注，文武各官俱有职事，

分别办理。以本年庚子夏四月朔旦丙午，祭告天地正位。文武甚喜，拜谢而出。数日后，内外大小文武，毕集于邵武、漳州府，漳浦县奏醴泉至，长沙府、宁乡县奏一麦九穗，抚州进芝草，廉州合浦还珠，文武皆曰：“此天意也。”刘知几奉命南郊筑坛。按周天之数，坛高三丈六尺五寸。凡三层：上层圆以象天；中层方以象地；下层正以象人。上列两曜、五星、八卦、九宫、二十四气，以及周围旗帜，亦各象苍龙、白虎、朱雀、元武。坛上又奉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社稷山川之神。以及三皇五帝、三代圣君，并宋初太祖以后，一十八代之灵，不日坛成。又有司马肃、白映雪等，将坛中一应礼仪制度，陈设俱备。内外文武，罔不恪遵。君臣先期三日，斋戒沐浴。是时正元成宗大德四年，夏四月丙午朔。文武保护，驾至南郊，簇拥登台，始受衮冕，改元重康，是为显宗皇帝。坛下鼓乐交奏，帝始行八拜礼。学士白映雪，朗声读祝文曰：

维大宋重康元年，岁次庚子，夏四月，丙午朔，臣涪陵王赵晟，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社稷山川，历代圣君，及我大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帝曷之灵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以故周武一戎衣，膺箃而着得鱼之瑞；汉高三尺剑，受图而开逐鹿之基。虽遭遇异时，建极不同，其揆一也。

自我太祖皇帝，混一土宇，肃清中夏，诸侯以礼为归，此之谓矣。皇天惟德是辅，岂其谬哉？爰及列圣，莫不抱一垂型，函三受福，皆所称允文允武，克长克君者也。胡元蒙古，夺我神州；窃我名器。而乃灭天毁圣，妄据四海九州，败俗乱常，

竟致土崩瓦解，蜩乱蜂起。

鸟思静于飞尘，蝗国疮民，鱼岂安于沸水？臣本海岛余生。涪陵嫡脉，仗虎贲三千，倡义而挥戈江右，作龙飞九五，正位而卷席闽中，爰至湘广，靡不率从，为众所推摄君之位，重恢艺祖版图，无思不服。用践章宪遗诏，咸与维新。

今改元重康，统继两宋，托天之威，尚期兴复久沦之境土。仗神之力，更求翼赞大统之乾坤，祈天迈相，永克丕承，是享。

白映雪读罢，礼毕，文武扶帝下坛。范国昌、岳燕超等众文武及都城父老，无不欢呼万岁。銮仪司遂请帝升辇。龙旗凤羽，侍卫警蹕，帝始偕文武。奉历代神主，送入太庙。追秦王为德祖睿皇帝，王妃为睿太皇后，皇考为孝康裕皇帝，皇妣为孝慈裕皇后。推而上之，皇祖考妣，皇曾祖考妣，俱追尊帝后之号。而小宗大宗，左昭右穆，俱各如位。帝始由太庙，升辇入朝。城中军民欢声若雷，无不家悬灯，户结彩。欢者填街塞巷，有喜至泣下者。帝乃升殿，受文武扬尘舞蹈拜贺毕。诏以此殿为奉天殿，邵武为京畿，更名武都。册立孟氏为皇后，陈氏为宸妃，刘氏为淑妃。世子璉为太子，次子瑛为广王，三子璉为湘王。官设二相、六官、九卿、左右丞。左谏议、右赞善、台谏文学，俱依旧制。武职设正副枢密使，与宰相并，大将军幕府，大都督军府。其余都部署，总领卫，兵马使，团练屯田等使，俱如旧制。

帝於次日，大集文武，崇德报功。以范国昌为左相，兼少师；种世龙为右相，兼少傅；司马肃为中书令，兼少保；韩昭、李穆、皇甫惇、葛天民，侯长孺、耿进诚，为六部尚书；白映雪、刘知几为左右丞；苏伏威为谏议大夫；冯道南为赞善大夫；宗梦弼、长孙轨、苗秀实、韦蔚文、陈鹏、陈华、陆宣、文佐、

黄仲通、李精诚等，俱为部郎；上官诚、郑梦兰，寇竹生等为学士；樊东楼、令狐韬为太子洗马；上官朴为资政大夫；王用槐为太常卿；方连茹为议郎；岳燕超为枢密正使，晋爵上柱国、永安公；狄定国为枢密副使，晋爵保昌侯；高耀卿为威武大将军；韩靖夏为威武副将军；关普灵为龙武大将军，武陵侯；寇复雷、扈德威、韩搏虎、张怀亮、马遇乐、刘瑛六人俱封列侯，授大都督之职；种世虎、狄勇、史进、拓跋琳、岳镇、岳坤、虞靖、陈同八人，战功尤著，为总领卫大将军，都部署；杨孝伯、宇文广、刘瑱、史霸、任天鹏、夏侯杰、斛律亢宗、马遇阳、屈突申、廖云、焦芳、牛竑、张燕、傅突、吴广、吴康、王麟、王方、王彦、马晋臣、李继业、查士珩、洪时锦等，俱骠骑将军；庞英、张昌、石雄、曲逊、史良璧、王辽、朱昶、朱升等，兵马正使；而新降将佐若邵纶，赤丁、铖藩、刘（王责）、呼延廷璠等，亦授都团练之职；孟来盼以椒房，虽无战功，亦进爵为子，授武德将军；至慕容长、蓝天蔚、刘遇隆三降将，以平定湖湘等处，战功颇多。刘遇隆为执金吾，授怀远将军；蓝天蔚为左护卫使、龙骧将军；慕容长为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其余内外大小文武、新旧将佐，俱各拜官进秩有差。各官一齐当殿拜舞，山呼谢恩毕。又念罗浮起义，终成大业，加少傅；种世龙为福宁侯，食邑五百户。而昔年海岛播越，深得二马之力，乃患难中人。马遇乐已爵通侯，食邑三百户。遇阳亦进爵为始兴伯，食邑二百户。刘瑛、刘瑱、张怀亮、皇甫惇，皆仗义举事之人，各赐黄金彩缎等项；刘瑱、皇甫惇，俱赐子男之爵；又前后各处阵亡将士，如王建忠、李君贵、虞凯、杜朴、霍商、徐建勋等，俱有追封，入庙奉祀。士卒阵亡者，亦有荫恤。又大出帑藏，赏犒三军。州县频年用兵，及水旱不时者，皆蠲免其赋税。又敕各处州郡长吏守宰，问老恤贫，及

鰥寡孤独，皆宜赈恤。拔幽出滞，兴贤育才，尤为首务。所诏各款，次第举行。人心鼓舞大悦。帝与群臣大宴三日。各官外任者，俱各去讫。

帝一日与宰臣各部酌议，下诏分为四镇建阊，设节度使以统御之。时闽中已控邵武、漳州、汀州、福宁，又续入延平一府。广南此时并高、廉、琼、雷尽入版图，已全省控制。江右则建昌、抚州、赣州、南安、吉安，已辖五府。湖广则长沙，武陵、营阳、建州、衡州、郴、靖、辰、沅、杜阳、岳州，并跨江而襄阳。安陆、汉阳、德安，无不统辖。闽中建阊于延平；江右建阊于建昌；广南建阊于肇庆；湖广建阊于长沙。而以寇复雷为长沙节度使，韩搏虎为建昌节度使，马遇乐为肇庆节度使，刘瑛为延平节度使。应敌御侮，檄调兵将，皆得便宜行事。惟襄阳太远，与元接境，则仍以扈德威为襄阳节度使，独镇汉沔四郡，至武都为京畿。密迹福州，以杉关为重，设行军元帅府，用重兵控守。仍加威武副将军韩靖夏为太尉镇之，步步连营，棋布星罗。翔龙府仍设留守司都统制，张怀亮镇守如故。潮州府海寇不时窃发，加史霸为靖海大都督镇之。桂岭三关，仍立营寨，用三将防守。治国之要，一依右相种世龙、中书令司马肃，二人条陈各款，如法颁行，自是而炎宋之业再兴矣！

第六十二回 众夷国入贡武都

元成宗一日设朝，有福建平章高兴，建宁路御史中丞忽都鲁儿二臣飞章上奏。以宋帝建都邵武，有并吞全闽之意，又立镇建阕，措画甚大，不可不先事预防。京湖安抚使勃罗帖木儿亦奏全楚陷没，仅余荆郢。观宋人举动，有席卷京湖之志，臣等外镇阕帅，并无其敌。乞陛下早作良图。

成宗览奏，忧形于色。平章梁德珪、张九思进曰：“自古两国相敌，非战则和。陛下欲休兵养民，何不竟遣使与宋人划江为界，各保境土，免致涂炭生灵，岂不美乎？且臣观内外将师，并无知兵，若老太傅伯颜，都元帅张宏范者，丧师辱国，非止一次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去薪也。”成宗方欲从之，有翰林承旨留梦炎急奏曰：“不可，不可，大元中外一统，胡越一家，岂无怀抱孙吴，可以戡乱定功其人者？若与之和，是借寇兵而资盗粮也。陛下若命将伐宋，老臣虽迈，当为行军司马，作露布以告厥成功。”张九思笑曰：“承旨有意征宋，能保其必胜乎？”留梦炎曰：“仗陛下天威，将帅得入。老臣虽儒士，亦请试铅刀一割。”帝曰：“留卿之言甚壮！”张九思遂不敢复言。帝即诏以建宁路总管武康侯赫连颀，率闽中兵征之。梦炎即预参帟幄，拜行军司马。更诏广右行省参政蒯毅夫，檄调各处将士，进兵太平，两路夹攻，宋人疲于奔命矣。留梦炎赍诏，遂赴闽中而去。

时大宋重康二年春，有海外夷王，遣使入贡，不期而来武都者，凡十有八国。各献方物，杂陈百戏。而贡物最为珍异者，首推日本。日本国王坦呢特布，因蒙古丧师而退，感帝德弗衰。因闻大宋御极，乃命国相纥搭、大将叱咤，一文一武，奉表宋朝；以一玛瑙瓮，满贮甘露。又曼陀罗华五瓶。曼陀罗华者，日本王子，七岁，即讲圣鬘经，天为雨花，瓶皆用文贝嵌就。又吠琉璃一方。吠琉璃者，宝青色，至坚，一切宝皆不可破，亦非火焰所能熔，惟鬼神有道力者，乃能破之。此宝出须弥山，非日本土产，此物乃番舶过海所得者也。至日本所辖五畿、七道、三岛所产异物，如芝草、紫玉、仙树浆、棋子等类，无不毕献。次则真腊，献七宝床，鸡骇犀，琼浆石，即石玛瑙也。再次则暹罗献元精玉，黄蛇珠。又次则占城献女珊瑚一树。安南献仙艾花，此花以仲春日开，雨后花落水面，群鱼吞之，多化为龙；外此若三佛齐献神鹿一只，高三尺，前黑后白，毛短，蹄三趾；满刺加献蕉心簞；爪哇献五色鸟；琉球献辟寒金；忽鲁谟斯献草上飞。草上飞者，奇兽，大如猫，身玳瑁斑，百兽见之，皆惊伏。和兰献神统，统长二丈有余，发之可洞石城，震数十里。苏门答刺献如意珠，此珠出摩竭大鱼脑中，鱼身长二十八万里，珠一名金刚坚，得此珠毒不能害，火不能熬。余更有佛郎机、合猫里、婆罗、苏吉丹、交栏山诸国，皆有异宝入贡，不可殚述。

各国既入武都，自有接待外夷各官，馆驿只候。文武预先奏知，帝乃于中和节，御奉天殿，大设朝会。十八国使臣，一齐山呼九拜，舞蹈朝见，各国王表奉正朔，各献方物。日本一表，尤极深感戴之意。帝一一慰劳，受其礼物。二使臣，一文一武，俯伏丹墀。帝视之，已头半白黑矣。帝劳之曰：“朕前在上国，过蒙推许，别后未几，二卿已两鬓含霜，回忆奉圣寺，

扶桑岛诸事，依依如昨，劳卿远涉，惠顾中土，国王无恙耶，二卿亦无恙耶？”叱咤、纥搭齐奏曰：“日本蒙天皇宠临，为海邦大振国威，敝主所辖五畿、七道、三岛及附庸百国，罔不臣服，皆昔年天皇威德之所赐也！海不扬波，知圣人在位久矣，薄具土产，略表寸心，烟波余生，致劳天皇宠问，图报无地矣！”帝一时感旧，不禁怆然良久。于暹罗、占城、真腊诸国，无不问候备至。各国使臣，俱极感激，叩谢而出。次日帝于宣政殿，设宜春宴。十一国使臣俱齐，百戏杂陈，殿左右太常乐部，亦皆凤吹鸾讴，鹄弦雁柱，龙笛象管，蝶拍莺簧，迭奏太和、舒和、昭和、休和诸乐，一时真是天上人间，千载一时。帝又命学士樊东楼、郑梦兰、令狐韬等，作王会图诗，以纪一时之胜。文学诸臣，若司马肃、皇甫惇、白映雪等辈，和者又数十人，可谓君臣同乐，中外一家。

酒已半酣，各国使臣奏曰：“外臣不解文字，请各陈风土，以佐觴政可乎？”文武皆曰：“甚善！齐倾耳听之。”有占城使首言其国，昼夜分十更，用鼓打记，非子不起，非午不睡。见月则饮酒歌舞为乐，十人五人围坐，以竹杆插入糟瓮中，轮次吹之。至国王则每采生人胆人酒，与众人同饮，以为通身都是胆也。真腊使者曰：“吾国风土，与上邦不同，贸易皆用妇人：如中国针、梳、磁、漆等物最贵，婚娶则燃灯不息，女十岁即嫁；至国王则三日视朝，坐七宝床，列玉猿、孔雀、犀象，名百塔洲；以桑香佛舍为撰，盛以金银盘盂。谚所云：“富贵真腊也。”琉球使者曰：“吾国有欢会门，以金葫芦团扇为仪卫。美姬含米造酒，名曰米奇。官皆金簪。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归为长史。至归人则以罗纹白布为帽，杂毛为衣，螺为饰，其声如城，以墨黥手为花鸟之形。有奉神殿，神以妇人为尸，名女君。三四百人，各戴草圈，携树枝，乘骑入王宫游戏。一唱

百和，音甚哀惨。”爪哇使者曰：“吾国旧传乃鬼母与罔象合，生子百余，尝食人。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众异之，遂为国王，领兵驱灭。一村男女凶恶，有异僧取水喂之，化为猕猴，独一老嫗不化。随老猴为侣，称猴王猴夫人。生子一岁，则置刀一把，名不刺头。每十月为春首，有竹枪会，夫妇并坐塔车，至会所。各执竹枪，妻执三尺木棍立其中，以鼓为号，二男交锋三合，二妻以棍隔之曰：‘那刺那刺！’即退散，若杀死。王令胜者，与死者家金钱一个，死者之妻，即随胜者男子而去。”文武听毕，无不大笑。暹罗使者亦笑曰：“吾国土俗，又与上邦不同，大小事悉决于妇，其夫听命而已；习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人死，将尸放海边，令鸟食之，余骨弃海中，谓之鸟葬。”三佛齐使者曰：“吾国水多地少，民置木筏，盖屋而居，覆以柳叶，田土甚肥，故谚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吾国之谓也。”苏吉丹使者曰：“吾王以五色布缠首，跣足乘车，从者五百余人，各执枪剑，如虎、鹿、牛、羊状，吾国东至海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逾东则尾间所泄，非复人世矣。”忽鲁谟斯使者曰：“吾国有五色土，红如银珠，白如石灰。又有青绿鸦姑，以银铸钱，名底那儿，斗羊，角湾向前，上带小铁牌，行动有声，人养在家，赌钱为戏。产花福禄狮子，驼鸡如鹤，长三四尺，脚二趾，毛如驼，行亦如之。”佛郎机使者曰：“吾国有蜈蚣船者，底尖面平，长十丈，阔三尺，旁驾橹四十，每舟容三百人，虽无风可疾走。俗最信佛，每六日拜礼，手持红杖而行；婚姻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当下一十八国，各陈土风，一时听者，无不哄堂，有日本使臣纒塔，推箸而起曰：“蒙天皇宠宴，海邦下臣，皆饮和食德足矣。”

各国使者，俱起叩首谢恩。帝始命彻宴，令文武送出。各

国使臣，在武都留连旬日，一一辞别。俱回以礼物，厚其赏赐，优诏答之。使臣皆有重赆。而纥搭、叱咤，尤赏赉甚厚。及占城暹罗、真腊诸使，亦另有加等，无不大喜过望，归海上而去。

第六十三回 苏公堤朝云集句

广南惠州府，城西有湖，曰丰湖。湖上有堤，曰苏堤。因宋绍圣中苏子瞻谪守惠州，见地方人修堤不就，出所赐金钱，助以成功，故名曰苏公堤，志不忘也。子瞻既谪惠州，以道途遥远，不带姬妾，惟朝云苦欲相随，许之。朝云者，钱塘名妓也。子瞻为杭州太守，纳为常侍。相依岭外，子瞻甚怜之，曾有诗曰：

不学杨枝别乐天，且随通德伴伶元。
阿奴络秀方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歌衫舞袖旧因缘。
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朝云随子瞻至惠州未及一载，以不服水土病卒，子瞻痛惜，以《西江月》一词悼之云：

玉骨哪愁雾障，冰肌自有仙风。
海上时过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腻，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子瞻葬之于栖禅寺大圣塔后。因朝云临卒，以诵如梦如泡之句而死，子瞻为造一亭，以覆其墓，即名曰六如亭。此墓遂与虎邱贞娘、钱塘苏小，俱为名墓。后人每届清明，俱来墓前，滴酒浇奠，至于墓地常湿，亦惠州一胜迹也。

时朝议郎韩昌，为惠州太守。昌有侄，名文通，同在任所。攻读之暇，辄散步于湖山佳胜。一日有契友数人，招饮平湖阁。呼卢浮白，吟诗填词。或选瑶台之胜；或寄玉滩之景。一觴一咏，畅叙幽情，直饮至东山月上。远远望见合江楼，俱在目中。文通始辞别众友，唤侍僮相随。乘醉踏月而归。行不数武，忽阁道前，有一淡妆素衣女子，偕一侍婢，持灯前导，女子冉冉而行。文通业有七分醉意，急蹑其后。素衣女子，却袅袅娜娜，其行如驶。文通追之不上，至栖禅寺大圣塔六如亭边，倏忽不见。文通深以为异，侍僮皆见之。文通心知为朝云之灵，惜未识面，惆怅不已，缓步而归。是夜，寝不成寐，伏枕暗思。此人明明在目，竟当面错过，岂不可惜？翻来复去，直待东方发白，即披衣而起，欲往六如亭前，思一申祷古，信步行去。不觉仍过苏堤，忽见平湖阁在前不远，乃哑然笑曰：“误矣。”方欲转去，忽又想昨宵之事，明明遇合在此，且至阁下少坐，思一良夕佳会何如？甫过堤畔，经阁道，只见西廊墨沈淋漓，字迹遍满壁上。文通逐一览之。则壁上共成七言律集句十首，七言绝集句十二首，乃仙灵之贻芳，不朽于世也。七盲律云：

家住钱塘东复东，偶来江外寄行踪。
三湘愁鬓逢秋色，半壁残灯照病容。
艳骨已成兰麝土，露华遍湿蕊珠宫。
分明记得还家梦，一路寒山万木中。

妾本钱塘江上住，双垂别泪越江边。
鹤归华表惨新家，燕蹴飞花落舞筵。
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
人间俯仰成今古，只是当时已惘然。

三生石上旧精魂，化作阳台一段云。
词客有灵应识我，碧山如画又逢君。
花边古寺翔金雀，竹里春愁冷翠裙。
莫向西河歌此曲，清明时节雨纷纷。

东望望春春可怜，江篱漠漠苳田田。
绕篱野菜飞黄蝶，糝径杨花铺白毡。
云近蓬莱长五色，鹤归华表已多年。
梦回明月生南浦，泪血染成红杜鹃！

浮云漠漠草离离，泪湿春衫鬓脚垂。
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钟随野艇频孤棹，蝉曳残声过别枝。
青冢路遥南雁尽，问君何事到天涯？

身前身后事茫茫，恼断苏州刺史肠。
依带玉环归洞后，君骑白马傍垂杨。
鹤群长绕三株树，花气浑如百合香。
惭愧情人远相访，为郎憔悴却羞郎。

孤月无情挂翠峦，金炉香烬漏声残。
云收雨散知何处，鬓乱钗横特地寒。

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
明朝有约谁先到，青鸟殷勤为探看。

杏花疏雨立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
短鬓欲星愁有效，此身虽异性常存。
关门不锁寒溪水，环珮空归月夜魂。
倚柱寻思增惆怅，夜寒雏玉倩谁温。

万紫千红总是春，登临一度渴思君。
舞低杨柳楼心月，香惹梨花梦里云。
风景苍苍多少恨，阴虫切切不堪闻。
思君今夜肠应断，书破羊欣白练裙。

零落残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
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鹃。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此声肠断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

七言绝云：

舞衫歌扇旧因缘，万事伤心在目前。
云物不殊乡国异，夭桃窗下对花眠。

烟笼寒水月笼沙，谁信流年鬓有华。
燕子衔将春色去，梦中犹记咏梅花。

青山隐隐水迢迢，客路都随岁月消。

惟有别时今不舍，水边杨柳赤阑桥。

杜陵寒食草青青，长诵金刚般若经。
雨冷香魂吊书客，梦魂同蹑凤凰翎。

远上寒山石径斜，宫前杨柳寺前花。
红颜未老恩先断，莫怨东风常自嗟。

与君约略说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
屈指别来经几载，愁心一倍长离忧。

旅馆寒灯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枚莲。
何时最是思君处，日落乌啼霜满天。

欲写愁肠愧不才，依稀犹记妙高台。
问予别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来。

紫烟衣长绣春云，一树繁花对古坟。
辛苦无欢容不异，半缘修道半缘君。

春愁冉冉带余醒，珍簟银床梦不成。
知子远来深有意，酷怜风月为多情。

光阴卒卒一飞梭，怨入东风芳草多。
旧枕未容春梦断，秦云楚岫暗相和。

身前身后事茫茫，秋菊春兰各吐芳。

惭愧情人远相访，为郎憔悴却羞郎。

文通一一读罢。始而惊；继而美；终而浩叹者三。急取笔墨，叠稿抄去。回衙不敢隐瞒，禀之韩昌。兼以诗呈上，韩昌亦惊讶不已。乃曰：“有才如此，我见犹怜，无惑乎苏老当年依依不舍也。”即下令将苏堤墨迹封好，差人守护，不许污损；一面邀集同城僚友，备少牢一具，齐至六如亭前奠之。奠毕，即就亭前大宴，令将此诗，刻石亭左。韩昌亲为作记，以志其事。

第六十四回 七星岩焦芳殉节

长沙节度使寇复雷，一日闻元主诏广右进兵，将欲伐宋。暗思不如先发制人，即调集所属将士，若廖云、王彦、傅突、吴广、屈突申、洪时锦、焦芳、斛律亢宗等八将，共征兵二万有余。寇节度即拜斛律亢宗为都押牙统制，总摄军事。焦芳为前部；吴广、王彦为后应。

次日起程，有前队焦芳领兵三千，由营阳江华县，直过临贺岭，一股锐气，横冲直捣，攻破富川县，遂抵平乐。平乐府守将王良棟，与焦芳大战于凤凰山。宋师久练，所向无敌。王良棟竟为焦芳所杀，元兵大败。宋师遂拔平乐。斛律亢宗大军始到，所属州县，传檄而定，随告捷于长沙。寇节度甚喜。即命骁将曲逊，运粮直赴平乐，斛律统制遂进兵苍梧。宋师约束严明，军民无犯，经行处，百姓欢呼于道，馈饷络绎不绝。前队焦芳兵至苍梧县，隔江下寨，是夜忽见前山，火光烛天而起。焦芳着惊，下令军士，勿得妄动。叠次见火，直至天晓，并无兵至。

次日访之，始知此间有一山，名冲霄山，每三五夜，辄见火光。相传以为南越王赵佗，藏宝剑于山阿，故夜深腾光也。焦芳喜曰：“剑气冲霄，我兵之兆也！必下苍梧矣。”苍梧太守管城璧，有文武材，兵屯城外，阻住宋师。焦芳候大军一到，遂渡南江，与元兵决战。管太守望见宋师，严阵以待，焦芳更

不打话，挺枪跃马，身先士卒，管太守挥刀迎敌。不一合，元军两翼伏兵，从左右杀出，焦芳全队，被围垓心，斛律统制已到，即命屈突申、洪时锦二将，引兵杀入接应。焦芳奋勇杀出，元兵遂溃。管连城约住后军，徐徐而退。两军略有损伤，管连城见宋师严整、且众，自知不敌，入城坚闭固守。暗令一军，截断宋师粮道，俟粮尽从后击之。斛律统制见深入重地，亦虑及此，令后队吴广、王彦一军，紧屯隘口，不时巡哨打探。一日元兵被二将杀败遁去。斛律统制遂督将士，围定苍梧，一时军中造起辘轳车、飞云梯、炮车、撞竿等项。管太守随方御敌，城不能下。焦芳偶然触动火光烛天之兆，见城上所设木幔楼槽，高与云齐，遂用火箭，以小瓢盛油，灌石端，射城楼槽板上，瓢败油散。因以箭簇内竿中，射油散处，其火立燃。复以油瓢续之，楼槽尽焚。又闻城中囤积甚多，先用雀杏子，中空，以艾实之，系雀足上。加火，于薄暮群飞入城，向囤积庐舍栖宿。一时火发，管太守救应不及，军心遂乱。斛律统制即驾四轮车，立桔槔于上，令趋卒蚁附而登，焦芳刺翻数人，奋勇上城，军士继之。管太守知事不济，自刎而死。元兵死者无算，余皆降之。斛律亢宗入城安民毕，令将管连城葬之，即遣洪时锦、廖云诸将，徇岭溪藤容等县，不日皆下。养兵数日，命健将守定。

前队焦芳又引兵直过浔州，此时桂林府行省参政蒯毅夫已得元主之诏，兴师伐宋。忽闻宋师入境，攻陷平乐、苍梧二郡，大惊。急料兵于榕树门下，令将士选大将一人，须智、信义、勇贤、明者，主之。副将二人：一主军粮；一主马粮。智、信、仁、勇、忠义、平直者，主之。总管四人：二主虞侯；二主押衙。严勇谙识军容者，主之。子将八人。明行阵金鼓，晓部置者，主之。大将别凑八人，兼十六人。副大将总管，别凑并同。此外用判官二人，以沉毅深密者任。至偏将军一人，以勇猛果

敢，力敌万夫者，主之。副偏将二人，子将四人，以明旌旗金鼓节令者，主之。城房二人，判官一人，虞侯押官各二人，诸将领俱已充备。而惟大将无人，蒯参政遂自主之。始简阅行伍各队士卒，每五十为一队，各依队次，解幡立队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处，去前队二十步，列布讫，诸营士卒，俱令向大将麾下听调度。每隔一队，定战队，即出向前，各进五十步。听角声，第一声绝，诸队师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拿枪张弓，卷幡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时跪膝笼枪。坐看大将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声动，齐向前到中间，一齐喝杀，齐入，败退，败讫，可趁行三十步，审知贼徒丧败。马军从背逐北，闻金钲动，即须听去，行膊上架枪侧身回身，本处散立。第一声绝，一时拿枪，便解幡旗；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时旗队，一看大将处两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便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解幡举枪旗队斗战法，并依前；一看大将处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便是五百人合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旗队斗战法，并如前。听第一声角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如此三度，散毕，士卒俱听大将赏罚进退。第三声角绝，始令从头引队伍还军。蒯参政见坐作进退，指挥无不如意，伍长什长。督兵俱各遵令。连日又将步战船战法，逐一教演，见可以战。

蒯参政遂自掌中军旗鼓，令偏将军樊飞豹作先锋，充头队。又令副将羊雷、朱光斗领兵押后。自统四总管。曹豹、王淮、周虓、范琼，领大军三万。犹未起行，探马又报得浚州已失。守将府尹，俱已尽节。宋师目下，攻打横州甚急。蒯参政顿足曰：“敌兵神速至此，急引军直抵南宁驻定；立檄前队樊飞豹，速救横州。”时宋将焦芳，引军围困横州，城垂破矣。忽樊飞

豹一军救至，横州之围遂解，而横州守将樊飞彪，乃飞豹之弟，手足赴援，相见甚喜。飞豹曰：“参政大军，现屯南宁，宋师不足虑也。”弟兄计划已定，次日引兵搦战。

宋师大至，飞豹、飞彪，弃城而走，兵败宝华山。飞豹、飞彪既离横州，斛律统制乘势遂取横州。飞豹、飞彪，忿来争城。廖云、傅突，双马出战，不三合，樊飞豹大喝一声，傅突措手不及，被飞豹斩于马下。廖云大惊，虚掩一枪，方欲败走。樊飞彪随手一枪，已中廖云左腿，负伤而逃。斛律亢宗怒发如雷，横槊而出。焦芳忿焰中烧，一槊一枪，战退二将。飞豹、飞彪引军败走。斛律统制催动后军，极力追袭。焦芳一马当先，恨不飞擒二将。迤迤直追数十里，转过一山，忽报元将转抄在后面，阻定统制大军。焦芳猛省。即令人打探，则前面已入山峪，俱天生石壁，无路可进。焦芳着急，遂令众军攀萝附葛，沿壁而上，且逾此险，更作理会。谁知峪中，周围相连七山，袤延十余里，皆危崖孤悬，峭壁如削，石洞玲珑，惟谷口犹可攀援，余皆猿鸟不下。而峪口经行处，已为元兵用巨石阻塞，并无出路。焦芳又命众军，往岩后寻路，则背枕槎江水，汹汹涌涌，奔腾有千里之势。焦芳一军在山头，左旋右转，如蚁行磨上，寻思无计，满望斛律统制兵入援，一连十余日，军士死者过半，余多病不能起，焦芳肉颤心惊，偶至岩前，见立一石碣，上书曰：

上为七星岩，下有槎江水。
伏兵犯太阴，宋将至此死。

焦芳看毕叹曰：“吾一时轻进，为敌所算，其死宜矣！惜吾不能扫平广右，与宋主成大业耳。”遥望武都再拜，自刎而

死。

第六十五回 云贞女万里传书

韩生文锦，字秋塘，泗州天长人。肮脏不羁，落拓有大志。仕元许州州判，在任以倔强，累与州牧有隙。

州牧衔之，而州牧后以赃败，韩州判亦被议遣戍缅甸，万里投荒，家口未归。生母尚殡任所；嫡母杨氏在家，偏爱诸兄弟，膏腴沃壤皆不及秋塘。诸弟傲狠在家，屡生枝节，欲以陷兄任所。秋塘不以为意。殊祸生不测，妻妾子女相向而泣。秋塘曰：“我身生还无望，母老子幼，汝等能代余侍奉甘旨，教育儿女，秋塘虽在烟荒，死亦瞑目。”时秋塘一妻马氏，二妾刘氏、吴氏，无不毅然应允，誓无二心。秋塘喜曰：“如此吾复可忧，万里之行，其甘如飴。”惟侧室陈氏，默然不语。秋塘问之曰：“云贞何独不语，宁以吾势败，将欲改适耶？”云贞陈氏敛容答曰：“韩氏祖宗不各修德几许，今一旦乃建无数贞节坊矣，自古迄今，间有改醮之命妇，宁有守贞之侧室耶！”秋塘闻言，色惨神沮。云贞亦向隅而泣。秋塘暗思，他日首先改醮者，必云贞也。遂勉强安慰一会，其妻马氏诸事均肩其任，嘱以勿虑。秋塘叹曰：“家政纲纪，仍不离结发人也。”当夜置酒，与秋塘饯别。次日，姬妾俱送至汜水，惟云贞依依不舍，直送至襄城枫亭，掩泣而别。秋塘犹以欲他适，故作此态也者，怏怏惜别。秋塘既登长途，不胜凄楚。

云贞自回许州，偕正室马氏等收拾细软，招集仆从，启殡，

望泗州进发。不日遂抵天长，至家。将生母安葬，诸事停妥。初时亦相安无事；久之，而五弟文秀，谓秋塘万里远戍，妻妾在家，坐耗廩粮，令各自为计。马氏大怒，与文秀互相诟詈。杨夫人左袒文秀，反杖马氏。马氏且号且泣，恚怒欲死，云贞劝止之。六弟文钊，乃与秋塘一母所出。继而三弟文绵、四弟文华，皆欲驱逐云贞，诬以不孝，构母讼之。云贞遂陷囹圄。久之，县令以无所验白，得释。家中遂如水如火，全不相人矣。有中表王生者，美少年也。偶至家，而秋塘妾吴氏与之接谈。被文华所窥，大怒。俟王生去后，立逼吴氏改醮。吴氏披发号泣，指天誓曰。杨夫人亦丑诋备至，王生知之，以一书怒绝文华，其事遂寢。自此秋塘长兄文凤亦事事侦察，窥隙觅衅。仆役使女多用买嘱，而屋宇田产，文秀渐次吞并。又累构与邻人争讼，以倾陷之。媒孽事端，已非一次。马氏、刘氏、吴氏皆不胜忿怒，惟云贞不以为然。婉劝之曰：“石卵之不敌明矣，且姑待之。”杨夫人又责：“以每岁甘旨，非数百金不可。”云贞皆委曲从之。秋塘在缅甸，叠有家书，俱为云贞所得。云贞意中早有把握。

至元间，江淮大饥，人不自保。寿阳贼又不时扰乱泗州，徭役频兴，马氏等渐次力不能支，又讹传秋塘已在缅甸身故，于是妻妾数人自相鱼肉矣。马氏每责刘氏，日日诟让，鞭答随及。刘氏久不能堪，亦恚曰：“夫人不过欲独建贞坊，逼刘氏作再醮之妇而已。”马氏立命寻媒。不数日，即将刘氏嫁于淮西，杨夫人及诸弟文秀等无不暗喜。惟云贞一女，名琼儿，杨夫人钟爱之，年虽冲幼，性最颖异，上及祖母诸叔，下及嫡母马氏，往来调停，颇得其力。马氏欲加凌厉，无隙可寻。乃暗减刻其衣服饮食。久而又与云贞为难，而云贞每俯首低眉，不稍露一辞色。马氏有子名丁郎，亦甚聪明。至是马氏生心，并

其子亦苛遇之。每不与食，而云贞暗相保护。丁郎反依恋云贞若生母然。马氏益加愤懣，愈生风波。不拘云贞、吴氏、琼儿、丁郎等，一骂便是四夜三朝，一打便是千红万紫。文秀见此光景，正中其怀，又党于马氏，益加唆使，暗相谋陷。吴氏、丁郎等度日如年，未及半年，吴氏不堪其苦，又被马氏嫁去。马氏至此，专意云贞，窘辱备至，俱难撼之，无可发泄，日日打鸡骂犬，云贞已窥其意，以言挑之，曰：“夫人经理家政，十分劳苦。”马氏怒曰：“若非贱婢等累我，此家业已交卸于丁郎矣！”云贞又曰：“闻缅甸物故之信，乃系讹传，夫人何言及此？”马氏亦怒曰：“如此景况，漫道讹传，即使秋塘尚在，余已久不能堪，欲脱离此苦海矣。但无人瓜代耳。”云贞曰：“夫人戏言耳！若果有此意，妾愿抚孤成立，为秋塘立后。”马氏遂回嗔作喜曰：“恐汝亦戏言耳！”云贞曰：“妾何敢与夫人作戏？”马氏一时不觉五体投地，再拜而起曰：“云贞妹子，乃马氏再造之人也。自今以往，马氏不复作韩家妇矣。”也不禀告杨夫人，竟自央媒，嫁与徐州邳县赵进士为妾。杨夫人见此光景，未免快悒，从前念头亦渐改三分之一。而秋塘田园，被文秀侵夺去者，存亦无几。加以岁益荒旱，文绵、文华皆相继而卒，而惟文秀摇唇鼓舌，后衅生祸者，犹安然无恙。文秀至此，犹时时谋陷云贞，谗毁多端。云贞艰苦万状，百折不回。上以承母夫人之欢心，下以供儿女子之朝夕。早晚尚得琼儿，稍一写心，无何而琼儿病故。云贞恸哭不已，目几失明。从此惟一子丁郎，一女瓊儿，作伴过日。又一小鬟莲姐，年幼而颇有血性。文秀久思染指。一日因莲姐往花园摘花，几为文秀所逼。云贞敢怒而不敢言，惟命出入时加防闲。

一日，六弟文钊自盱眙归来。言二兄秋塘未抵缅甸，在蒙化军某处。因有公干，尚在盱眙。云贞连夜修书一封，附诗六

首，托文钊立时寄去。

且说秋塘自离许州，迤迤直达滇南，幸有滁州全椒县陈青者，为蒙化厅司李。陈青乃云贞之从四兄也。遂馆秋塘，时去时来，荏苒光阴，多在蒙化。一日蒙化厅得缅甸公干人送书至，陈青交与秋塘，秋塘持归寓所，急拆观之，书曰：

妾云贞，端肃敛衽再拜，致候秋塘大人安履。忆自枫亭分手，弹指十年。万里羁愁，空怀岁月，长门幽恨。莫诉晨昏。然母亲膝前，儿女团圆，尚可安慰。君只身孤戍，依人作计，谁与为欢？问暖嘘寒，窥饥探渴，凉凉踽踽，未知消受几许凄其！贞虽不能纵万里之身，续一夕之好，而离魂断梦常绕左右矣！思君十二，肠回九折，岂虚语哉？别来七奉手札，未复一函，使固难逢，笔亦莫罄，单词片语，未足慰双撑盼睫也。客岁五月初六日，得一密信。来人送书之日，适贞卧病之时，投递参差，岁成不测，幸琼儿解人觐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纷。不觉冷汗涔涔。二竖顿然告退，伏枕细读，悲喜交集。

少顷，母亲拆书榻畔，笑语贞云：“锦儿带罪边卫，归期可望，来稟颇自愧悔。想已磨折俊改，我今亦怜之矣！”是皆君孝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别后情景，概未寄知，生母新阡，树木成林，围墙完固，岁时伏腊，瞻拜如常，江水平漕，不相侵害，可以放怀。嫡母极履优游，饮食犹昔，惟痰症时作，精神稍衰耳。亲族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虽不甚冷落，亦无大照料。二姊夫已故，二姊姊尚留都下。七妹远在楚省，音问久疏。翼廷大兄人虽刻薄，但为母亲所依赖，嗣有书来，总以一味感叹，不失欢心。三弟四弟，业已物故。至负义人五弟，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萋斐之言，暧昧之事，

难免耸惑于高堂。贞惟忍性坚心，立定脚跟，期尽吾之所当尽而已。至于青蝇墙茨之譖，信与不信，又何敢必？总之，琼女而在，尚可为解。不幸又于去年八月，出疹冒风以死。十五年伣离辛苦，尽付东流。草草治棺，瘞于茆侧。犹记没之前夕捧贞颊而啼曰：“爹爹离家已久，儿没后万不可一语及之。”今忆此言，不禁泪如泉涌，何止残稿遗书，惊心玉碎，零脂剩粉，触目兰摧耶！丁郎读书，颇有父风。然恃聪明，而少沉潜，务高远，而不咀嚼。诗词有新颖之句，文艺则驳杂不纯，青青子衿，初非金马玉堂中人也。来书询其所师，舞勺以前，皆贞口授，经史诗词，略知大义。庚戌仲夏，始就杨先生授业讲解，嗣后杨先生选任辞去。至今皆卜权斋训迪，教法颇严，贞亦不敢稍假辞色。课文之暇，仍以诗词试之，不留余力，惟母亲姑息太甚，奈何奈何！

所可恨者，君元室马氏，侍妾刘氏、吴氏皆言力能守贞，不及数载，顿食前言。良人犹在，改醮他适，抛弃儿女，苟图富贵，惟此殊增人怛悼耳。丁郎虽出马氏，犹贞所生。此君一块骨血，而贞之所莫敢遑息者也。贞母于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奄然长逝。两老人一生血脉，惟贞一线之存。不料六十年镜花水月，情深半予，能不酸楚耶？

庸弟原非己出，漠不相关，只知搜索家资，良可痛恨。贞自遭此变，愈觉难堪，颗粒纓丝，一无所出。家计岁入不敷，贞屡求典售，而又不忍轻去，徒令侵吞剥削，多致荒废。房产歛倾过半，复被负义人据为已有，拆变一空，仅留败屋数椽，聊蔽风雨。大非昔时光景！从前缓急可商之处，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贞亦不轻启齿，正恐不惟无济，反惹非笑。君友冯郭西，绝迹多年。近来询问消息，情意颇真，些小通融，尚可资助。第恐日久渐疏，难保终始如一耳。而其朏朏怀念之忱，

则未可负之。节次囑带瓶口、扇套、鞋袜、笔、茶诸物，尽为负义人赚去，言之恨恨。

贞还来两餐之外，不能稍自舒展。嫁筭奁具，陆续尽归质库。频年己身之补缀，莲姐之盘缠，丁郎之膏火束情，瓊女之钗钏、鞋脚，在在皆挖肉补疮所办也。况问安侍寝，未敢偶离。怡色柔声，犹虞获咎，即饮食衣服，俭则负啬吝之嫌，费又受奢侈之责；素则云朴陋无色，艳则云冶容诲淫。非诟谯迭加，即夏楚从事，求有一日之完肤，而不可得。贞年逾三十，非复少时儿女，家人见之，有何面目，结缡之始，笔墨为命，拈毫横笛，倡随几及十年，一旦梗断蓬飘，往事不堪回首！箫声研迹，久已荒疏。纵有属和之章，不过勉强承命，吟风弄月之句，断不敢形于毫端。顾影自怜，可胜悲咽。莲姐自壬夏摘花受逼之后，其志益坚。雨榻风棂寒更暑夜，甘苦与共，形影相随，此贞今世之赘瘤，而君他年之桃叶也。高魁、颜忠、贺花儿等，只知迎合上意，计饱私囊。素芝碧桃辈，钩深索隐，播弄如簧，尤为腹心之患。此狂奴故态，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将就，話以甘言，博一时清静而已。

负义人屡言在缅甸馆谷丰隆，一年之中，若肯节省，尚可余三四百金，而贞初不信也。伏思君以疏狂之性，未展才华，顿遭大难。一朝失足，万念俱灰。又有何心矜持名节？且栖身异域，举目谁亲？月夕花晨，酒阑灯炮，呼庐排闷，拥妓消愁，亦旅人常事。或值多情倩女，知音嫠妇，彼美怜才，书生结习，未能免俗，聊复尔尔。贞方痛悯不暇，宁效彼妒妇口吻，涉笔规讽耶。惟念君身已非强健，情复憨痴。彼若果以心倾，何妨竟为情死？特恐口饴齿蜜，腹剑肠冰，徒耗有用之精神；反受无穷之魔障。私心自揣，殊为君忧，况曲蘖迷心，兼能痛腹，樽蒲游戏，更丧文名，些小偿来之财，何足为计。所虑君以千

金之体，甘自颓唐，反不若贞之釜蚁余生，尚知自爱者何哉？

来书三月适馆四兄春斋，六月仍回故地，此中原委，未得其详。君既与四兄为骨肉之交，相依邸舍，便可为家，何必舍此他图？别生枝节。况去之未久，旋复归来，则贞所不能解者。大丈夫处世，怨固不可深结，恩亦不宜过求。未曾拜德之前，先思图报之地。四兄豪侠，人所共称。窥其心迹，量可超拔君于苦海中，而嘘拂之，酬报之机，贞心早为区画矣。相隔万里余，忽东忽西，萍迹靡定，未覩雁足，空致鱼书，即有薄裹冰资，亦不敢径行远寄，恐蹈故辙，转使空函莫达也。

去春有徐州俞令回籍恩旨，惜未波及，然此后机缘，大有可望。十年期满，定遇赦归，诸凡惟随遇而安，耐心以守，鸾台珠浦，我两人宁终无团圆时耶！每念弱草微尘，百年一瞬，梦幻泡影，岂能久留？生死两途，思之已审。别后况味，不减夜台，现在光阴，几同罗刹，何难一挥慧剑，超入清凉，奈缘孽如丝，牢牢缚定，不得不留此躯壳，鬼诨排场，冀了一面之缘，不负数年之苦。他年白头无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双手交卸，贞心不大快哉？故今者，君一日未回，此担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盱眙来，闻有缅甸公干。故掩户挑灯，略书悃忱，泪痕满纸，神魂遑飞。计书到日，开缄当在黄梅，想君阅之，亦心与俱酸也。附诗六首，聊以言志，信手拈来，亦是一幅血泪耳！诗曰：

搔首云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
可怜远戍频年梦，几断深闺九曲肠。
井臼敢云亏妇道，荻丸聊以继书香。
孝慈两字今无负，即此犹堪报数行。

莺花零落懒拈帏，怕看帘前燕子飞。
镜里渐斑新鬓角，客中应减旧腰围。
百年幻影身如寄，一线余生命亦微。
强笑恐违慈母意，药囊偷典嫁时衣。

十五娇儿付水流，绿窗不复唤梳头。
残脂胜粉擎丝阁，碎墨零香问字楼。
千种凄凉千种恨，一分憔悴一分愁。
依亲亦未终依养，似此空花合共休。

当时梦里唤真真，此际迢迢若比邻。
爱写团圞邀字讖，偷占荣落祝花神。
哪堪失意飘零日，翻作关心属望人。
别有怜才惟一语，年来消瘦恐伤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劳任怨敢欷歔。
迷离摸索随君梦，颠倒寻求寄妾书。
妆阁早经疏笔墨，箫声久已谢庭除。
谗言休撼离人耳，犹是坚贞待字初。

未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刚成血几丝。
泪纵能干终有迹，语多难寄反无词。
十年别绪春蚕老，万里羁愁塞雁迟。
封罢小窗人静悄，断烟冷露阿谁知。
甲午嘉平朔夕，云贞载拜上。

秋塘观毕，声泪俱下。释书长叹曰：“马氏自言养亲教子，

力肩重任，乃一旦改事他人，结发情安在耶！刘氏、吴氏固不足言。孰知韩文锦恩人，乃陈云贞也。”即向书长揖曰：“劳卿代余养亲教子，肩劳任怨，辛苦惟汝当之。文锦当年目不识卿，真负心人也！从此以往，文锦知罪矣。”手捧其书，呜呜而泣。

直至元贞二年丙申，遇赦回籍。则五弟文秀亦卒。秋塘一入家中，见丁郎瓚儿两两出迎，一男一女，业已成立。但物是人非，举目怆侧，老母苍然，尚犹矍铄。拜见定省毕，回至私室，一见云贞，也不暇详问便扑簌簌泪下。将一男一女，并云贞三人，一束抱住。瞠目而泣呜咽不能成声。云贞此时，始任情一哭，泪如涌泉。秋塘观之，更抚膺欲绝，自言：“吾过矣！吾过矣！彼妇之口，自言能守，今安在耶？”丁郎、瓚儿亦悲悼不能仰视，转是莲姐在旁，再三婉劝，以为骨肉团圆，一天之喜，若更悲楚，恐痛伤陈夫人矣。秋塘方释手，收泪谢曰：“云贞乃秋塘恩人，应宜拜谢。”言未已，即伏在地下，云贞亦拜，拜毕，丁郎、瓚儿置酒，为父上寿。六弟文钊闻兄万里归来，亦携酒肴，为之洗尘。长兄文凤亦扶掖杨夫人至。一家聚会，酌酒称庆，秋塘见丁郎学已有成，叹曰：“此汝母之力，乃父不与知也。”秋塘自此待云贞至老不衰。后果纳莲姐为小妾，不忍拂云贞之意。琐女字本邑边太守之子，丁郎后出仕于宋，至资治少尹。夫妇寿皆耄期，得与诰命焉。

第六十六回 钟情人一心合墓

刘翠翠，寿阳民家女也，生而颖悟，能通书史，父母令就学。同学有金生名镛者，与同庚，亦聪明俊雅。诸生戏之曰：“同岁者当为夫妇！”二人亦私相许诺。金生赠翠翠诗曰：

十二阑干七宝台，春风随处艳阳开。
东园桃李西园柳，何不移来一处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台，怀抱何为不早开？
我愿东君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

既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父母为之择配，辄悲泣不食。问之，初不肯言，久之乃曰：“西家金郎，妾已许之，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以金生家贫，欲占凤富室，则翠翠抵死不从，然以金生少年俊秀，且勤学，遂许可焉。卜日合卺，凡币帛之类，羔雁之属，皆女家自备。迎婚入门，夫妇相得之乐。虽翡翠之戏兰苔，鸳鸯之游绿水，未足方喻。

时寿阳为贼陷没，贾智深篡位称尊，用莫绶猷为右相。一日，莫绶猷出郊，偶见夫妇二人踏青，姿容绝世。问之，即翠

翠夫妇也。莫绶猷未免垂涎，将纳为婢。翠翠夫妇闻风而逃，将窜至建平县母姨蔡氏家少避，谁知中途正遇元兵来剿寿阳，夫妇失散。翠翠为元将吴兴李都监所获，纳为侧室。寿阳既平，道路始通，行李无滞。

金生打听翠翠下落，遂辞别内外父母，物色其妻。中途囊橐尽竭，此心终不少懈，草行露宿，乞丐于人。不日始达湖州。则李都监以平寿阳有功，升团练正使，安抚重之，威焰隆赫。金生伫立辕门，欲进不能，欲言不敢。阍者怪而问之，金生答曰：“仆寿州人也。丧乱以来，闻有一妹在于贵署，今不远千里至此，欲求一见，非有他也。”阍者叩其姓名，并其妹年貌何似。生曰：“仆姓刘，名金镛，妹名翠翠，识字能文，当离散时年仅十七，以岁月计之，今二十有四矣。”阍者曰：“是矣！府中果有刘氏者，寿州人也，年二十余，识字，善吟诗，性巧慧，本使宠之专房。汝言信不诬，吾代汝禀知。”遂奔走入告。

少顷，令生入见。李团练坐于厅上。生见毕，具述其由。李团练，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小鬟告于翠翠曰：“汝兄自寿州来此，当出见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室。两情默喻，四目凝视，竟不能措一词，惟吞声悲咽而已。李团练曰：“汝千里远来，即在吾署中栖止。吾当徐为之所。”生遂馆焉。翌日谓生曰：“汝妹既识字，汝亦通笔墨否？”生告以业儒。李团练大喜，委以记室。生性既和平，益自检束，应上接下，咸得其欢，代书回柬，曲尽其意。李团练以为得人，丰其廪给，托以腹心，待之甚厚，府中内外人等无不敬礼之。

然生之来此实为访妻，自厅前一觐面后，侯门似海，欲达一意，终无间可乘。荏苒数月，时及授衣，西风大起，白露为霜，独坐空斋，抑郁无聊，乃成一诗曰：

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
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
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
雾阁云烟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圞。

诗成题于片纸，即拆衣领而缝之。时有小鬟，常相出入，生饵以百钱，曰：“以衣付吾妹，令其缝纫，将以御寒。”小鬟持入，交与翠翠。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诗现，大恸无声。别为一诗，亦缝于衣领内，付出还生，诗曰：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
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
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
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依。

生得诗，涕泣不已。知其以死许之，无复可望，愈加伤感，遂成痼疾。翠翠闻之，请于李团练，始得一至榻前问候。而生病已剧，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叹一声，奄然死于其手。李团练怜之，葬于城南道场山麓。翠翠送殓而归。是夜得疾，不复饮药，展转床席，奄及一月。一日告团练曰：“妾弃家相从，已逾八载，流离外郡，举目无亲。止有一兄，今日已死，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侧，庶泉壤之下，有所依托，不致作他乡孤鬼也。”言讫而卒。团练痛惜不已。不违其意，竟附葬于生圻之左，东西二邱，宛若同穴焉。葬后有五彩异鸟，翔于墓前树上，比翼哀鸣，数日而去。李团练犹以为兄妹魂栖异域，精灵所感，十分伤悼，始终不喻其意。吁，

此李团练之所以为李团练，可叹亦可恨也。

第六十七回 宋主重立元祐碑

宋重康四年，帝命集贤直学士吕希贤、右补阙张纯粹、给事中杨怀清、富珩等，提学各郡；命崇文馆大学士李仁恭，权知贡举，得士百余人，擢用为州县长吏。所在有循声，时称得人，帝甚喜，考官重有赏赉。一日帝微行，至广祐庙，见一碑，字已湮灭，不可识，末题元祐五年立，碑上有人题诗云：

微躯飘泊岂无家，只为蝇头一念差。
白发已添头上雪，黄金都尽眼前花。
梦魂自信归乡国，骸骨谁怜没草沙。
寄语妻孥休问卜，十年戎马陷中华。

帝读毕，即访其人，乃郝文庆，安西州敦煌人也。苍头白发，侨居庙中。自言幼业儒，其后贸易入闽，因元兵陷没不得归。帝怜而恤之，使归，因下诏各郡，所在有羁旅阻滞及孤苦、疾病者从优赈恤，务使得所。帝又见庙中碑上有元祐五年等字，因下诏求元祐党碑观之，欲尽得当时诸贤姓名。诏下旬余，有潭州守范时中，觅得此碑，献之帝，原碑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罚。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附丽者以闻，得三

百九人，皇帝书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召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光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

元祐奸党：

文臣曾任执政官二十七人：

司马光 文彦博 吕公著 吕大防
刘摯 范纯仁 韩忠彦 曾布
王岩叟 梁燾 苏辙 王存
郑雍 傅尧俞 赵瞻 韩维
孙固 范百禄 胡宗愈 安燾
李清臣 刘奉世 范纯礼 陆佃并元祐
黄履祥符 张商英 蒋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苏轼 刘安世 范祖禹 朱廷光
姚勔 赵君锡 孔文仲 孔武仲
吴安时 马默 钱勰 李之纯
鲜于侁 赵彦若 孙觉 赵高
王钦臣 孙升 李周 王份
韩川 顾临 贾易 吕希纯
曾肇 王觴 范純粹 吕陶
王古 丰稷 张舜民 张问
杨畏 陈次升 邹浩 谢文瓘并元祐
岑象求 周鼎 路昌衡 徐勣

董敦逸 上官均 郭知章 杨康国
叶涛 龚原 朱缓 叶祖洽
朱师服并元符

余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国 黄庭坚 晁补之 吴安诗
张耒 欧阳棐 刘唐老 王巩
吕希哲 杜纯 张保源 孙平仲
司马康 宋保国 汤或 黄隐
毕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郑侠 常立 程颐 唐义问
余卜 李格非 陈瓘 任伯雨
张庭坚 马涓 孙谔 陈郭
朱光裔 苏嘉 龚夫 王回
吕希续 吴俦 欧阳中律并元祐
尹才 叶仲 李茂直 吴处厚
商倚 李绩中 陈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仪 范正平
曹盖 杨琳 苏芮 葛茂宗
刘渭 柴袞 洪羽 李新 赵天佐 衡钧 袁公适 冯
伯乐
周谊 孙宗 范汇中 邓考甫
王察 赵岫 封觉民 胡端修
李杰 李贯 石芳 赵令畴
郭执中 金极 高公应 张集
安信之 黄策 吴安逊 周永徽
高渐 张夙 鲜于绰 吕谅卿

王贯 朱紘 吴明 梁安国
王古 苏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纡
高士育 邓忠臣 种师极 韩浩
郁祝 秦希甫 钱景祥 周綽
何大正 梁宽 吕彦祖 沈于
曹兴宗 罗鼎臣 刘勃 王极
黄安期 陈师锡 于肇 黄迂
黄侠正 许尧甫 杨拙 梅君俞
胡良 寇宗颜 张居 李修
逢纯熙 黄才 高道恪 曹與
侯顾道 周遵道 林肤 葛辉
宋寿岩 王公彦 王交 张溥
许安修 刘吉甫 胡潜 杨怀宝
董祥 倪直儒 蒋津 王守
刘元中 王阳 梁俊民 张裕
陆表民 时世英 诸潜 陈唐
刘经国 扈充 张恕 陈并
洪刍 周谔 萧剡
赵越 滕友 江询 方适
许端卿 李昭圻 向训 陈察察
钟正甫 高茂华 杨彦璋 彰醇
廖正一 李夷行 梁士能并元祐

武臣二十五人：

张巽 李称 王献可 胡田
马田 马稔 王履 赵希夷

郭子旂 任璿 钱盛 赵希德
王长民 李永 李愚 王庭臣
吉师雄 吴休复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权 李嘉亮 李玩 刘延肇
姚雄 李一基并元符

内臣二十九人：

岳全忠 陈恂 张士良 知新
李绰 谭辰 窦钺 赵约
黄卿从 冯说 鲁焘 苏舜民
杨称 梁弼 陈恂 张茂则
张琳 裴彦臣 李称 王缓
阎守勤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华 邓世昌 郑居简 张祐 王化臣并元祐

为臣不忠二人：

王跬元祐 章惇元符

右今准尚书兵部符儁降敕令旨挥立石监司厅崇宁四年二
月日

帝观毕，笑谓文武曰：“此碑自靖国五年毁碎，遂希传本。今获见之，犹获宝觚矣。元祐诸贤，除温潞两公，及范韩数十人外，设无此碑，焉能识其姓字？此碑在当时，独蔡京以为不可毁，传至今日，则天下后人皆不欲毁之矣。”命刻石，重立朝门。尚书李穆奏曰：“此碑当时立文德殿门者，乃徽宗亲书，州郡厅事，则蔡京笔也。后星变遂毁。当毁碑时，蔡京厉

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也。’京之意，欺当时并欺后世。夫忠奸自有公论。京之愚，可谓甚矣！”学士白映雪亦奏曰：“崇宁中此碑发至开封，推官命碑工安民刻石。安民辞曰：‘民愚不知碑中之意，如司马相公者，乃目为好人耶？’不受命，推官怒欲加罪。安民泣曰：‘民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免得罪后世。’又江州有碑工李仲宁，自颜其居曰琢玉，官召刻石。亦辞曰：‘小民因苏黄二学士词翰，以致温饱，忍目之为奸耶？’挥泪而逃，以免其役。当时士大夫洵碑工之不若矣。今陛下既重刻党碑，当镌二名于末曰不刻党碑石工某某，以昭后世。”帝笑而从之。

第六十八回 孝伯误陷金锁阵

元建宁路设总管府。世祖以武康侯赫连颙素有重望，镇建宁十年。一日翰林承旨留梦炎赍诏至，令举兵伐宋。赫连颙望阙拜受命讫，设宴款使。留梦炎就席前，叩以伐宋之策。赫连颙曰：“用兵之道，相机而行。故兵有五机。”留梦炎曰：“何谓五机？”赫连颙曰：“五机者：一地机，二事机，三势机，四利机，五神机是也。列营布阵，先据要害，敌取逆，我取顺，动息得势，是谓地机；审探敌事，因而为之，以中敌情，使敌不知，为我所觉，得以欺敌，是谓事机；鼓十人之气，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气，为千人之用，威名气焰，动如雷霆，所当者破，是谓势机；粮刍储积，士马娴习，是谓利机；敌人料我于前，失之于后，料我于远，失之于近，动静出入，敌不能察，是谓神机。用兵能以五机应敌，未有不坐操胜算者。”留梦炎深服其说，自言：“愿居麾下，得参帷幄自效。”赫连颙待以宾礼。赫连颙传檄各营将士，整伤戎行，赫连颙重加简阅。以福建指挥桑仲远为先锋，率兵三千即日起行，直抵建宁县下寨；副将蛮子呀班领兵三千为合后；自与留梦炎等统大队居中。

哨马报入杉关，韩太尉即升帅府，问：“众将谁往应敌？”有驃骑将军宇文广、杨孝伯皆言愿往。韩太尉甚喜。即以兵五千，付二将退敌。宇文广、杨孝伯引兵出关。议曰：“元兵之来，勿使入境。我师可兼程而进。一敌其前，一抄其后，元

兵可败也。败其前哨，则元人之锐气折。”二将急出界外五十里。元将桑指挥前队已至。宇文广列开旗门，出马问曰：“元人无礼，直犯我界。何故兴此无名之师？”桑仲远笑曰：“汝宋人侵夺我州郡，几半海内，何为无名？”宇文广曰：“汝主天下，从何得来？汝今临阵，敢与某决战否？”桑仲远怒曰：“不劳唇舌，吾誓必擒汝。”二将交马十余合，宋师便退，桑仲远以为力怯，督军冲杀，宇文广且战且走，约退数里，元兵后队忽乱。宇文广指挥将士，勒马杀回，横当其前；杨孝伯一军迅击其后，首尾夹攻。宋师锐不可当。元兵抛戈弃甲而走。桑仲远被围在垓心，死战得免，奔五十里，宋师始驻。赫连总管闻前哨败绩，速来赴援，则宋师已退。大怒桑指挥深入重地，致挫军威，黜退不用。桑仲远满面羞惭而去。赫连总管遂撤去前队，而添左右两翼，以总统葛颢为左哨防御使，以都监唐玲为右哨救应使，并与中军，一路并进。而宋将宇文广、杨孝伯二人合成一队当之。二将一应敌，一守寨，连战数日，互有胜败。

赫连颢暗惊宋将勇健善战，引军稍退。二将立逼其营讨战，赫连颢命左右两翼轮流交战，日日战，日日败，直退近浦城。赫连颢总管谓梦炎曰：“司马来日可预备酒宴，待吾破敌后贺功。”留梦炎问之，总管不语，当夜乃密唤葛颢、唐玲二将谓曰：“此去离浦城不远，有地名曰郎官原，四围空阔，前后山势俱有照应，可用诸葛武侯八卦图，以破宋师。八阵者：一方阵，二圆阵，三牡阵，四牝阵，五冲阵，六轮阵，七浮沮阵，八雁行阵。此阵名八卦，亦名八门金锁。其法共六十四阵，而总曰八阵也。盖六十四阵者，天衡十六阵，居两端；地轴十二阵，居中间；天前冲四阵，居右；后冲四阵，居左；地前冲六阵，居前；后冲六阵，居后；风八阵附天；云八阵附地；合为

八阵。天衡并前后冲二十四阵，合风八阵为三十二阳；地轴并前后冲二十四阵，合云八阵为三十二阴。游兵二十四阵，在六十四阵后，凡行军、结阵、合战、设疑、补缺，全在游兵。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兵家先阴，以右为前，又风从虎，虎与蛇皆阴类，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后冲为飞龙，云为鸟翔，兵家后阳，以左为后，又云从龙，龙与鸟皆阳类，同位东南也。四阳为正，四阴为奇。四阳者，天、地、风、云也；四阴者，龙、虎、鸟、蛇也。又天阵列西北，地阵列东南者，取天地之相对也。每以二阵相从，一阵之中，又有两阵，一战一守，中外有轻重之权；阴阳有刚柔之节；彼此有虚实之地；主客有先后之数。宋将若不谙方位，不明向背，必为吾所擒矣。”二将得令，自往郎官原，如法布置，而以游兵二十四阵，纯用弓矢，防宋将骁勇，卫冲突也。唐都监遂伏郎官原，葛总统引战。

且说宇文广、杨孝伯二将近元兵，直抵蒲城。是夜，孝伯伏枕后，梦祖父再兴，立于小商桥上，呼之甚急，醒来，深以为异。次日，宇文广忽欲停兵一日，孝伯问之，宇文广曰：“今日干支，乃十恶大败日，不宜出兵。”孝伯笑曰：“十恶大败者，我败敌兵也。汤武之乙卯甲子，其明征矣。大将出师，焉计此类？”宇文广遂从之。言未毕，又报元将葛颀搦战。杨孝伯大怒，率兵跃马出营，忽马失前蹄，将孝伯跌翻，军士慌来扶掖，孝伯一跃而起，换马挺枪，直取元将。葛颀随与交锋，不数合，葛颀力怯败走，杨孝伯纵马如飞，督兵追杀，将至郎官原，葛颀勒马复战，杨孝伯怒不可止，奋勇一枪，已将葛颀左肘连甲去了三分。葛颀几乎坠马，负痛落荒而走。孝伯正欲生擒葛颀，忽号炮震响，只见元将唐玲领八队精兵，一齐杀来，列成一阵，团团围住。孝伯已知遇伏，忙定睛看时，乃八门金锁阵也。暗笑曰：“此阵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

八门。或变六花，或变长蛇，只此而已。吾今且从生门开门击人，景门、休门杀出，其阵必乱。”遂约定军士，勿得妄动，急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方位已定，认着生门列在西北。正待挺枪跃马，冲突而入，忽有游兵突至，愈杀愈广。二十四队游兵一齐围定，乱箭齐发。杨孝伯身受重伤，弃枪于地，与战马共死于乱箭之下。

第六十九回 韩太尉骂死留梦炎

时宇文广自知孤军难敌，引军退建宁界口，扼险而守。令人星夜回杉关求援。报人，韩太尉立檄张昌、石雄、朱昶、王辽四将，引兵三千先行，自统大军五千随后。一日夜，即抵宇文广营中。文广迎入，极言赫连颙锋芒甚锐，日来讨战，未将拒险，以死守之。韩太尉曰：“我兵失利，且勿妄动。建宁路密迩武都，须大败之。小小进退，不足计也。”命营中将士权为杨孝伯招魂设奠。太尉率众将痛哭奠之，大小三军无不感动，遂下三大寨，以四将居左，宇文广居右，己居中，犄角相援，首尾互应，作常山蛇势。太尉按兵不动，日在营中，教士卒以步战法、船战法、林战法、谷战法，养精蓄锐，相持半月。

赫连颙总管不获一战，意以宋将持重，徒老我师，遂扬言抄出新城界口，径袭杉关。宋营将士皆言根本宜护，太尉不之理。诸将皆摩拳擦掌，欲请与战，太尉又不许。诸将莫解其故。赫连颙见宋师不动声色，知不可以虚喝。遂以行军司马留梦炎统属将士，权摄营中事宜，与宋将相持。自引一军，抄过建宁，渡绥江，赴新城，欲袭杉关。兵行数日，宋营始知之。韩太尉令人哨探，果然分兵而去，乃喜谓诸将曰：“此可以战矣！”即拨张昌、朱昶二将各领兵五百，抄出元军之后，近瓠城，分左右埋伏；宇文广引兵一千，亦抄出元军之后五十里外埋伏，截断归路；再调石雄引兵一千，伏于宋营之左；王辽引兵一千，

伏于宋营之右，自统健将数员，以一军应敌。分拨已定，随下战书，约次日决战。

元军中行军司马留梦炎得知，即请副将蛮子呀班、总统葛顗、都监唐玲等商议应敌。蛮子呀班曰：“水来土掩，兵来将当，宋师欲战，自有某等足以对敌。司马但督裨将等紧守大寨，以固根本。”留梦炎曰：“老夫当亲临行间，以励将士，方不负元主策遣之意。”葛总统曰：“兵凶战危，军司马何必亲冒矢石，以某等为不足破敌耶？”留梦炎曰：“不然。战争之事，老夫何敢越俎？但以老夫衰朽残年，且不畏锋镝，亲莅戎行，将士见之，恐夺其功，则士气百倍矣。”三将然之。翌日昧爽，唐都监紧守大寨，副将蛮子呀班、总统葛顗皆披执整齐，簇拥留梦炎而出。

宋营韩太尉有子，名飞琼，年方弱冠，骁勇善战，亦白袍银铠，持戟跃马，随于父后。

韩太尉一见元军门旗下，有庞眉皓首、须髯若雪，跨青骢马轩然而来者，乃即马上欠身问之。答曰：“老夫行军司马留梦炎也。”太尉猛省。急问曰：“老先生乃端拱间状元宰相之留梦炎乎？抑别为一人乎？”留梦炎正色曰：“梦炎即老夫一人，恶得有二？”太尉冷笑曰：“然则老先生乃故宋旧臣也，今宋元交兵，两军对垒，乃锋镝死亡所在，老先生身临不测之地，意欲何为？”留梦炎不觉面赤神沮，恼羞成怒，忿然曰：“宋室气数已尽。厓山一战，靡有子遗，汝等假托宋氏，妄言恢复，鼠窃狗盗，皆中山狂人之党，若稍知时务，趁此时面缚请降，或保首领。不然，则微躯三尺，将付于京观之颠矣。”韩靖夏听华。微微而笑，扬言曰：“宋、元两军将士，且肃听一言：‘留梦炎在故宋，以状元及第，身为宰相，奇荣殊遇，不可谓不至矣！谚云：烈女不事二夫。而女子稍有志节者，尚

能不惜一死，为天地留正气，为人伦扶纲常，乃堂堂天子门生，巍巍国家元老，而顾反颜事仇，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谓为跼犬吠尧，则跼之犬虽吠非其人，而尚能为主。留梦炎乃疾狗狂噬，反伤其豢养之人。尚于两军阵前，谓我等为假托赵宋，鼠窃狗盗乎？又其甚者留梦炎上欺幼主，则观望误国，下党奸相，则阿附取容，进不能背城借一，免君于怀愍之羞；退不能伏剑饮铎，尽节作祖宗之气。偷生以逃德祐，畏死而降蒙古。天地所不载，鬼神所不容，人类所不齿。便当囚首蛮部，餽彼余沥，何面目见我大宋龙兴之人物乎？皓首匹夫，卖国老贼，是皆大宋一十八主有灵，天夺之魄。故令汝今日自来送死。”遂厉声大呼曰：“众将速拿老贼，碎尸万段。”韩飞琼应声而出。留梦炎听毕，气填胸臆，一声长叹，两足直挺，眼昏头眩，翻身坠于马下，登时遂死。元军数员健将忙负入营去。蛮子呀班急拍马杀出，敌住飞琼。

韩太尉麾动大军，混战一会，飞琼拨马便走，宋师遂退。蛮子呀班、葛頔二将，初闻韩太尉骂留梦炎之言，亦气馁，无心交锋，细见宋师少退，急放人马，从后追杀。宋帅仓皇不敢入营，望寨后奔走。元兵抢入营中，忽号炮一声，左石雄，右王辽，两支伏兵杀出，韩飞琼亦引大军，翻身杀回。三路人马围定，元军大败；总统葛頔被韩飞琼一戟，刺于马下。副将蛮子呀班心胆俱裂，保护人马，夺路而走。宋师从后奋勇攻击。都监唐玲不敢停留，拔寨而走。宋师追至三十里，蛮子呀班曰：“任汝追袭，若至瓠城，有所恃而不恐矣。”元军前哨回报，已近瓠城。蛮子呀班心始放下。行不数里，忽见山颠高阜处，有宋字红旗招展；山下左侧，即有一声鼓响，张昌一军杀出。蛮子呀班忙纵马迎敌；山下右侧又一声鼓响，朱昶一军突至，唐玲即舞刀交还。宋师皆生力人马，以一击十，元兵困乏，焉

能抵敌？张昌、朱昶截杀一阵，夺得衣甲器械，骆驼马匹，糗粮等类无数。蛮子呀班、唐玲不敢恋战，杀开血路遂走，宋将亦不穷追。蛮子呀班败走即远，见宋师已退，乃安定魂魄，按辔徐行。谓众将士曰：“今脱离虎口矣！”约定人马，行进渔梁。为梅岭、凤岭两山相连，中通一径处。行近渔梁，忽鼓角齐鸣，旌旗续纷，一彪人马列开。当头一将，大呼曰：“宇文广在此，等候多时。”元军将士至此，面面相觑，都监唐玲忿然曰：“宋将宁有三头六臂耶？”挥刀而出，与宇文广交锋，不三合，宇文广大喝一声，将唐玲刺死马下。

宇文广弃了唐玲，直奔蛮子呀班。蛮子呀班舍命相敌，宇文广抖擞精神，力战数合，卖个破绽，将蛮子呀班生擒马上，拔剑在手，拟欲割头，蛮子呀班一时魂魄俱无，声声愿降。宇文广知是无用之物，遂掷之于地，厉声曰：“宇文将军饶汝一死，今后若更来侵犯，拿住时，身首异处。”蛮子呀班得命，即拜伏于地曰：“元主即将某凌迟处死，某亦不复来侵宋矣！”叩谢而起，带领残兵，抱头鼠窜而去。宇文广率兵始归。&

第七十回 关将军招降吕大成

建宁路总管武康侯赫连颢，奉旨伐宋。而宋将韩靖夏，一味持重，以老其师。赫连颢欲战不得，遂自引一军，从新城小径，竟袭杉关；一面令人由间道走报江右，令袭抚州、吉安等处。谁知建昌府节度使韩侯搏虎，乃韩太尉之侄。闻宋元交兵，不时哨探。又闻赫连颢引兵偷袭杉关，须出新城小径。韩节度急选精兵一千，埋伏揭阳道，自引一军，出飞岭邀之。赫连颢不意此间又遇宋师，知其谋已泄，健卒又飞报军司马留梦炎已死，元军败回建宁，仰天叹曰：“功不成矣！”率兵欲退。只见韩节度大军掩至，元军当者立毙。赫连颢怒曰：“宋人欺吾不能战也！”挥鞭跃马，直取韩搏虎。韩搏虎舞刀交还，二将棋逢敌手，大战三十余合，赫连颢精神倍增，毕竟宋师从上压下，元兵不敌，赫连颢抑止不住，大队遂溃。韩节度追至揭阳道口，一声呼哨，伏兵四起，元军大败。赫连颢毕竟能军，约束将士，虽败犹能成行，惟伤裨将十余员。赫连颢独当后殿，且战且走，保卫残兵，徐徐而退。韩节度亦鸣金收军，奏凯而归。赫连颢总管，回至建宁，查点士卒，损兵数千；死骁将十余员，裨将数十人；副将蛮子呀班，被擒复释；军司马留梦炎，被宋人辱骂而死。赫连颢总管上表白劾。元主优诏答之。赫连颢总管愤极，呕血数升，卧病月余而死。从此，建宁路将领无人，武备不复修矣。

韩太尉自此一战，大获全胜。又至郎官原，觅得杨孝伯尸首葬之。传集各路人马，唱凯而归。奏闻宋主，从此元军不敢南向牧马，杉关威名永著。一日诏下：韩太尉进爵为侯；宇文广升总领卫大将军；张昌、石雄、王辽、朱昶升骠骑将军；杨孝伯追封为侯，子孙荫袭本职。劳赏三军。建昌韩节度战败元军，赍诏褒美，将士俱赍赏有差。时江西平章，乃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一得赫连总管之报，即檄临江府；都指挥使吕大成，兵伐吉安。吕大成得令，引兵三千径过万安县，屯金船岭。韩节度闻之，檄南安守将、总领卫大将军拓跋琳，领本部人马抵敌。拓跋琳遂移师万安县驻扎。

时万安西村有阴生者，名子宸，家贫甚，刺馆谷以为生，岁暮无投聘者。除夕，妻孥相对，忽有剥啄声，启门视之，则两苍头，共一老仆。云是上高县巨室某延师，致金为聘。车马相迎，束脩二百两，阴生大喜过望，期以灯夕后，苍头等仓卒别去，竟不言姓氏，阴生亦未及问，既而念其家郑重乃尔，主人不通姓名，且素无先容，何以致此？疑是误投。妻强解之曰：“必村落暴富，不识字人耳。”生亦信之。灯夕，果有车马，及前日老仆苍头，欣然而至。阴生迎问曰：“仆素昧生平，谬辱聘召，昨岁暮仓卒，未敢致问。华门贵胄，愿示其详。”老仆惟言姓党，且曰：“先生勿问，第至其家，便能知之。”阴生再欲问时，则已驾车催行矣。暗思延师教子，容有他意，欣然别妻，登车而去。山程水驿，曲折都非熟径，凡五昼夜。老仆曰：“近之矣。”生视其径，多逶迤屈曲，绝无人家。不一会，忽峭壁当前，老树缠藤，上参云汉，仅有欹斜小径，仆与苍头等扶掖而登，既逾其颠，则细草平坡，野花当路，又似别一境界，行一二里，遥望甲第巍峨。老仆指曰：“此即主人宅也。”到门，见堂宇焕赫，如王侯家。下车，历门十数重，不

见主人晋接。至一庭坐定，苍头数十人，环立两行，生踟躇不自安。少顷，老仆复出曰：“主人偶事他出，未及倒屣，改日请见。”生唯唯。老仆遂引阴生，复过厅事五六所，至一处，有花木亭池，精舍一区。老仆曰：“此书室也。”给使小苍头数人，床器帷帐，及生之被服巾履，靡不璀璨，生骇异如梦。老仆引弟子出拜，瑶环绣服，俨贵介子弟，年近十五六，执礼甚恭。既而苍头报席设醉白堂，弟子即请生复至一堂，珍错罗列，目所未睹。生首坐，弟子相陪，甫登席，隐隐闻乐声作，不知其处；酒一行辄有童子，碧衣珠袜，按拍向席而歌，悉生平所未曾听者。童子以十二人为队，歌一阕即更，凡歌二十余阕，生起谢。弟子令罢酒。即撤席间金杯碗数事赠生，命老仆送生，仍入书室。弟子次日受业，时发问，性甚慧。弟子日诵千言，过目便了。但搜古人辞，绝不事应制文艺策略，乃告生曰：“弟子无意功名，但得识数行书，稍习世事足矣。”自春徂夏，群书该洽，前后赠生已数百金，言归，辄不许，生亦安之，居无何。渐及岁暮，苍头告生曰：“主人今日，满载而归矣。”中堂即大设华筵，请生观剧。生至中堂，始与主人识面。盖冠雉冠，服甲服，腰横宝剑，上嵌七星，四座宾客，皆豪雄伟岸，戎服登筵。生心惊股栗，举止失措，不敢发一辞。主人豪饮剧谈，笑谓生曰：“先生勿惊，仆等江湖豪侠士也。因仆等嗜杀，罔顾仁义，特令小儿受业，得以稍知大体。今承不弃，嘉惠后学，沾被靡暨，特治卮酒，聊以谈心。不日，当送先生归里。”

生闻言踟躇，席间闻众客举觞交庆，意似得邓通铜山，郭况金穴也者。席终，生归书室，终夜不寝。翌日，主人具彩缎数十端，黄金二十铤，命弟子党生，再拜而谢，主人亦拜谢。仍命老仆送生，星夜归里。既归，生以语之妻，犹未信。后篋

视之，则玫瑰灿然，其妻大喜。

越日，生与妇正庆幸间，忽弟子党生，踉跄而至。生惊，问之，党生拜伏于地，泣告曰：“吾父专一，聚众行劫。前日归家，得豫章饷银八千两。平章闻之，即敕吕指挥督兵剿捕。吾父得信，知必不免，急命弟子，速奔先生处逃避，或可漏网一子，乞先生怜之。”阴生用手扶起，急问曰：“然则汝父母将作何计？”党生掩面哭曰：“譬诸弟子，在此间闲话时，即吾全家就缚时也。”阴生闻之，亦涕泗横流，泣不可止。其妻劝之曰：“伊父劫掠为生，是渠恶报，何哭之为？”生答曰：“非也！伊父本非读书人，待师忠且敬如此，其慷慨挥霍，有出于寻常万万者，吾特为此一念而悲耳。”其妻又曰：“吾家得此脩甫，仅免饥寒，弟子逃死而至，吾家甚贫，何以容之？”生未及答，党生闻之，即出橐中马蹄金，约数十锭，双手献之，其妻一见，忙谓生曰：“汝急须设法，救护弟子，以全师生。”阴生见其妻得金而喜，乃叹曰：“此闺阁本相，而亦近世冷暖之常情也！”又谓党生曰：“吾与汝犹骨肉也，汝父虽不肖，汝则何辜？吾即贫如刺骨，亦必汝容也，况得汝束脩，又有汝橐金，即于吾家终身焉可矣，且吉安乃系宋地，大元之兵，决不敢越境而捕。”党生拜谢，至是而阴生之家以富。

且说元指挥使吕大成屯兵金船岭，与宋师连战皆捷。宋将拓跋琳甚忿，整饬人马，欲决死战。而元军饷银，运至中途，忽被盗窃，平章切责本郡长吏、讯官等。吕指挥立拨旗校数百人，尽捕其党杀之，夺转饷银。业已耗失过半，而营中粮运不继，士卒多出怨言。宋将拓跋琳逐日讨战。吕指挥惟令坚守。相持月余，未交一战。平章李罗帖木儿欲劾奏之，吕指挥不得已，率兵与拓跋琳大战于五云洲边。不一会，拓跋琳又力怯败走。吕指挥素闻万安县积储甚富，遂袭其城，移兵入焉。至夜

半，忽宋师大至，拓跋琳督兵围定，四面攻打，而吕指挥欲就粮城中。谁知内系空城，业已中计。几次欲奋勇冲突，溃围出走，而士卒多病，又闻平章李罗帖木儿，欲将指挥家口系狱，械至峡江都督岭，被强人劫去。吕指挥心如芒刺，十分焦急。逐日登城，望见宋师，人人精锐。自思“兵弱粮尽，如何抵敌？”指挥抑郁无聊。忽报宋军，又添一支生力军马，来助攻城，大将乃龙武大将军武陵侯关普灵也。吕指挥益知难敌，元兵大困。城中数日无粮，守陴皆哭。忽小校在城上，拾得一书，献与指挥吕大成。吕拆而观之，其略曰：

某与将军同里，忆昔蒲州共事笔砚时，迄今思之，景依依其如昨也。前在台州，亦偶相遇。但邂逅间不及款曲，想同学之情，仍然同心也。今将军奉檄侵宋，出师三月，毫无寸功，进不能破敌兵；退不能免劾奏。以有用之才，付无用之朝，危哉！此时，祸不旋踵矣。家口业已入宋，代为安置，弃暗投明，岂无意乎？如必胶柱，欲守不二之节，则南雄镇罗浮山诸战，将军所深知也。欲战则出，不出则降。

大宋重康四年，二月日，河东契弟关某再拜。

吕指挥得书，再三观之，自知不敌，遂开门出降关普灵。拓跋琳大喜。吕大成急问家口一事，何以便能入宋，关普灵笑曰：“此皆弟念同学之谊，特令裨将等略施小计，至临江赚之。今已在武都矣。”吕大成称谢不置，关普灵率兵，同吕大成入朝。拓跋琳仍去镇守南安，吕大成既见宋帝，关普灵荐为卫将军，守惠州。

第七十一回 宝林寺韩昭毁佛

韶州府城东南五十里，有溪曰曹溪，溪上有寺曰宝林，乃唐高僧卢慧能道场也。慧能即六祖，新州人，唐贞观戊戌年生，有夙慧，三岁时，闻诵金刚般若经，即能寻师，二十四岁，传五祖衣钵，三十九岁祝发，七十六岁而卒。唐高宗时慧能初至池州，五祖宏忍大师以钵盂锡杖及所传袈裟，谓五百众僧曰：“谁作无像偈，即传衣钵。”首座一僧，名神秀，即题曰：

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

慧能见之，乃曰：“佛宗本是空，如此仍有像矣。”即改题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

五祖宏忍曰：“此全悟道，脱然无像，可传衣钵矣。”即以法宝授之。当时池州太守，问五祖曰：“会中五百僧不付衣钵，何独付于卢行者？”五祖曰：“虽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会佛法，惟卢行者不会佛法，独悟道，方传得衣钵。”太守

深然之。慧能受法，遂为六祖。后再至广州法性寺，继至韶州曹溪宝林寺，末归新州国恩寺。以开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段。三州官吏，于中途争迎六祖真身，不能决，乃祝曰：“焚香所指处，师即归焉。”香指曹溪，因迁龕并衣钵，建塔存之，而白光冲天，五日不绝。五代时，僭王刘鋹，迎衣钵至广州，夫人偶触坠地，不能修补，因舍田数千顷赎罪。及黄巢之乱，兵犯曹溪，云雾昼晦，军人失道，咸致恭乞哀而去。其肉身传至宋末，香蕉如漆，以手摩须发如剃，其衣一袭，乃达摩所传西域屈昀布，缙花心织成者，一袭乃唐元宗所赐，织成淡山水者。一西天钵，并非铜铁木石；一西天履，更非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贝叶经十七叶，字如刀削。至元丙子，元将张宏范师犯广南，下韶州，兵屯曹溪，军士至寺中，咸用刀割胁，以验真伪，遂折其指，元兵大惊，咸叩头乞命，相戒以为祸不旋踵。师去后，韶州等处，士女尊礼备至，广南一带乡绅士大夫，燃香礼拜，奔趋若恐不及。加以元主尊礼西僧，崇尚释教。韶州人士，居然以为牟尼再世。曹溪一寺，即兜率陀天矣。

时乐昌县有萧生含瑜，偶过曹溪，游寺中，观玩法相一会，至客堂坐定，问长老曰：“闻昔年六祖禅师，与智光禅师，传法分戒于仪凤山菩提树下，其所演说，惟依般若三昧，令学者顿悟菩提，长老能道其详否？”长老不能答，遂留萧生在寺，盘桓数日，萧生与长老，两情相得，日见犂钱帛布施入寺者，络绎不已。萧生暗思此寺，有田二万余顷，犹且日日歛钱，将来不几富可敌国耶？以长老待生甚厚，未便究诘其支用何处，而寺中亭台池沼，净室精舍，罔不阆肆华美，奇花异草，珍木怪石，处处令人赏心不置。内有一亭曰“卓锡亭”，亭前有泉曰“试甘泉”，盖取东坡又试曹溪一勺甘之意。结构精妙，复道幽窈，花木最胜，盖非其人，不得至也。萧生逐日与长老接

谈后，必至亭前消遣一会，私念不意昔人所咏“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却在此间也。一日，长老出寺未归，萧生独步亭前。见蔷薇花含苞吐艳，芬芳袭人。

正在花架下，流连未已，忽亭子后，远远若闻丝竹之音，萧生异之。由阁道左行，连过曲廊回榭数处，有一短墙，其音若自墙内出者。萧生乃扳墙而望，见复室中男女交错，管弦啾哑，杯盘狼藉。首座者，即寺中老僧，左右环立。及侍坐者，无非寺中年少沙弥，俱各倚红偎绿，调笑取乐。长老更拥抱妖姬艳女，轻吹细弹，酣歌畅饮，谗言嫚语，无所不至。萧含瑜一见，心头火起，正欲发作，忽转念曰：“投鼠忌器。吾已入网罗中矣。”悄步而出，仍归卓锡亭前，玩花一会，始至客堂，则长老仍从方丈而出，接谈后，便欲辞去。长老再三不许，萧生勉强住至次日，见长老礼意十分勤恳，心中不忍，乃以言挑之曰：“释门动称五戒，殊不尽然。”长老曰：“沙门戒律甚严，先生或者于五戒之外，更有所见乎？”萧生曰：“非也！释子不必定守戒律，而亦有证果成佛作祖者。”长老忽色变，徐曰：“岂有此理！”萧生曰：“不见西湖道济，酒肉不离于口；姚秦鸠摩罗什，尚能御妇人，一交而生二子乎？”长老一闻此语，打着心病，满面发赤，情知破绽，必为所窥，遂勃然大怒曰：“庄严佛地，何物狂生，敢如此谤言？”一声拿下，只见沙弥十余人，奔至客堂，将萧生拥至后面殿角下，不由分说，绑缚起来，萧含瑜有口难辩，追悔无及，任你乞命，置之不理。少时，长老至前，数之曰：“吾念孱弱书生，故推诚待汝，乃敢訾吾短，将谓吾戒刀不利，不能取汝首耶？”萧含瑜自知难免，乃泣请曰：“念数日盘桓，交浅言深，命死不敢辞，乞付全尸。”众沙弥不许，恶狠狠即提刀就刳，萧含瑜已魂不附体。长老上前止住，沉吟一会，乃曰：“负石沉江。”长老

自去，萧含瑜眼睁睁看着众沙弥，又加一石，缚定两臂，用两人扛至曹溪上流，投于洪波巨浪中，两沙弥方始归去。

谁知萧含瑜未合身亡，自入水中，即得奔流急湍，冲突一会，绳松石脱，人便载沉载浮，飘流水面，即大声呼救，偶遇渔舟捞起，始得上岸。改换衣服，拜谢渔人，问明此地乃属湘江，已至韶州府城东矣。急奔至曲江城中，走诉县令，县令以无所证验，斥之不理。萧含瑜气填胸臆，无可发泄，抢地呼冤，再控韶州府，府尹梁伯鸾，暗思“宝林寺乃历代名胜，岂容有此奸僧？”立拘集僧众，并委员弁，搜捕寺中，果于复室内，得妇女一百十八名。梁府尹大怒，切责县令不理，犹朔望日在寺中，进香不已。县令惶恐谢罪，请案鞫问，梁府尹许之。县令回署，将众僧用重刑拷打，一一供出：妇女俱系布施入寺，有慕清静，自愿带发修行者；有慕富足者；有恋年少沙弥，不忍归去者。众僧尚未供毕，县令已怒发冲冠，咬牙切齿，令将长老拶起，其余以烙铁火煅烙之，一时叫苦连天。始将妇女一一鞫问，内有一妇，颇具风格，县令好生面善，尚未问及，妇自陈乃东莞人，姓沈名瑶枝，即县令昔年所买侍妾，于中途逃去者也。县令满面发赤，双目直瞪，挥手令速杖毙，余者断令归家，须本夫家主亲身来领。凡来领妇者，无不笞责之。萧含瑜冤始白，赏银二百两，令归乐昌，勉以奋志下帷。

后萧含瑜成名，刺桂阳州，当时县令鞫清此案，申详府尹，梁府尹分别首从，如法处决，又将寺中田产，留五十亩，另行招僧焚修，余尽入官，可安抚穷民数百户，立时奏闻宋主。旨下俞允。

正值刑部尚书韩昭由翔龙府按部至韶，赞美梁府尹此举利国裕民，甚惬人意。梁府尹遂会同韩尚书，将寺田逐一履勘，深叹“二万余顷沃壤，从前徒为藏奸养蠹之用”，勘毕，又至

寺中，韩尚书一见招提兰若，僭拟宫殿，立命人拆毁其三分之二，惟湘山殿乃宝林祖祠，不在拆毁之数，又将六祖肉身、衣钵等类，举火焚之。一时烟焰并作，空中若有人语曰：“深谢韩大人，数百年明镜无光，今始得清净化身矣！”顷刻间，异香扑鼻，梵音盈耳，隐隐向西而去。

第七十二回 摩天岭三将陨命

宋骠骑将军焦芳被围七星岩，自刎，所部军士饿死者过半，其余逃下者，俱为元兵所杀，全队陷没。都押牙斛律亢宗大军，被元将樊飞豹、飞彪弟兄之兵扼险阻定，二樊将焦芳诱入峪口。焦如鱼游釜中，坐以待毙，闻宋将已死，遂奋勇冲杀而来。斛律统制恐横州有失，急引兵退入横州，始知焦芳全军被陷，斛律统制痛悼不已，令人飞报长沙。

元将樊飞豹、飞彪仍来攻城。斛律统制大怒曰：“羯奴损我二将，誓必擒之。”副将屈突申献策曰：“敌将以弃城赚我损兵折将，我亦以此计赚之。统制与众将出城诱敌，某伏一军于华清楼上，俟敌将夺城而入，某在楼上，用千斤闸下之，敌将纵不死，也九分无气，则焦、傅二将军之仇可报矣。”斛律统制然之。

樊飞豹引兵攻城，洪时锦一军出城敌住，不数合败走。飞豹方欲追赶，吴广一军东出接应。飞彪纵马抵住。飞豹恐飞彪战吴广不下，跨马夹攻，吴广败走。二樊急追，王彦、廖云两军又至。樊飞彪一见廖云，指曰：“败将复来送死耶？”廖云大怒，四将战无几时，斛律亢宗引大军一涌突至，二樊奋勇抵敌。混战一会，王、廖二将又拍马落荒而走。樊飞豹大呼曰：“众军不趁此时夺城，横州几时恢复？”斛律统制故作惊慌之状。樊飞彪急引一军，跃马先入，刚至门下，忽敌楼上踉跄一

声，屈突申将千斤闸放下。梆子响时，乱箭如雨。樊飞彪连人带马，压死于华清楼下，军士被乱箭射死者无数。樊飞豹眼快，急退幸免，亦中数箭。刚得出城，斛律统制合四将之兵，一齐杀回。紧紧围定元师，口中声声只叫：“休走了樊飞豹。”飞豹毕竟英勇，奋力冲杀，溃围出走，保定败残人马，身带重伤而去。斛律统制始鸣金收军，入城抚定居民，见此次虽得一州，而损兵无数，死大将二员，得不偿失。遂重整人马，正欲进兵攻打南陵，忽寇节度又拨牛弘、张燕二将，引兵三千，前来助战。斛律统制接入甚喜，置酒款待。次日一同进兵，直抵铜柱江下寨。铜柱者，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蛮时标铜立柱也。唐时马絢为安南都护，亦建二铜柱于故处。又五代时，晋马希范平蛮，亦建铜柱。二公皆以为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至钦州蛮界铜柱上，刻云：“铜柱折，交人灭。”故至今交人往来，必累碎石于下。

且说斛律统制兵至铜柱江，早有元军中四总管曹豹、王淮、周鸢、范琼四将引兵迎敌，牛弘、张燕挺枪掉斧，纵马交锋，鏖战不已。斛律统制急令屈突申、洪时锦二将，引一支生力兵，由西北角杀出，横冲其军，首尾截作两段，而元兵经蒯参政练后，颇有纪律，四总管虽溃，未能大创，各鸣金收军。蒯参政见偏将军樊飞豹败回，横州已失，又闻宋师大至，怒责飞豹，黜罢先锋之职，令守南宁，自引大军，亲来督战。斛律统制遂大振军容，一面迎敌；一面命牛弘、张燕领轻骑暗袭南宁。越日，元军中曹豹、王淮、周鸢、范琼，宋军中王彦、廖云、吴广、洪时锦，大战于铜柱江上。蒯参政援桴击鼓，两军殊死战斗。不一会，宋师少却。蒯参政麾动大将旗，正欲掩杀，忽报偏将军樊飞豹逃至，着惊不小，急令后军改作前队，回兵徐退，且救南宁。宋军望见元兵队伍忽乱，情知南宁有失，一齐攻杀，

元军大败。四总管、两副将忙保参政，奔至在城下。忽宋将牛竑引军突出，截杀一阵，早有王淮中箭落马。蒯参政遂不敢入南宁，急望上思州而走。斛律统制见既得南宁，亦不追赶，屯兵城外，自率一军入城安民，命廖云镇守。三日后，即统诸将，进打思州。元偏将军樊飞豹兵阻凤凰山，纵马迎敌，屈突申一见樊飞豹，咬牙切齿，大骂：“射不死的酋奴。”樊飞豹更怒目圆睁，声言为弟复仇，挥刀便砍。屈突申亦捉矛就刺，二将恶战三十余合，吴广在门旗下，觑定分明，暗发一矢，正中樊飞豹额角，血流被面。樊飞豹负痛，刀法便乱，被屈突申一矛刺死。宋师奋勇，大杀一阵，元兵尸积如山，余兵逃去。

蒯参政暗惊宋师利害，再令人调柳州都总管索虎通，庆远副将吴贯三两军，速来助战，宋师既离思州不远，即命朱光斗、羊雷迎敌，二将连战皆败。蒯参政纳闷营中，相持数日未决，遂引裨将数人，出营暗窥宋师动静，观玩一会，回营谓众将曰：“宋师虽锐，吾有以破之矣。”众问其故，参政曰：“行军下营，自有法度，按八宫阴阳数置之。营居阳卦之上，则以九为法。阴卦之上，以六为法；营门向阳，以受阴气，不饮死水，不处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狱，不居天龟龙首。大将军宜居九天之上，如随六甲所居，则将军居青龙，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太阴；军门居天门，小将居地户；斩杀居天狱，军粮居天牢；治罪居天庭；军器居华盖，所谓行军营居天地也。又宜具四兽，列八卦之表，测影以定子午之位，如南有汙池为朱雀；北有阜堆为玄武；东有丛林为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若夫朱雀无顶，玄武折足，青龙悲哭，白虎无衔刀，皆不可居也，强居之者，军覆皆死。宋军下营处，正是龙首，亦为地柱，是死地也。用重军围之，绝其外援，其军必困，困而击之，其破必矣。”遂调度诸将，准备破敌。

先是宋营中斛律统制，见元兵累日不出，遂移营逼之。牛竑进曰：“此间有山崔嵬，可瞰元军虚实，屯兵其上，元军若至，可以下压，元军其能当乎？”斛律统制曰：“不可！地太孤高，恐系绝地，防敌人断樵汲也。”张燕笑曰：“孙子不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而况行军下营，贵阳而贱阴；好高而恶下？既得地势，敌兵早屈于下风矣。”斛律统制终不以为然，屈突申曰：“依末将主见，吾军分屯两处，一军屯山头，一军屯平地，两为接应，犄角相援，始为周密。”斛律统制从之，即分兵五千，令牛竑、张燕、屈突申三将屯于山椒，乘高以瞰元军为奇兵。自统大队，与元军相敌。元军若至，则疾走其营，拔元帜，立宋帜，焚其輜重，前后夹攻之，元将可擒矣。三将领兵，大喜而去。移营数日，元兵仍然不出。斛律统制令王彦挑之，元军分毫不动。斛律统制大疑，四下哨探，并无埋伏。斛律暗思“元人征调柳州、庆远二军助战，或待二军至始战耳？”忽一夕，元军大至，鼓噪聒耳。统制恐元军突营，令坚守鹿角，勿动，至天明俟元军疲倦击之。谁知次日，宋营前后左右，遍是元军，重重叠叠，似有百万之势。宋兵见之，多有惧色。统制只得下令，众将分头杀出抵敌。元军忽散忽合，愈杀愈众，不知有多少人马。吴广、王彦、洪时锦等力不能支，宋师大溃。斛律统制亦阻遏不住，弃营而走，死者无数。蒯参政下令，追击攻杀。斛律统制殿后，且战且走，将至南宁界口，却得廖云一支生力兵至，元师始退。却不见牛竑、张燕、屈突申三将之兵来援。统制疑惑不定，令人急探。谁知三将之营，已被羊雷、朱光斗攻破。

三将协力，战退羊雷、朱光斗，正欲下山赴援，而元将曹豹、范琼、周鸠所统皆是铁骑，遏定去路，三将几次引军冲突，俱如铜墙铁壁，坚不可撼，且弩石如雨，人不可近。三将无可

如何，仍旧杀回，直夺营寨。羊雷、朱光斗二将轮流交战，直诱宋师至摩天岭上，此岭上与天齐，四山环绕，绵亘数百里。最为险恶，岭下岩壑深广，峻绝孤悬，为僮瑶出入门户。瘴气最重。宋军士中毒者辄毙。三将心中惶惑，恐效焦芳故事。令军士探路，则四山皆可下，而不知路向何往。且士卒中恶死者累累，张燕十分着急。自往探之，见衰延千里，崎岖巉崖，怪禽异兽啼噪动人，愁云惨雾，晦明难分。张燕探毕回归，亦中瘴疠，口不能言，呕吐不已。牛竑、屈突申无策可展，忍饥不敢饮食。元将朱光斗、羊雷、曹豹、范琼、周鸰等围至二十余日，各引轻骑，杀上岭来。三将勉战一会，复受重伤，俱力尽而死，全军覆于岭上。元将奏凯而归。

第七十三回 苏县令巧决疑讼

漳州龙溪苏令，名会昌，新田人，吏才明敏，县无疑狱，发奸擿伏，素有循声。龙溪负山滨海，水陆交冲，又首隶漳州，事甚繁琐。苏令应上接下，事事皆理，真是虚堂悬镜，案牍澄清。

一日判一案，乃贡珠门恶奴控主。有庞生者，世家子，广置姬妾，蓄俊仆，不数年，以療病卒。其妻尹氏孀居，有仆名桑紫者，性最黠，与主妇通。时庞生一子，年未及冠，亦甚聪慧。桑紫与尹氏情好甚密，而碍其子，遂唆尹氏，以忤逆控之。苏令质讯，系桑紫抱呈，一同鞠问。尹氏一口咬定“逆子不孝，叔舅概置不理，无所约束，故控。”苏令立唤叔、舅问之，皆言不知，苏令兼得其实，唤桑紫问曰：“有子不孝，叔舅两党，概言不知，而子何独妄控？”桑紫叩首曰：“小人蒙先主人豢养之恩，日望小主成立，克保家室，奈日事淫博，狎昵邪僻，主母束之，反加抵触。及赴愬两党，置若罔闻，主母日夜涕泣，无所为计，不得已，故出名抱诉。”苏令微笑曰：“是大难事，任劳任怨，可谓忠心为主。”桑紫叩首又曰：“小人素以义气自许，凡主人之事，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苏令益嘉赏之曰：“义仆。”桑紫深谢，叩头不已。苏令随唤其子问之，则年仅十五六，恂恂书生，讯逆母之故，无言可答，但流涕而已。苏令佯怒曰：“忤逆不孝，律有明条，汝死期至矣！”立飞签

下。其子恸哭不已，叔舅皆极力哀免请恕，而桑紫与尹氏，微喜色。苏令乃回顾桑紫笑曰：“尔小主稚年，不任撻楚，尔乃义仆，虽赴汤蹈火，皆无难事，曷代之？”即喝隶胥，曳翻桑紫欲杖，且曰：“此杖不孝者，不可轻也，重责四十。”苏令又唤其叔曰：“伊父与汝，乃手足也，而不代为约束其侄，汝应受杖。”其叔五体投地，乞免。苏令沉吟一会，曰：“有任怨任劳者在，汝毋虑也。”又曳桑紫，重责四十。继又杖其舅曰：“伊母与汝骨肉，而不代为纲纪家政，成就外甥，竟袖手旁观，是何道理？亦应受杖。”其舅苍颜白发，叩首不已。苏令微笑曰：“此事自有义仆任劳任怨，皆所不辞也。”命将桑紫曳翻再杖。桑紫已血肉交飞，大哭求免。苏令大笑曰：“义仆之称，甚难得也。”竟杖之。复命舁重枷至，判曰：“枷号义仆一名桑紫，俟逆子改过日释放。”桑紫杖伤已重，旬日竟死。当下苏令面谕尹氏曰：“母子之恩，天性也。今后慎勿妄听人言，滋生事端。”尹氏已汗流浹背，惶恐谢罪，领其子而去。

又有钱贡士负债一案。告者凡十人，以贡士曾作一会，共收银四百两，贡士负心，竟不垫还，现有文簿可执。贡士则以平地生波，文簿皆伪等语赴诉。苏令心生一计，先唤钱贡士，问以得会不偿，是何心意，钱贡士极力分辨，苏令不理。即于十人内，首唤一人，入内署，斂容问曰：“大凡作会者，必治小酌。钱某集会初，亦曾备酒邀汝等否？”其人曰：“然。”又问以何日，其人曰：“系某月某日。”又问以作何酒筵，备何蔬菜，宾客几许，桌席几许，凡琐碎之事，无不备问，问毕，令在一旁。又唤一人，入而问之，仍以酒肴杯碗七箸诸碎事，问之，其人亦随口含糊应答。苏令问罢，随笔记之，令在一旁。又唤一人，俱如此问，凡问十人，各相矛盾。苏令抚掌大笑曰：

“钱某以一会故，一日之间，汝十人乃领受十样酒肴也耶？”十人俯伏在地，不敢仰视，用刑一吓，无不吐实。苏令责之曰：“捏诬诈磕，律有常刑，十人俱各如法。”钱贡士拜谢而出，闻者无不称美。

一日，升堂放衙甫毕，一秀才公服昂然而入，直禀曰：“一等生员告状。”苏令徐答曰：“二甲进士不准。”秀才大惭而退。两旁胥役，掩口而笑。

一日，有平和县士子十余人，由武都下第归，道经龙溪，宿邸中，遇小偷，失钱三缗，与逆旅主人，口角忿争，遂控之，谓主人窃去伊等资斧，共十二缗，衣服货物，不在此数，哄集公堂。苏令唤逆旅主人至，随与质讯，苏令见士子一行十二人，外脚夫二人，俱在堂下，心中业有分寸，即唤逆旅主人，大加呵斥。主人力言：“银钱有无，概未交柜，货物失否，殊难凭信，小人断不任咎。”众士子一齐纷纷攘攘，呶渎不已。苏令正色约住，随唤一二年长者，问以何年游泮，何年食气，今科武都典试者何人，策问者何事，一一问遍，众士子亦未敢喧哗。其一二年长者，随禀以邸中遇盗，主人知情一事。苏令曰：“此无预主人事，所失多寡，自当苏某赔还。”众士子皆喜，苏令随唤吏胥，将二脚夫所担行李，用秤量之。众士子不解何意，少顷量毕，吏胥禀曰：“一重百斤，一重八十一斤整。”苏令听毕，微笑曰：“此失钱三缗耳。”回顾小吏，即取钱三缗与之，内有数人，犹欲争执失数不符。苏令笑曰：“此无难知也，若失至十余缗，恐汝二脚夫，将力不能胜其任矣。”众士子不敢复争，惊以为神，拜服而去。

又一案，为本邑县尉二女，同在任所，居署中，忽不见，生死未知，无可审讯，又碍于僚属官箴，颇涉疑难。正逢朔旦，因进香至武庙，祷之。是夕，苏令遂梦武圣坐殿上，大书一词

付之。苏令审视，乃曰：

杂花间红日西坠，闷无心懒傍妆台。
倚阑干东君去矣，闭纱厨不见多才。

苏令方欲跪下问明，忽然惊觉，不解所谓，一连数日，迟疑未决。偶坐内廨闷闷，忽见二童子戏阶下，大怒，掷杖投之，二童子遁走，杖击不中，触门限，折为两段。苏令恍然大悟曰：“是矣，乃四门字也，间字去日，一门也；闷无心，二门也；阑字去东，三门也；闭字无才，四门也。意者二女其匿在四门中乎？”既而曰：“非也，吾闻县尉素有龙阳之癖，四门子最所钟爱，二女存亡，其在此四门子乎？”遂令人唤至内衙，一款而服。盖县尉二女有殊色，因窥见四门子皆美少年，偷香窃玉，两俱倾心。四门子垂涎已久，因县尉他出，门子以争风，忿毙其一。四门子惧，并二女毙之，投尸内署井中。苏令得实，令人捞起，四门子俱伏其罪。此时县尉已赧颜无地，挂冠而去。

一日，有县民吴小乙，持状控人负债不还，被控者名汪七。具呈自诉，贫窘难偿。两下质问，吴小乙力言：“朝不谋夕，专望此债少延残喘。”汪七自陈：“不敢负心，所欠是实，但贫至无锥，妻死未葬，现沿门托钵，何以偿还？”苏令看二人情景逼真，沉吟一会，乃曰：“此债吾代汝偿还，邑内某典肆，吾存钱若干，汪七自往领取。”遂手书数字，摺而封之，不准妄开。汪七接字在手，五体投地，飞奔典肆中，与肆翁言之。肆翁惊讶，以为虚谎，汪七力言非诬。肆翁曰：“此官明如镜，清如水，容有钱存典库中也？”汪七猛省手中，尚有执据，遂出手书与之。肆翁观毕，大笑曰：“手书上只有四字，汝曾观之否？”汪七答言：“未观。”肆翁笑以示之曰：“乃‘还不

快走’四字也。”汪七闻言，抽身便走，其行如飞。少顷，吴小乙又至肆中，言官命来领钱债者，亦出手书，肆翁明知此案未了，不知此书又作何写，含笑接着观之。肆翁观毕，更笑不可止，仍还小乙曰：“此限字也，汝去耳。”吴小乙犹以为肆翁戏言，忙定睛一看，纸上惟朱书四字曰：“再限十年。”吴小乙不敢多言，怏怏而去，一时传播以为剧谈。

一日，有一民妇涕泣人诉：“自称王氏，夫名卜三郎。昨远方贸易而归，不知何人截杀，夺去财物，弃尸某池中。因念三党俱无，茆独无依，求为作主。”言讫，呜呜而泣。苏令即命人捞起尸首。验毕，周身无伤，惟满口泥垢，腹胀如鼓，系淹毙者。问过邻里，俱无验白，遂赏钱数贯，令王氏自行收殓掩埋。王氏叩谢不已，哀亦顿止。苏令使人尾之出，看如何葬埋。少顷回报，王氏出衙，正行间，忽短巷中出一道士，与语多时，始去买棺。苏令立即飞签，拘道士至，问如何谋死卜三郎。道士初不肯承，吓以重刑，始言因奸谋杀其夫，与共远遁等语。乃并王氏一同拘至，论死抵罪，邻里毫无系累。苏令决狱，诸如此类甚多，不可殚述，后宗梦弼以循良奏闻，宋主即加升以为抚州太守。

第七十四回 王太常词慰幽魂

武都太常署中厅室左侧后，废轩数楹。时有鬼物作祟，无人敢入。轩前梧桐数株，连抱合围，清阴欲滴，直荫半亩。王太常用槐爱其清幽，令粪除此轩，以为书室，家人切谏不听。退朝后，花底会客，月下赏心，皆在其中。时而饮醇醪数盏，时而吹洞箫一曲，久之，安然无恙。太常笑曰：“甚哉！人言之多妄也。”暑夜，每独宿轩中，心神俱爽，自以为渊明之南窗高卧，作羲皇上人，不是过也。既而，西风乍起，轩前梧叶瑟瑟有声。太常每当月上，即吹箫一曲，其音清越以长，直动林木。以后秋夜轩中，微有蠕动，继而几案陈设之物，往往有移至他所者。太常以为常，未之奇也。又渐而入卧后，即窸窣不已，或作翻书声，或作太息声，鸡鸣方止。

太常静观其异。一夕，月色晃朗，正从梧桐影里映至轩中，太常爱之，小酌吟诗一会，又引箫呜呜吹之，直至夜深方寝。伏枕后，见一红裳女子直趋案前。时残灯未灭，女子即挑灯欹容端坐，把卷翻阅，吟咏不止。太常细听之，声韵凄切，音节悲楚，若不胜幽咽者。太常披衣欲起，忽女子又释卷，执笔在手，口咏手书，顷刻即成二诗，自叹自赏，乃朗吟曰：

旧梳妆处最堪怜，叠次开轩点翠钿。
今日事非人面改，夜台空唤奈何天。

恨煞当年梦幻身，堕来苦海几多春，
行将化鹤西归去，华岳山头作女真。

太常听罢，不觉技痒，褰帙咳声而起曰：“嘻，宁有如此不畏人鬼耶？”女子亦起身微笑曰：“太常，宁有如此不畏鬼人耶？”太常此时也不暇款曲，也不问人鬼，走笔即和其诗曰：

泪盈红袖有谁怜？肠断三更懒整钿。
安得返魂香一炷，再生人世莫生天。
泉下谁同泡影身？莺花依旧故园春。
从知埋玉难埋恨，两首新诗自写真。

女子观毕，嚶衿而泣，歛衿谢曰：“太常真解人也！妾一生埋没笔砚，今日始遇赏音。”太常问：“卿生于何地？歿于何时？或饥欲食耶？寒欲衣耶？抑旅魂无依，尸骸未葬耶？”女子曰：“妾俱无所愿。妾云间人也，姓刘，名绛雪。父为此郡太守。因汝大宋兵临城下，父仰药死。妾亦在此轩前雉经而亡。妾生前极好笔墨，苦耽吟咏，故旅魂滞魄，至今犹恋恋旧游处也。今得太常阳春白雪，一和俚曲，妾从此逝矣。”太常喜曰：“卿好吟诗，真雅人哉！予行将大延禅士，普度慈航；仗杨柳枝头甘露，为卿洒遍体清凉可乎？”女子辞谢曰：“感太常高谊，悯及幽壤，但法会之设，于妾亦无所损益。妾既耽书史，虽异物亦颇能免俗，太常既怜妾，何不更为妾一续原韵？”太常惊喜欲狂，捉笔又和曰：

青草黄泥最可怜，妆台无处觅花钿。
伤心环佩空归夜，疏雨梧桐欲晓天。

仍是亭亭倩女身，夜台虚度十年春。
无尘罗袜轻归去，佳话流传悟本真。

太常和毕，以洞箫度之。箫声未已，晓鸡已喔喔三唱矣，女子乃拜谢而去。在常深以为异，自是而轩中寂然无恙，女子料不复至。

第七十五回 寇节度力战青龙岭

宋都押牙统制斛律亢宗，闻三将在摩天岭覆军殒命，放声大哭，招魂设祭，三军无不下泪。急令人告急长沙，寇节度飞奏宋主，帝亦震悼不已。枢密正使岳燕超奏曰：“欲收广右，此兵未可小觑，陛下宜命大将协助长沙，以成伟功。”帝允奏，即诏保昌侯枢密副使狄定国，率蓝天蔚、种世虎、慕容长、狄勇四将，领兵一万，共取广右。狄枢密领诏点兵，征齐四将，不日起行。寇节度闻之，亦命骠骑将军任天鹏，暂摄节度府事，自引一军，统马晋臣、史良璧及骁将十余人，直望广右南宁，倍道而进，不日遂抵思州，深责统制损兵折将之罪。斛律统制见节度兵至，自请出战，命吴广引兵，伏于鸳鸯浦；廖云引兵，伏于罗丛门；洪时锦为应兵，直至思州，复来搦战。蒯参政即命副将退敌，朱光斗、羊雷出马，律统制横槊大骂，随与交锋，不三合即败。二将欺其兵少，骤马来追，不数里，号炮一响，洪时锦一军杀出。二将忙督兵敌住。不一会，洪时锦又败。二将方欲勒马，忽报，范琼、周鹗接应兵至。二将遂放心追赶，刚过鸳鸯浦，吴广一军忽起，掩杀一阵，二将又战退吴广。且曰：“此兵即是埋伏，不足虑也。不趁此时恢复南宁，更待何时？”

追过罗丛门，忽后面廖云一军阻住去路，前面吴广、洪时锦一齐勒马杀回。斛律统制麾众围定，朱光斗不提防，被斛律

统制一槩刺于马下，众军砍为肉泥。羊雷见此光景，情知难免，乃大呼曰：“今日之战，有死无生！”遂振起精神，一支方天戟，神出鬼没，马到处万众披靡，竟冲杀而出。元兵大败，尽弃甲倒戈而走。宋师追袭之间，正遇范琼、周鸿接应兵至，放过羊雷，敌住宋师。斛律统制大怒，奋勇争先，横槩便刺，不三合，轻舒猿臂，将范琼擒于马上，掷之于地，众军缚定。周鸿已落荒而走，元军又败。羊雷、周鸿急引残兵回营，保护参政。喘息未定，宋师已至，元军众将，齐出混战。宋师勇气百倍，破竹之势，败其兵，砍其营。蒯参政自知思州难守，弃了思州，遂赴镇安。斛律统制得了思州，将所擒元将范琼械赴南宁，随告捷音，寇节度命军中斩之。又命马晋臣引一军，攻打田州；廖云引一军，下归德、上思等处；留大军驻南宁，自领轻骑，径袭思恩。各路攻击，使元人救应不暇。斛律统制闻之，亦统三将之兵，急趋镇安。蒯参政正欲命将迎敌，忽报宋主又遣保昌侯狄定国，引大兵直捣桂林府。蒯参政大惊，以兵五千，命曹豹死守镇安，自统周鸿、羊雷，星夜回桂林而去。参政既去，量曹豹能支几何？被斛律统制协众极力攻打，三日遂破镇安。曹豹降宋，守城文武无不纳降，所属各州一时皆定，命将拨兵镇守。统制又进兵太平。

时寇节度兵至思恩府。思恩守臣苗鸾、王璠、靳衡，一文二武，号为三鬼。苗鸾为太守，虐遇其民，见白镪则如生命，谓之财鬼；王璠为都尉，狂荡好淫，姬妾满屋，谓之色鬼；靳衡为团练使，终日酩酊，酒卮不离口，谓之酒鬼。寇节度兵至，苗鸾居守，王璠、靳衡出战。二将平日惟贪酒色，不亲卒伍，临阵惟令士卒抵敌，殊无斗志。宋师乃是精兵，一阵截杀，如拉枯折朽，二将仓皇逃遁，皆为宋将史良璧所杀。思恩百姓，见元兵已败，一齐大呼：“杀了贼官，共投宋主。”遂将苗鸾

杀之，开门纳降。寇节度入城，安慰父老，出榜晓谕，令各安生业，勿得惊慌，仓库不动，穷民无靠者，皆赈恤之。思恩之民大悦。上林、迁江等闻之，皆送降表至。又闻马晋臣一军，已下田州，因攻太平，为元将所困，乞援。寇节度即令史良璧暂守思恩，自率余兵，往取太平。

按太平府所辖两县一十六州，地最辽阔，守臣乃上都路兵部左侍郎阿尔只思，左迁镇此。部下二将，一名商三(彡 辟)，一名公孙冤，皆万人敌。骁将甚广，兵亦充足，马晋臣一人如何能敌？方至安平州，遂为所败，再过养利州，又败于鸡公岭，自知不敌，星夜求援。

寇节度兼程而进，正遇元将商三(彡 辟)，追杀宋师甚急。寇节度大怒，列开人马，放过马晋臣，挺枪而出，与商三(彡 辟)大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败。马晋臣亦骤马夹攻，商三(彡 辟)始力怯败走。寇节度不追，约兵屯住，打听阿侍郎重兵现屯罗阳县青龙岭，二将兵屯永康州白虎山。寇节度曰：“先破二将，阿尔只思胆落矣！”斛律亢宗已下镇安，亦引大军来太平助战。寇节度甚喜。越日，自统一军，直犯白虎山讨战。商三(彡 辟)命骁将甘受和出马，寇节度大怒，只一合斩之。商三(彡 辟)、公孙冤怒发如雷，双马出战，寇节度、马晋臣随与交锋，不数合，元军后队，无故自乱。商三(彡 辟)、公孙冤着惊，虚掩一枪，回马便走。原来斛律统制一军已到，探得元兵屯于此山，遂从山后直袭后军，元兵背腹受敌，遂败。商三(彡 辟)、公孙冤弃了白虎山，望罗阳而走。寇节度合兵一处曰：“此去离永康州甚近。”随令吴广拔了永康，以为停兵之所，再攻罗阳。吴广引兵围永康州，五日下之；洪时锦亦分兵，取了思陵；王彦又大破江州，余更纳降数处。太平大震，诸将仍旧合兵，来攻罗阳。寇节度遂拣选一片平旷之地，北据连山，南凭高冈，

左右皆有襟带，将兵下寨。

次日，阿尔侍郎自率二将，忿来讨战。寇节度见元兵靠定青龙山列阵，即调斛律亢宗、马晋臣、洪时锦、吴广、王彦五将，各统一队，分别旗甲、鞍马等类，列成五龙奔海之阵，仍自挺枪上马对敌。公孙冤一刀一马即出，寇节度与战数合，即退。公孙冤不识阵法，望阵追来。寇节度将星旗招展，五将一齐杀出，公孙冤全队被困，死战不已。商三(彡辟)忙引兵来接应，见无路可入，正挥士卒左右冲杀，寇节度飞马已至，大喝一声：“商三(彡辟)死于枪下！”立即率兵，直取阿尔只思。元军十余员骁将一齐抵敌，节度全无惧怯，战败数人。不一会，五将已将公孙冤战死阵中，各引军助战，寇节度便弃了众骁将，又纵马来擒阿尔只思。阿尔侍郎舍命奔走。寇节度便拈弓搭箭，觑定射去，阿尔只思中箭落马。寇节度急弃弓于地，飞马来取首级。马到时，竟被元军夺去。

元军骁将又被诸将杀死数人。元兵大败，又弃了青龙岭，已知罗阳不守，急奔太平。寇节度合众将之兵，连夜追之，直抵太平。一时城东放火，城北鸣钲，城西喊杀，城南擂鼓，一日一夜，攻陷数处。阿尔侍郎中箭，伤重而卒。城中惊慌，军民无主，文武官吏，缢者、刎者不一，余皆纳降。寇节度令大军屯于城外，自引一军，率将佐入城，抚慰军民，约定秋毫无犯，人心既定，乃分兵命将徇下安平、养利诸州。旬日之间，各处皆有捷音。

第七十六回 狄枢密智破昆仑关

元柳州都总管索虎通、庆远副将吴贯三奉檄往思州助战。中途闻蒯参政已在摩天岭大破宋师，二将以南宁空虚，不如且袭南宁。时寇节度攻打思恩，续取太平。南宁虽有重兵镇守，仅留万户周纶、虞候马堃、钤辖王梁三将守之。三将不意元兵猝至，忙出迎敌。索虎通战败三将。吴贯三出其不意，袭了南宁。三将忙引兵，退保横州。而寇节度在青龙岭不知也，狄枢密方引重兵，直犯桂林，忽闻南宁得而忽失，急令众将，倍道而进。索虎通闻之，谓吴贯三曰：“横州三将，无能为也，公足以御之。如宋师大至，吾当亲往抵敌。”遂率本部兵驻守昆仑关，以拒宋师。

此关控制南宁各路，洵为天险。狄枢密闻报，即于关外五十里下寨。越日，令狄勇引兵打关，关上灰瓶、礮木、石子、弩矢交下。人不敢近，引兵而退，回营复命。枢密怒之，次日率众将，自来关前讨战，关上不理，枢密怒，命将士攻打。忽关上一声梆子响，发动车弩。此弩运于车上，以十四石弩弓。连着铁钩绳，车行轴转，引弩弓持满，弦挂牙上。大箭一簇，刃长七寸，广五寸，竿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略小于中箭，牙以发箭，能高能远，百步所中。城垣罔不崩颓。此法本用以攻城，索虎通转用以御敌，复以糗糠蔽其目，洒以金汁等类，宋师如何敢近？狄枢密急麾将士速退，伤

者辄毙，回营自思“此关不破，南宁如何得复？”随令军中造木幔布幔之法。木幔以板为幔，立桔槔于车上，悬幔逼近关前；布幔用复布为之，或生牛皮，或毡毯等项，作为大幔，以弱竿悬之，动摇不定，弩矢虽利，中于幔上，亦无能为，军士可于幔后，以神机铳击敌。诸将如法布置，擂鼓而进。谁知索虎通亦有抵御方法，宋军中神机铳虽利，亦无所用。关前要隘，又遍撒铁菱角，及陷马坑堑等类，军中往来，甚是不便。索虎通又暗使人于关外井中及有水草处，沉以毒药，宋营将士饮之遂病。狄枢密知之，即令鉴井而饮，一时无泉，枢密令择地有黄羊粪者，必有水，军士如法掘之，果然及泉。相持十余日，闻关上粮草甚足，屯于关后，可以持久。狄枢密令军士捕得野猪、獐、鹿等物，以艾置瓢中，开四孔系兽项下，针其尾端，望关后纵之，尽奔入积屯内，火起，尽焚其粮。此着索虎通初未及料，失去辎重无数，甚是恼悔。狄枢密见此关难以明攻，命掘子军用蜀钁锄，寻着地脉，穴地道以攻之。而索虎通深明地听之法，常令少睡者枕空葫芦卧听，有人行四十里外，东西南北皆知之。至是因火兽燔其粮草，亦虑及此。因就关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瓮薄皮鞞，口如鼓，令聪耳者于井中枕瓮而听，可知去关五百步。一日审知宋师来掘闸门，即于近处，以乾艾一石，烧令烟出，用板于穴下封之，而令烟泄，宋师掘子军一队，尽焦灼于内。狄枢密见此计又不行，情知攻守，皆敌将所长，且别寻良策破之，既而叹曰：“先节度武襄，以元夜张宴，即夺此关；平依智高，定国若不能破关，无颜对先人矣！”一日，偶问南宁守将其才何如？左右答曰：“庆远副将吴贯三也，稍有权略，然不及索虎通远甚。”狄枢密闻言，遂遣谍者间之。

且说吴贯三本意，原以奉檄助战，急欲蒯参政建立战功，坐守南宁，甚非得已。而索虎通临行时，又以横州三将无能，

命与抵敌，心中未免快快。宋营谍者知之，即散布流言，索总管欲并其军，故不令立功，且言“前袭破南宁，皆索总管一人善战之力，吴将军适乘其便而已，何功之有？”吴贯三闻言，甚恚。曰：“某奉参政檄耳，非索总管部曲也。索总管自言善战，如何一守此关，半月不能破敌？吾行当走诉于参政矣！”索虎通在关上闻之，惊曰：“此宋人反间之计，欲吾两人鹬蚌相争，坐受渔人之利。”急令裨将二人，回南宁达知此意，反复开导，且极相推许，以安慰之。吴贯三勉强放下。狄枢密闻之，又遣谍者间以浮言曰：“吴将军诚实君子也，然甘言诱我，吴将军已入总管算中矣。夫千里奉檄，而不赴辕助战，见今蒯参政奉诏出师，失陷州郡，征调之将又各自为战，军令何在？元主怒，则参政危矣。参政一怒，而凡不遵将令者，独能免于罪乎？”此言一布，人人传播，吴贯三本模棱之人，见浮言又起，大怒曰：“吾已为索总管所误，今日岂容再误？”又闻参政已回桂林，日日阅兵耀武，将大战宋师，遂决意不守，令人于关上，婉言语索虎通曰：“此间有总管一人，进战退守，皆足御敌，南宁一郡，不足虑也！某当往参政处，协守桂林，免误大事。”索虎通明知讽已，勃然大怒曰：“忌妒小人，不足与图功也！”对使者唾骂之，使者抱头鼠窜而去，至南宁一一告知。吴贯三怒发冲冠，拍案大骂曰：“欺某庆远军，不能灭汝柳州兵也？”遂欲率本部人马来袭关上。索虎通闻之，益怒曰：“宋将吾且不惧，宁惧汝耶？”二将正欲争斗，两军皆震，幸军中有一提点使荆洪范，老成谙练，以为军中自相鱼肉，转与敌人以间，忙至关上，以正言劝止总管，又入城中，安慰副将，两处极力调停，委曲感悟，二将始止。荆洪范见二将欢洽如初，不胜之喜。时当八月之望，乃于中秋月夜，就关上大设华宴，名曰连珠宴，取二将同心之意。是夜，请吴贯三上关饮

宴，二将携手共话衷肠。少顷入席，部下将校，各依次对月而坐，军乐大作，浮白畅饮，三军皆有犒赏。荆洪范起身，为二将把盏，二将亦交相推赞，豪饮一会，酒兴方酣。忽关前一派喊声，军士飞报，宋军已上关矣！索虎通拍案一惊，慌披执上关。则宋将蓝天蔚、慕容长二人，已从楼橹腾身上关，军士皆蚁附而登，宋将勇不可当，元兵敌者皆死。关外大军，亦擂鼓呐喊，炮声震天。元兵仓卒，焉能抵御？慕容长奋勇，斩关落锁，关门大开，宋师直入。索虎通顿足叹曰：“荆洪范误事不少！”遂弃关而走，当下吴贯三亦甚惊慌，欲来争关，索虎通即挥之令去曰：“速守南宁，若更有差池，将无面见参政矣！”吴贯三跨马下关，至中途见飞马来报曰：“南宁府被横州三将仍旧夺去。”吴贯三怒曰：“宋将欺吾太甚！”见元兵纷纷攘攘，沿途而来。吴贯三联成队伍，杀至城下。知城中有备，坚不可攻。次日，索虎通亦引兵至，二将互相埋怨，几欲相杀，速唤提点荆洪范，则荆洪范见关城两失，知难免罪，已赴清江而死。索虎通曰：“趁此时人心未定，作速攻城，犹可解免，否则滋汝罪戾。”索虎通、吴贯三二将遂督三军，奋力攻打。城中此次守御皆备，矢石交下，人不可近。

忽军士指曰：“尘土大起，宋师至矣！”索虎通忙令三军，准备迎敌，少时狄枢密统大队人马方至，索虎通欲以逸待劳，宋师喘息未定，便指挥三军，一涌而进。殊宋师久住昆仑关外，全未交战，养精蓄锐已非一日，今既通敌，人人思奋，一可当十。元军中裨将秦朗、尚世雄等，皆被蓝天蔚战死。元兵欲溃，吴贯三忿怒出马，慕容长接住交锋，力战二十余合，吴贯三力怯，方欲败退，慕容长喝声着中，挥刀斩之。索虎通见宋将难敌，不敢恋战，忙保护人马，望柳州败走。狄枢密督军，追杀一阵，见去之已远，方鸣金收军。

入城至府中坐定，周纶、马堃、王梁三将伏地，不敢仰视。狄枢密怒曰：“寇节度以大事托汝，既控重地，又有重兵，乃疏虞至此？不按军法，焉警顽情？立合推出斩之！”有慕容长、蓝天蔚、种世虎三将一齐请曰：“周纶、马堃、王梁三人失陷重地，应按军法。但念业已恢复，乞枢密从宽论罪。”狄枢密沉吟片时，命降为千夫长，随军立功，以次擢用。三将叩头谢讫。狄枢密遂另拨大将，把关守城，养兵数日，始统大军，望柳州而进。

第七十七回 范仆射登台观星

宋重康六年，帝在武都，闻诸将进兵广右，各路俱有捷音。因召左仆射范国昌、尚书司马肃、葛天民、枢密岳燕超等入朝。帝设宴内廷，枢密使岳燕超即席奏曰：“广右大功垂成，臣当亲提一旅之师，助诸将成不世之功。”帝大悦，遂仍拜招讨之职，燕超与诸臣宴罢，叩谢而出。

是夜，仆射范国昌与尚书左丞葛天民，偶步城东翠微阁上，仰观天象，见众罗列，谓天民曰：“左丞识星象否？”天民曰：“略知一二，愿闻其详。”范国昌遂步(目睿)玑，审躔度，用手指定，谓天民曰：“中宫太极，其一常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曰子属；后四星末大星曰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宫；前列直斗口三星，随此而锐微，曰阴阳，或曰天乙紫宫；左三星天枪；右三星天棓；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闯道。北斗七星，所谓(目睿)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指龙角，衡中南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盖以西北。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自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为中央，临制四海，分阴分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学于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实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禄，六曰司灾。在魁中，贵人之牢，魁斗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齐，则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

星明近，主辅臣亲强，暗小主疏弱。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楯天锋。有勾圆十五星曰贼人之牢，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也。至若天乙、天枪、天矛、天楣动摇其芒角，则天下之兵戈大起矣！”

天民间曰：“福庆之星，飞流之星，其化何如？”范国昌曰：“福庆者，乃天地纯粹之精气；飞流者，乃五星之精气，动而化之者也。五星有变，则精气散而为妖星。故汉书曰：‘天星而景现，景星者，黄而润泽，其伏无常，常出有道之国，苟或现于君上，此乃应天之兵，大庆之兆也。’流星长四五丈，如龙蛇动摇者，大将凶，或白云如车轮，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主人当走；星有孛于招摇者，夷狄将乱；或流交于天心者，敌盛；或流冲太白而过者，大将凶；或流星贯日而灭，敌凶；或流星贯于紫宫，备奸贼以下谋上；流星前赤后青黑者，客军败，故曰流星者，天使也。上曰飞，下曰流；飞大曰奔星，小曰流星；入河鼓，大将亡；出王良，兵起；入将军及羽林，兵大起。使星出入天库，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将亡。抵天狗，犯弧矢，将有千里之行。此大略也。”

天民又问曰：“何谓客星？”范国昌曰：“非主座之星，曰客星。色句如气，勃勃似絮，所过之宿，必有灾害。出营室无兵，亦不罢；入奎，破兵杀将；犯娄，胡乱；入昂，胡入犯塞；入毕，边有急兵；犯嘴，堡虚军储少饥；犯柳，兵起守张，将有阴计兵起。入招摇，胡兵起；入天枪、天棓兵起。犯文昌星苍色，将有忧色；色赤，将惊；色黄，将喜；色黑，将死。守传日，胡入中国；守天鸡，天下兵马惊；守天街，胡王死；入娄库，兵起；守南河，兵起；守骑宫，将忧，士卒疫；守北落，师门虏；入寨，兵起；守天仓，粟贵；入天苑，兵作马死；入天宫，天下弓弩皆张；出天宫，匈奴兵起；守库骑，西羌来

降；守九洲殊口，负海丕安。”

天民问曰：“彗星之征应何如？”范国昌曰：“彗星长而亘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将拔，近则八日，远则十二日有应；彗直垂入军营者凶，宜拔之，否则士卒俱死，若在敌，宜急击之；彗出于月之左右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触月者，暴兵起。若毫白者，有大丧也；苍黄者，臣下谋叛；黑者，兵大起也。从中天出，曳尾向西者，奸人谋主将；从南曳尾向北者，妄杀；向东，身尾俱从天中出者，士民多饥；曳尾向东者，民凶；从北出尾曳向南者，士人凶；彗形如宝，寇来疾速；形如幢节者，寇强，不可妄动；色如血者，敌兵阴到；光焰灿烂，而尾长阔者，敌盛；凡彗所指处，皆凶地也。”

天民又问曰：“彗星如是，又何为妖星？”范国昌曰：“天雁星，将军之精华也，青赤有光，尾长三四丈；大猾星者，飞星忽作如云者也；所兆地，有流血积骨之象。顿顽星，如天瓮，前卑后高，现则大将死；烛星者，状如大句，其出也不行，绕见而灭，所烛之地，城邑拔，兵破乱也；天狗星者，状如火，流星有声，其下止地，其形类狗，中天而下，圆如类顷田，而上锐，黄色，现则千里破将军也；蚩尤旗，类彗而尾曲，像旗，现则王者征伐四方；天蓬絮者，类十小星，绵联如絮，所见之野，当有兵起；虎头星者，其落大如月，着地则光，大声如雷，所坠之地，兵火起；旬始星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怒则青黑，像伏鳖，现则兵乱；格泽星，如灾火之状，黄白色，起地，上锐而下大也，其现也，不种而获，必有大害；枉天星者，类火流星，蛇行如苍里，如有毛日，长如正布，着天，现则天下兵起；昭明星者，白而无角，乍上乍下，所见地，兵多变动也；五残星，出正东方，状如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而黄；六贼星，出正南方，去地六丈，大而数动，有光焰；司诡星，出正西方，

去地六丈，如太白；咸汉星，出正北方，去地亦六丈，而赤数动，察之则中青。此四星若出非其方，其方当起兵为乱，冲击者不利焉。四镇星，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城维藏光星，亦出四隅，去地可二尺，若月之初出，所见，则下有乱兵动，有德者昌；或二赤星，有月背者，利宫姓为将；或一赤星，从西向东者，利角姓为将；或二赤星，共尾一处，从东向西者，利商姓为将；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姓为将。妖星之辨如此。”葛天民曰：“此皆星象所见，兵家祸福之本，不可不详者也。”

二人在阁上，重复观玩良久，见紫微垣中，一会明朗，一会昏暗，团团俱生黑气。又太微垣后一十五星，与天市垣诸星，率多动摇不定。葛天民叹曰：“元人以沙漠人主中国，其气运亦不久矣！夫紫微者，帝星也。当如五彩龙成，水之始达，日之始升，乃国运昌明之象。今微垣黑气弥漫，彗星直入其中，蒙古犹能久乎？”范国昌笑曰：“以纬象测之，不出四十年，当有帝星现矣。按分野为星纪，应在吴越，真主其起于淮扬濠泗间乎？”天民曰：“仆射何以知之？”国昌曰：“填星居于星纪，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是以知之。但此时彗星入微垣，元人不久当有篡弑之祸，而彗星又自箕入斗，天下荒乱，生民之饥馑，何时已乎？”葛天民曰：“天定胜人，人定亦可胜天，吾主应南极之象，仅牛女翼轸之分，国虽偏安，亦建王业，非人事成于下，而天象着于上乎？但气运似甚迫促耳！”国昌即掩其口，天民遂不复言。国昌私告天民曰：“吾昔在房州涪陵祠，梦遇艺祖，示以识语云，建阊固圉，开府从龙，三五播迁，六六一统，首二句已应闽中广南之事。三五播迁者，应主上十五岁航海播越之意；六六一统者，大约仅三十六年，仍归一统耳！而秦王亦示语云：

重建越王台，玉关不肯开。
燕京承暗统，南去复南来。

首尾三句皆应，惟燕京承暗统一语，不省。且姑俟之，久而必应，子勿妄言。”天民许诺，二人遂归。

第七十八回 元世祖入梦崇圣

元太后于大德元年幸五台山，中途受惊得疾，回銮上都卧病，四年夏始崩，附葬先陵。时大德中，始定郊祀之礼，以冬至礼天，夏至礼地。元帝于悲悼中，即坛壝行礼，未免少疲，礼毕而归，业已困倦，宿于大安阁内。

忽内竖走人报曰：“世祖至矣。”帝整衣而起，迎入。世祖至玉德殿坐定，形容惨沮，起身执帝之手问曰：“尔曾降诏令中外崇祀孔子，信乎？”帝答曰：“此至正三十一年七月事也。”世祖泣曰：“幸有此诏，少减罪过；不然，朕几不能出泥犁之狱，受无量怖苦矣！”帝惊问之，世祖曰：“有玉清琼霄宫纠察使吕献可者，宋人也。扈从上帝，驾游炎州而回，适遇朕下灭天毁圣之诏，献可大怒，飞章劾奏。上帝张翁，勃然震怒，立命谢仙纠集雷部，震陷太极殿，先以示警，乃遣金星垣司天府贤书之修文郎、韩昌黎协同地下阎浮提主者，大判此案。韩修文既奉敕命，即至九幽，会同闪多罗十主者，拘朕并西僧等征问。朕至九幽宫中，见铁榜森严，令人可畏。少顷，韩修文郎御殿，左右二王者相随，一文一武。文者，乃宋故相寇准；武者，乃隋故将韩擒虎也。韩修文郎一见西僧等，即拍案大怒曰：‘秃子无礼，敢污灭上天，毁谤圣教？’立喝左右用刑，随有鸟喙赤须吏人呼朕入见。韩修文一见即责问曰：‘元主以沙漠入主中国，自应用夏变夷，乃为风教，奈何嗜杀为

心，狂悖为政？辄敢蔑视上天，指斥苍冥，即此罪辜，已加于商王武乙一等矣！又况圣人立教，自古及今，无不奉以馭世淑身，齐家治国，胥本乎此。汝以胡人作生民之主，乃肆意妄行，欲贬至圣，夫尼父德与天侔，贤于尧舜，昭于日月，岂因汝之贬，能稍损其万一也乎？但汝狂悖之罪，上通于天，其他淫毒秽宸极，虐焰燔苍穹，诸款尚不足数也。’左右寇、韩二王齐声曰：‘元主狂悖，擢发不足以数其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朕无言可答，只见韩修文谓左右二王曰：‘元主之恶，应与秦政同科，待有嗣君，能盖前愆，再行议罪可也。’寇、韩二王，即朱书一帖，令鸟喙赤须吏，引元主人泥犁狱中去讞。朕不敢不从，随吏人出殿，早有会稽陵中诸宋帝，一齐拦定，大呼还我头来，扭住不放。幸得吏人，以朱书示之，诸宋帝始去。转至通衢，则又见伊吾、高昌、铁勒、爪哇、罗鬼三十余国夷王，上前喝曰：‘忽必烈也有今日’，挥动老拳，争相殴打。朕被捶楚无算，吏人再三谕解，而朕已将颠仆于地，幸有一缩颈深目、蓝面红髯、紫衣乌帽官人至，彼等始散。朕方起身，与吏人行经数处，始至一府，上悬粉版，大书曰：‘无间狱。’吏人叩门，门随后，朕随之入，见两旁夜叉，遍是赤发蝟奋，金牙锋铄，臂曲瘿木，甲拿兽爪，衣豹皮裤，携蒺藜杵、铜叉铁戟等物，见朕，即狞目电烔，吐火喷血，踉跳哮吼，铁石销铄，朕见之，丧精亡魄，吏人以朱书示之，皆叉手诺诺而退。吏人引朕由左厢而上，半里许，至一暗室，门上书曰：‘泥犁之狱’，命朕入焉。则先有一人，龙颜日角，貌亦雄杰，荷枷带锁，蹲于床上。朕问之，自言即焚书坑儒之秦政始皇。吏人贺之曰：‘始皇脱离狴犴，此其时矣。’始皇未之信，吏人即以朕灭天毁圣之罪告之。始皇即带笑起曰：‘朕焚书坑儒，不过用以愚黔首，未敢毁圣也，朕之恶，不为恶。瓜代者，今日

始至，累朕候至二千余年之久。’一时枷锁，即自脱落，吏人随拾起用以加朕，朕不胜忿怒，而枷锁已上朕躬，朕不能堪。只见始皇大笑曰：‘汝之强，宁强于朕之并吞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乎？地府不问贵而问德，不问强弱之势，但问善恶两途，朕行去矣，汝须忍耐，待后至者可也。’与吏姍笑而去。朕闷坐狱中，苦于昏暗，目不能见五指，如是者数年。

忽一日见前吏人，仍持朱书一简，至狱贺曰：‘元主今得离此狱。’朕问之，则告以有许鲁斋先生者至，言嗣君已下诏崇圣矣。朕一时不胜之喜，枷锁仍自脱落，随出狱门，沿途无阻，至殿上，则与韩修文郎及左右二王分庭抗礼者，乃朕之故臣、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许衡也。许衡一见朕至，起身相迎。命朕立殿左。又至殿上，与三人语移时，始见二王者，出朱书一敕曰：‘烦鲁斋先生，命之归。’许衡随送朕出，沿途再三嘱曰：‘陛下急回上都，与嗣主说知，命速复圣庙，兴释奠，敬天勤民，痛改前非，则陛下之苦恼尽去。’许衡珍重而别。朕不敢少停，回至上都，面谕汝等。以后凡嗣位为君者，不可不极力崇奉至圣也。至嘱至嘱，毋荒弃朕命等语。”

帝受命讫，忽宫漏一声，惊觉，乃在梦中。帝不胜骇异，即于次日下诏，定郊祀之礼，牲用马一，苍犊十，羊、豕、鹿各九。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重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行释奠礼。营国子学于文宣王庙之西偏，命左丞相哈剌哈孙通飭各郡州县亦如之。

第七十九回 黄金河大破元兵

寇节度既下太平所属二县一十六州，留兵命史良璧留兵镇守太平。忽报南陵失陷，三将退保横州，急引兵由田州来取南宁，中途闻狄枢密攻打昆仑，与元将相持未决，遂谓众将曰：“狄枢密既打昆仑，南宁不难复矣。”回兵由象州进攻柳州府。时象州乃团练使勃勃秃儿镇守，有兵三千。闻宋师至，领兵出城，至象台山下迎敌。斛律统制率廖云、王彦二将出马，列为三阵：左廖云，按山川向背为地阵；右王彦，按偏伍弥缝为人阵；己居中，按星宿孤虚为天阵，互为照应。勃勃秃儿望见，将人马屯作七队，按两曜五星，作七阵图以敌之。两下交锋，互有杀伤，各鸣金收军。是夜勃勃秃儿来偷宋营，斛律统制偶有疏虞，被元军大杀一阵而去，宋师颇有损伤。寇节度切责统制，将论其罪，斛律亢宗请攻下象州自效，寇节度许之。斛律统制曰：“勃勃今夜必防我兵劫寨，虚其中军，伏兵多四散远处，不如将机就计。廖云引一军鼓噪而前，虚作劫营之状，入而复出，仍旧伏于寨外；王彦引一军邀伏兵之后，令勃勃营中自相混战。直至天明，二将合兵，以逸待劳，直突其营。吾引大军邀截归路，欲取象州，在此一举。”二将然之。

且说勃勃秃儿得胜而归，谓将士曰：“宋将失利，今夜必乘吾虚，不可不防。”令伏兵大寨左右，静以待之。三更后，宋师果然擂鼓喊杀，直突营门。勃勃喜曰：“中吾计矣！”发

动伏兵，一齐杀入营中，死战不休，直至天晓。何曾有一宋兵自相践踏，死者无数。言未已，忽寨外一声鼓响，宋师大至，慌忙迎敌，而元兵混战一夜，业已困乏，廖云、王彦双马连环，勃勃秃儿不敢恋战，拔营而走，不数里一声炮响，斛律统制一军挡住，勃勃着惊，拍马落荒而走，元兵大败。宋师追至城下，元兵争先入城，一时不及，宋师已夺门而入，斛律统制遂拔象州，降其余众，遂免于罪。

勃勃秃儿闻象州已失，引残兵望柳州而去。寇节度遂进兵柳州，时总管索虎通领败兵已回，守御皆备。自引兵至罗城县南，靠定麒麟山下一大寨，两军尚未对垒。蒯参政又令周鸿、羊雷等战将十余员，率大军五万，前来协战柳州。索虎通命靠定西山下寨。寇节度见元兵日增，细审四冲之云气，防有伏兵，又下令秣马厉士，每宿于营数里外，伏劲勇之士，多列鼙鼓，有警，即击鼓为号。敌击卫兵，则中营出轻兵援之；敌击中营，则四面夹攻之；又于阵中数出奇兵，利则进，否则退。每当临战时，必设奇兵，分左右翼，自阵后击之，或伏深山茂草中，不施旗鼓，唯以强弩、剑盾、戈铤，藏隐于身。伺战后，先出强弩射之；或佯败诱追，伏动则扑之，皆可以取胜。又见元将两军，约十万众，犄角下寨，宋师仅四万余众，乃相地势，用握奇下营法以敌之。

其法外垒一军，须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数如之。幕长一丈六尺，合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数，余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株，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足守地一万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余二尺，积步卒六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四面乘之。一面得一地里，余二百二十步，垒内得地十四顷十七亩，余一百九十步

四尺六寸六分，以为外垒。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风阵居间为风门，云阵居坎为云门，飞龙阵居震为飞龙门，虎翼阵居兑为虎翼门，鸟翔阵居离为鸟翔门，蛇盘阵居艮为蛇盘门。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乾坤艮巽为阔门，离坎兑震为开门。有牙旗游队，列左右，偏将军居垒门，禁出入。外有游军两端，前有冲；后有队，四隅有铺；中垒一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十尺，积步得二里，余二百八十步，以垒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垒内地二顷，余一百步，六囊旗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垒。此令一下，诸将多不解所谓，寇节度乃总为图以示之。

众将观毕，始如法安布讫。元军中遣人下书约战，寇节度回以来日。当夜，寇节度调度诸将。次日昧爽，元军坚阵以待，宋营以鸟翔阵马晋臣应敌。元将周鹵奋勇而来，战不一会，宋将廖云、王彦率飞龙、虎翼，两队应兵，齐出冲杀。元阵中王峻、杨樊、刘洪、吴瀛、戴瑀五队并进，状若列星，宋营中斛律亢宗，以盘蛇一阵当之，首尾交应。两军战鼓齐催，混战一会，互有损伤，各鸣金收军。寇节度谓众将曰：“元阵中旗帜分明，金鼓响应，不可谓非劲敌也。”数日后，蒯参政闻索总管战宋将不下，自引兵一万，健将十员，亲临柳州督战。蒯参政望见宋营，大惊曰：“宋将知兵，莫谓无人也！”下令大军，宜慎重举止。乃背麒麟山，面黄金河下寨，遂用偃月营法敌之，亦绘一图，以示将校。

偃月营者，前后险阻，外营以四方幕，一万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积得前一千六百步，积步得四里，余一百六十步为营，转以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为弦，弦置三门，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营内有地一十五顷八十五亩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门，中偃月门，左下弦门。偃月

中营，营以二千五百尺，守地四千尺，得前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余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营中两相，置土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胄，橐弓矢，佩刀剑，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习事。众将校既得其详，亦如法布置。报入宋营中，寇节度跨马出营观毕，谓众将曰：“蒯参政自来，想广右之兵尽于此矣。收复广右，在此一举，诸君且助吾成此不世之功。”诸将口虽应允，因见元兵日增日众，心中未免少怯，寇节度不以为然。回营大集将佐，列阵于黄金河边，令斛律亢宗引兵三千，充头队搦战；令廖云引兵三千伏于左；王彦引兵三千伏于右；洪时锦引兵三千伏于前；马晋臣引兵三千伏于后；骁将等紧守大寨，自统中军，四阵接应，务擒敌将方止。

且说蒯参政下寨毕，索虎通及众将等皆往参见，参政责索虎通曰：“前檄调出征，乃贪战邀功，坐旷日月，致伤副将。今此间将士，如云如雨，乃不速破敌，何也？”索总管无言可答，惶恐而退。

次日，即督集众将校，与宋师决战，令羊雷为左翼，周鸪为右翼，自率精兵五万冲杀，合两营之众，盖地而来。斛律统制以一队奇兵当先，战数合，即佯败而走。索虎通大队不动，麾两翼兵追之，斛律统制直诱至黄金河上。只见寇节度引大军来迎，不与交战，即麾动六纛旗，四队伏兵，一齐从中杀出。周鸪、羊雷二将围在垓心，索虎通即引大军，欲突阵而入，斛律统制一军牵住，死战不已。寇节度指挥将士往来截杀，宋兵无不以一当百。周鸪为乱箭射死。羊雷溃围出时，亦身带重伤，忙助索总管夹攻宋将。元兵十伤八九，索虎通既得羊雷相助，大奋神武，连挑宋营裨将十余员。斛律亢宗不能抵敌，寇节度看得分明，急麾四阵围之数重，而蒯参政忽引万余生力军冲突

而来，宋将猝不及防，竟被截为两段。寇节度正欲出马，忽见狄勇、种世虎、慕容长、蓝天蔚四将统大队杀来。元军罔不披靡，羊雷被狄勇手起一枪，刺于马下，元兵死者无算。索虎通一见，知接应兵已至，不敢恋战，保护人马，夺路而走。蒯参政亦引军而退，宋师奏凯而归。

第八十回 太乙阵生擒索虎通

蒯参政回营查点各军，共折三万有余，大将死者，十余员，副将牙将虞候等，共损数十员，遂大悲恨，曰：“宋人欺吾太甚！”遂召索虎通入帐议曰：“宋师难敌，非出奇不能制胜。柳州旧有鸞鸞峡，地甚险恶，一线羊肠，盘屈峡内。将军可诱敌入峡，用搅地龙攻之。吾引大军阻塞峡口，敌军可全覆也。”索虎通曰：“参政计非不善，但已施之于七星岩摩天岭矣。宋将智勇足备者甚多，恐不能赚入峡。”参政又曰：“然则决黄金河之水淹之。”索虎通沉思曰：“水攻固是，宋军下营，甚有法度，不当下流，且其营不迁徙。黄金河之水，不能及也。”蒯参政勃然变色曰：“然则裹粮坐甲，只待天雷震杀宋师耶？”索虎通慌忙起谢曰：“非末将畏死。欲求参政檄调庆远府东兰州黄幡营五将至，末将自能破敌。”参政许之。

且说寇节度收兵回营，狄勇等四将见毕，寇节度曰：“狄枢密兵在何处？”四将曰：“枢密随后至矣。”枢密兵原赴桂林，中途，闻节度在柳州，大战元兵，特令将等，倍道而进，以助成功。寇节度甚喜。次日，狄枢密大军亦至，下寨毕。寇节度随邀入营中，设宴款待，商议：“先破敌军，次取桂林。但元将索虎通智勇足备，枢密作何计校？”狄枢密曰：“索虎通长于攻战，短于用谋。前拒守昆仑，非定国用间，几乎不能入关，闻蒯参政知兵信乎？”寇节度曰：“蒯毅夫韬铃虽熟，

多按死法，不足虑也。来日复雷与枢密共破之。”

时东兰州黄幡营五将：一名萨吒利，一名魔贲，一名余延陀，一名猛欲飞，一名蟒龙吉嚕，皆僮部蛮酋。因昔年随四帅征大理有功，元世祖因封为五虎将军，立营东兰州，弹压土蛮。五将俱面目狰狞，虬髯虎臂，粗莽巨伟，勇不可当。所部蛮兵二二万余众，皆耳带金环，眼若铜铃，身披铁甲，手执棒杵之类。当时蒯参政檄至柳州，索虎通大喜。乃自统一军，杂五将夷兵于内，练为六甲迷魂阵，以攻宋师。次日，狄枢密、寇节度自引一军探敌。元军以骁将杨樊、戴瑀出马。宋营王彦、狄勇飞出，战不数合，元军中炮声震动，放出六队夷兵，联成一阵，奇形怪相，粗猛异常。宋师骤见，错愕不知所出。夷兵皆赤发双卷，碧眼突出，似欲噬人之状，奋勇杀来，宋师退走。狄、寇两大帅麾兵接应，斛律亢宗、蓝天蔚、慕容长率兵抵敌，奈六队团结成阵，往来如飞，旗帜缭绕，钲鼓错杂，几于目昏耳聋。混战一会，该三将亦被围在垓心，三将奋勇冲突，溃围而出，已身带重伤。宋师大败一阵，元将鸣金收军。宋师连日交锋，俱不能胜，寇节度甚怒。狄枢密曰：“一进一退，兵家之常，不足虑也！”闻元军中大吹大擂，酌酒称庆，狄枢密曰：“此诱敌也，置之不理，另寻计破之。”两大帅正商议破敌之策，忽飞马报入：“永安公岳招讨，统大军至。”两大帅喜曰：“招讨若至，成功必矣！”率众将士出营迎接。

且说永安公枢密正使岳燕超，闻广右大功不就，因奏宋主，自请领军徇之，帝授以招讨，率兵一万，旧日将佐任随调用。岳招讨奉诏，即调史进、刘瑄、庾靖、岳坤四将相随，沿途打探。闻宋兵尚在柳州，遂直入营中，与众将相见毕。因问敌势若何，两大帅曰：“敌势已穷，而复征调夷兵，我师累衄，今招讨至，破之必矣！此兵一败，桂林乃囊中物也。”

岳招讨停兵数日，又闻元军中征调镇安府大将王龙，领峒丁五千至助战，声势甚盛。笑曰：“兵岂在多？”随命岳坤往探其阵，则王龙全队而出，锋芒正锐，复继以夷兵一阵，岳坤大败回营，心中惶恐，惧父论罪，岳招讨责之曰：“既不能敌，便当全军而还，如何造次？”遂喝退岳坤，请二帅入营商议曰：“如此恶战，非小小机谋所能敌也，吾有以破之矣。”两大帅曰：“如招讨令。”

越日，岳招讨先请二帅，一同升帐，大集将佐，谓曰：“胡元混我中国，非止一日，大宋龙兴，业仅偏安，收复广右，此其时矣！凡我将士同心努力，有功者赏，不用命者诛。今元将既用夷兵，练阵恶战。我亦以阵法破之，我今所布阵，虽名曰太乙，而阵中按三垣混形，九星布政，定日辰。论方位，明生克，击父则子应，击首则尾应，击中则父子首尾皆应，大小将士俱各依令而行，勿得违误！”众将皆诺。

招讨遂取青旗一面，令种世虎领本部兵，俱青旗、青甲、青马，驻扎正东方，上按北斗贪狼星镇寨。如遇甲午三日、庚午三日、戊午三日，应休门出兵对阵；论相生，该正北文曲星，正南廉贞星救应。取白旗一面，令狄勇领本部兵，俱白旗、白甲、白马，驻扎正西方，上按北斗破军星镇寨；如遇癸卯三日、己卯三日，应休门出兵对阵；论相生，该东北巨门星，正北文曲星救应。取黑旗一面，令慕容光领本部兵，俱黑旗、黑甲、乌马，驻扎正北方，上按北斗文曲星镇寨，如遇甲子三日、戊子三日、壬子三日，应休门出兵对阵；论相生，该正东贪狼星，正西破军星救应。取红旗一面，令廖云领本部兵，俱红旗、红甲、红马，驻扎正南方，上按北斗廉贞星镇寨，如遇乙酉三日、己酉三日，应休门出兵对阵；论相生，该东北巨门星，正东贪狼星救应。取黑间白色旗一面，令王彦领本部兵，俱白镶黑色

旗，白镶黑色甲，黑间白点马，驻扎西北方，上按北斗武曲星镇寨；如遇庚子三日、丙子三日，应休门出兵对敌，论相生，该西南禄存星，东北巨门星救应。取黑间青色旗一面，令蓝天蔚领本部兵，俱青镶黑色旗，青镶黑色甲，青骢黑色马，驻扎东北方，上按北斗巨门星镇寨；如遇丙午三日、壬午三日，应休门出兵对敌；论相生，该西北武曲星，正南廉贞星救应。取青间红色旗一面，令刘瑄领本部兵，俱红镶青色旗，红镶青色甲，火色青骢马，驻扎东南方，上按北斗辅弼二星镇寨。如遇癸酉三日、丁酉三日，应休门出兵对敌；论相生，该正北文曲星，正南廉贞星救应。取白间红色旗一面，令岳坤领本部兵，俱白镶红色旗，白镶红色甲，火色白点马，驻扎西南方，上按北斗禄存星压寨，如遇辛卯三日、乙卯三日、丁卯三日，应休门出兵对敌；论相生，该西北武曲星，东北巨门星救应。再取黄色令箭一支，令斛律统制领本部兵，当于八营之中，俱黄衣、黄甲、黄马，上按北极紫微垣，临镇中宫，按着本日支干，移换旗甲，倘有疏虞，八营齐应。取赤色令箭一支，命史进引本部兵，当于紫微垣前，东南相向，俱用红间黄色旗、甲、鞍、马，从正东起，直环列至西南止，上按太微垣，外应正东、正南、西南四营的不测。取金色令箭一支，命庾靖引本部兵，于紫微垣后，西北相向，俱用黑间黄色旗、甲、鞍、马，从正西起，直环列至东北止，上按天市垣，外应正西、正北、西北、东北四营的不测。

招讨调度诸将已毕，起谓两大帅曰：“元兵若败，请节度引兵一支，埋伏百里外，近马平县界，截断元兵归路；枢密引兵一支，速取柳州，待众将合兵后，始围桂林，再令马晋臣紧守大寨，招讨自率轻兵五百人，登麒麟山观战。”诸将得令，领兵而去，遂于黄金河之左，紫霞滩上，各按方位，列成大阵。

哨马报入元军，蒯参政率众将，令军中搭起云梯，升高望之。见各方有门，各门有将，有动有静，倏开倏合，中间一片浩浩荡荡，列列森森，似有百万之众。蒯参政观望良久，不识此阵，遍问众将，亦言不知。

入帐坐定，令大将王龙引轻骑探之，候黄幡营五将接应，不可轻进。王龙一队即飞马出营，直犯宋阵。只见斛律统制传令曰：“今日支干，以文曲星迎敌，贪狼二星破军，二星救。一声号角，正北营慕容长挥刀杀出。王龙见宋将来势汹涌，随分两路夹攻，慕容长毫无惧怯，王龙一股锐气，按捺不下，正好鏖战，忽锣响一声，疑是收兵，乃正东营种世虎，正西营狄勇，两军杀出。王龙虽猛，岂是三将之敌？被种世虎一枪刺于马下。宋师截杀元兵，死者无数，比及黄幡营五将救至，则败兵逃回，已无及矣。宋师重复归阵，五将咆哮大怒，各奋蛮勇，直突宋阵，而无门可入，冲突一会，被乱箭射回。五将率兵在阵前跳跃如虎，痛骂而去。索虎通见五将回营，细问情状，乃谓参政曰：“阵中用孤虚法耳，何足为奇？文昌镇寨，而以贪狼破军应之，吾兵适犯其所克，故败，今用五姓法，以阴击阳，以生击死，按本年羽德在中，阳子阴午生气，子死午刑祸丑，宋营子位在北，午位在南，我今从南击北，又按九胜法，则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戌，行军宜背天日向地耳，宋师正犯庚子，今先厌其王气，次按五姓之法攻之，宋阵虽整饬，不难破也。”索虎通乃于朔旦旬首正子时，在营中月空上环三九步，以朱画八卦坛位，成三界，其内画十二辰及月将之名。东南西北相去数步，取苍狗、白鸡各一只，索虎通自披素服，右手仗剑，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诵敌将名氏，即斩之，埋于正南方深三尺。

次日，遂向蒯参政请过将令，召集将佐，调遣入阵，传号

箭十二支，以骁将刘琪引兵为正西队先锋，用白色旗甲，攻宋将正东营；王峻引兵为西北队先锋，用黑白色旗甲，攻宋将东南营；丁琨引兵为正南队先锋，用红色旗甲，攻宋将正西营；魔贲引兵为正北队先锋，用黑色旗甲，攻宋将正南营；猛欲飞引兵为西南队先锋，用黄色旗甲，攻宋将正北营；杨樊为正东队先锋，用青色旗甲，攻宋将西南营；戴瑀引兵为东南队先锋，用青红色旗甲，攻宋将东北营；萨叱利引兵为中军左哨先锋，用黄黑杂色旗甲，从东南营杀入，攻宋将太微垣；余延陀引兵为中军右哨先锋，用黄红杂色旗甲，从东北营杀入，攻宋将天市垣。蟒龙吉噜引兵为中军正先锋，用纯青、纯白、纯红、纯黑四色旗甲，从正北营杀入，攻宋将紫微垣，砍倒大纛旗，四围放火，引动十二先锋之兵，一齐从中攻杀。再令吴玠及众裨将保护参政，坚守大寨，自统一军应敌，号召各队。索虎通自谓调度得宜，可敌宋师，而按定五姓，从南击北，以阴攻阳，恰入死门，惟厌胜之法，适足以制斛律统制耳。

当时索虎通自恃材勇，由正南打入阵中，宋将廖云抵阵，战不一会，廖云大败，绕旗而走。索虎通号召十一队人马入阵，自己督兵，直向正北攻打，一时万口喊杀连天，十一将一齐入阵，倏忽之间，阵中有千门万户，并无东、西、南、北，元军十一队先锋一时不知从何处杀起。蛮将萨叱利已犯太微垣，正遇宋将史进交马，而正东种世虎、东南刘瑄两军齐至夹攻，萨叱利大败，被史进杀之；杨樊从东入阵，见不是头，遂转身打入正北，遇宋将慕容长敌住，不三合，慕容长生擒马上；魔贲由正南而进，见索虎通已攻破南阵，亦转入东北，遇蓝天蔚，两将势均力敌，死战不已，却被史进嗖的一矢，魔贲慌忙躲闪，蓝天蔚随手一枪，死于马下。元将入阵，一时各寻敌手相杀，并无方位，而宋将互相救应，人忙我暇，元将一时若刘琪、戴

瑀、王峻、猛欲飞，皆死于阵中。索虎通攻杀一会，情知十二先锋阵亡过半，乱了方寸，遂认定中军紫微垣攻入，正遇蟒龙吉噜亦至，二将遂连环杀进。斛律亢宗急横槊迎敌二将，而太微天市史进、庾靖，俱有元将敌住，未及救应，索虎通嗔目大喝一声，一枪刺来，斛律统制措手不及，死于非命。蛮将蟒龙吉噜便砍倒大将，放起火来。宋阵诸将不见将旗，一齐着惊，知是中军有失，史进、狄勇、岳坤、蓝天蔚、慕容长、种世虎六将一齐杀入紫微垣内。索虎通，蟒龙吉噜力敌众将，一刀一枪，毫无破绽。慕容长激得七窍生烟，使尽平生威力，挥刀砍入，蟒龙吉噜断去一腕，狄勇趁势一枪刺入，蟒龙吉噜滚鞍下马，被宋军刳为肉泥。索虎通自知孤掌难鸣，欲突出重围，业已身受重伤。种世虎撒手，放出红锦套索，索虎通被缠，仰翻马上，史进轻舒猿臂擒下，令众将缚定。六将始分头杀出，元将士死者、降者不计其数，宋师如摧枯拉朽，元兵折损十分之七，逃出阵者，惟余延陀、丁琨数十裨将而已。宋师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众将又令军士，将斛律统制尸首搬回营中。岳招讨升帐，众将一一上功毕，招讨随令斩索虎通、杨樊数将，为斛律统制设灵祭奠，葬于黄金河边。立即下令直捣元军大营。

时蒯参政闻此大败，六神无主，情知广右大事已去，命余延陀、吴玠、丁琨、勃勃秃儿等断后，自拥败残人马，拔营望柳州而走。行至羝羊石，有寇节度一军阻定去路，元军人困马乏，夺路便走，寇节度麾军截杀，夺得衣甲、鞍马、器械，不计其数。余延陀死战得免，丁琨死于乱军之中。比至柳州，则狄枢密已安坐城上矣。蒯参政不敢惊犯，迤迤直往桂林而逃。数日始达。星夜奏入上都求援。不三日，岳招讨合两大帅之兵，直抵城下，四面围定，奋力攻打。宋师以得胜之兵，声势甚大。桂林城满城文武，束手无策，军民惶惶。宋营中时时下令军民

无犯，蒯参政力不能支，朝服望阙再拜，投池中而死；勃勃秃儿自刎；文武死者甚众。惟余延陀率千余蛮兵奋杀出城，望东兰州而去。吴璠及余官吏遂率军民，开门迎降。宋师遂下桂林，岳招讨自同两大帅入城，抚恤民生，出榜晓谕，轻徭薄赋，吊伤唁死，发出仓廩，赈恤困穷，元人弊政一一更之。蒯参政尸首及诸死节官吏，俱以礼葬。百姓大悦。一面奏闻宋主，一面犒赏三军，各处安设官吏，各关隘发兵控守，数旬之后，诸事渐理。一日，大将军高耀卿赍诏至广右，招讨及诸将帅接读已毕，乃以高耀卿为广右节度使，控制一镇；升资政大夫上官朴为右丞，知桂林府事；以史进为威武大将军，设幕府，专守桂林；庾靖、王彦、廖云、吴广、刘瑄、洪时锦、马晋臣、史良璧各按原爵，以战功升屯卫大将军、都部署、都统制等职，即镇柳州、思恩、平乐、苍梧、浔州、南宁、太平、镇安八府，其余关隘营屯处所，酌量分镇，留兵一万，分制各郡，其余将士俱随三大帅入朝，论功行赏。岳招讨将广右事务交卸分明，始同狄枢密、寇节度二帅，率兵向武都而归。

第八十一回 赵孟頫入宋和兵

岳招讨等三大帅及诸将士回国，次日朝见，帝慰劳备至。于是招讨岳燕超进爵为王，予长子岳镇为南安伯世职；枢密狄定国进爵为保昌公；节度寇复雷进爵为宁武公；如种世虎、狄勇、岳坤、慕容长、蓝天蔚等俱加大都督，三大帅各部将佐，亦论功升秩有差。阵亡诸将，如斛律亢宗追封武烈侯，焦芳武勇侯，牛肱、张燕、屈突申、傅突，俱以伯爵赠之，子孙荫其本职；阵亡士卒各有优恤，所在立庙，命有司祀之。大出帑藏，重赏三军，宁武公寇复雷仍为长沙节度使，弹压各镇。即以便殿设宴，饮至，众臣山呼拜舞，谢恩而出。

数日后，宁武公寇复雷率其本部将赴长沙，入朝陛辞，奏曰：“广右大功，业已底定，尚有庆远、泗城二府，郁林、永安二州，未入版图，陛下宜诏高节度，不时训练人马，若有机会，立攻下之。以便建阊立镇。”帝允之。寇公辞帝，赴长沙而去。帝亦以广右不全为宋土，终为后患，即日下诏与高耀卿，乘机进取。高节度遂檄各镇将，逐日厉兵秣马，尚犹未动。

元朝守臣叠次飞章奏人上都，元成宗忧形于色，召平章政事张九思、梁珪等，问曰：“朕不用卿言，悔已无及。今广右陷没，仅余四郡，观宋人之意，不尽得不止。卿等何以处之？”御史台臣力言：“参政蒯毅夫失陷广右，多由三军不努力，将帅不协心，致此大败。辱国丧师，失地数千里。毅夫虽死，

尚宜逮其家属，论以覆军之罪，然后朝廷命亲王大臣，协同陕西、滇南二省劲兵讨之，以图恢复。所谓乾纲独揽，陛下不可不明信赏罚也。”成宗听毕，叹曰：“夫疆场披坚执锐之士，枕戈待旦，卧雪通宵，皆为国也，幸而胜，则荫子封妻；不幸而败，则肝脑涂地。朕昔在藩邸治军，亲所阅历，将士以躯命博功名，死生存亡，旦夕殊难料也！卿等安坐朝堂，徒事笔墨，业同蚀蠹；技比雕虫，叨服章缝，惟呻占毕，一闻败挫，即云将帅失人，士卒畏死。但阃外之事，非卿等所知，慎勿妄言！留梦炎其车鉴也！”台臣等大惭语塞。

左丞相哈剌哈孙亦奏曰：“陛下负宗庙社稷之灵，当赫然震怒，以图讨贼。不然，恐负世祖寄托之望，并徽仁裕圣皇后手诏之心。”平章张九思独曰：“恢复境土，固为国家立威，然必师武臣力，将帅得人，乃为有济。目下内外大臣，无出宋人右者，此何以战？依臣愚见，惟画地求和，各安境土，然后养精蓄锐，以观其变，此长策也。”集贤大学士阿鲁军撒力争曰：“大元中外一统，岂容宋人鲸吞虎视，不大挫其威，则侵伐不止。平章之计，母乃款和误国，效宋人南渡之事乎？”梁珪亦曰：“以陛下英明，两国既势均力敌，非战则和，今战不能，和不可，臣不知计之所出矣！战与和，惟陛下独断独行耳。”

时群臣各执一说，有议坚壁清野以待之者，有议会合京西、滇南、福建江右、川、湖五省以讨之者，独中书右丞相完泽默然无语，帝遂问之，完泽奏曰：“诸臣之议皆未尽善。依左丞相之计，则兵连祸结，战无已时，徒驱数百万生灵，委之锋镝之下；依平章之见，画地求和，恐宋人未必允。盖昔年金人和宋，以有秦桧为内应，故指挥如意。今宋人非复南渡时也。君臣同德，将相一心，日夜卧薪尝胆，以复崖山之仇为事。其国

以得人为强，其兵以久练而精，廷臣谓欲与战，适驱羊入虎耳！臣愚以为陷没两广不足虑，惟陷没襄汉者，忧方大耳。”成宗一闻此语，拍案称善，盖宋师既得襄汉，漕运梗塞，惟海运一路入京。上都路十分不便。完泽又奏曰：“臣愚以为与宋和者，应目下之急，不必与宋久和。且休养观变，此至善之策也。”帝欣然从之。谓文武曰：“朕意决矣，廷臣有再言战者，朕必唾其面。卿等可至中书省，酌议以闻。”于是文武不敢复争。张九思、梁珪等皆至中书，会合台省九卿文武，议复襄阳、德安、安陆、汉阳四郡地，而以广右庆远、泗城、郁林、永安四郡归之，湖广则画江为界。大江以南为宋，北为元，立盟修好，休兵养民，并遣使先至桂林止兵，然后议行人，直入武都，与宋定盟，文武议定。

次日，奏闻元主，请以翰林学士赵孟頫为行人，领太医院事李邦宁副之，二人皆宋旧臣，故有是命，帝无不允从。元主修定国书，副以礼物，并太后所授玉玺，归之于宋。且曰：“朕不嫌自屈，作无玺天子，凡以为两国体兵养民也，二卿其善达朕意，慎不辱命。”赵孟頫、李邦宁领诏而出，即定于次日起程，不日遂达武都。

宋重康六年夏五月也，宋主临朝，有近臣奏知，即命元使臣赵孟頫、李邦宁二人入见。帝见二臣，皆故宋人，大有不悦，因问曰：“二卿既仕大元，今至小朝廷，见朕何意？”赵孟頫惶恐免冠，稽首对曰：“陛下龙飞御极，寡君特命下臣入贺，一则寡君度德量力，不敢与陛下及在廷文武诸执事并驾争驱，故俯恳上国，联盟修好，息兵养民。下臣因不避斧钺之诛，冒干天威，悚息待命。”李邦宁亦俯伏奏曰：“罪臣等逃死余生，原不应以阉废刑余污及兴朝，而寡君与在廷文武皆曰：‘欲休兵养民，非二臣不可遣也。’窃以寡君与在廷文武之意，非以

罪臣等乃大宋委弃余息，一线可通。冀陛下宏尧舜之仁，阔天地之量，而兼容并包也乎？故罪臣等昧死入覲，乞陛下怜而赦之。”帝始回瞋作喜，问曰：“二卿仕元，现居何官？”赵孟頫奏曰：“下臣逃死归安，自谓已得偷生，应埋首江浙，与草木同朽矣。乃廉访使程文海再三相逼，郡县迫促，目下待罪翰林学士，实大宋之首恶也。”李邦宁奏曰：“臣以小黄门随恭皇帝入元，元主用以给事内廷，供使令而已。近成宗在位，始命罪臣领太医院事。”帝首肯者再，曰：“元主欲与朕和，其意何如？”赵孟頫忙俯伏丹墀，将玉玺国书献上，奏曰：“寡君不忍生民涂炭，愿作无玺天子，而以国宝归于陛下，则薄海内外皆知正朔所在矣。地土则广右陛下已辖九郡，寡君更割庆远、泗城、郁林、永安四郡以奉陛下，以成全美，而与陛下求襄阳、德安、安陆、汉阳四郡之地，以便画江为界，以江之南者属宋；江之北者属元，干戈永息，生民乐业，两国赤子皆戴陛下之德于不衰矣，伏乞陛下圣裁。”帝观其国书，大意亦与孟頫所言相似，乃曰：“二卿且退，候联与文武商议。”赵孟頫、李邦宁叩谢而出。

早有右相种世龙、大将军关普灵奏曰：“宋元之仇，不共戴天，万无可和之理。以势言之，蒙古虽中外一统，而宋以海南偏安，足与颉颃。仗陛下天威，文武努力，尚当削平区宇，再造社稷，方雪崖山之耻，报伐陵之仇。以云议和，断乎不可。”尚书皇甫惇奏曰：“元人请和之意，特屈于一时势衰力竭耳，明为休兵息民，暗为养精蓄锐。其势如猛兽噬人，必先卑身帖耳，始得以肆其谗口。此勾践沼吴之策，而亦金人款和愚宋之谋也。南宋已误，陛下岂容再误？”枢密副使狄定国奏曰：“庆远四郡皆掌握中物，何劳元人割取，其意殆欲得襄阳四郡耳，四郡一得，则漕运可通，元人不惧我矣！”一时群臣议论，无

允和者，惟侍郎苏伏威，尚书李穆、右丞刘知几、左相范国昌四人以为可和，帝不悦而罢。

一连数日，群臣坚持不和，帝召元使臣赵孟頫、李邦宁二人，以国书玉玺，谢而遣之，二臣知事不谐，忙俯伏奏曰：“议和乃寡君有求于陛下，非陛下和寡君也。陛下曷不卷雷霆之威，施雨露之仁，使两国百姓各安生业，处于尧舜之世也乎？”帝曰：“汝主地土，莫非大宋之物，而犹欲割襄汉四郡以通漕运，自为计则得矣，朕不受汝主愚也。”赵孟頫又奏曰：“陛下去四郡，获四郡，于陛下之版图并未损也，何不可之有？”帝怫然曰：“宋元欲和，除非德祐复还，会稽诸陵无恙，方可议和。”李邦宁叩首奏曰：“恭宗皇帝北狩，业已殂落，太子完普现今作宾王家，封为瀛国公，寡君优礼相待。至会稽诸陵皆先帝失德所为，今世皇墓木已拱，寡君深悔之，又不敢直彰其恶，特令浙省平章修复皇宋陵墓，以盖前愆，故投诚乞怜于陛下，陛下独无意乎？”种世龙在旁厉声答曰：“伐陵取骨，乃群盗所为，蒙古残酷如此，天必弃之，至广右庆远四郡，以我兵临之，如探囊取物，何劳汝主将机就计，谓以割奉大宋，而欲我襄阳四郡耶？恐汝主此念差矣！”关普灵亦正色责之曰：“寄语汝主，能战则来，否则遂降。宋元世仇无可议和。”赵孟頫、李邦宁遂不敢多言，再拜辞去。

不数月，二臣又奉元主诏至，云：“以元贞元年修复皇宋陵寝，今更于每陵置守冢三百户，以赎前愆，瀛国公愿送还人宋，至广右庆远四郡，不必动兵，即日归宋。更增岁币十万，计襄阳等郡所出，每岁不过此数，乞两国通好，讲信修睦。”帝览毕，笑曰：“朕恢复仗义大举，宁为此岁币金钱起见耶？”又以问枢密正使岳燕超，燕超曰：“臣职在枢密，身任武职，惟知有战而已，余非所知。”惟左相范国昌从容奏曰：“臣愚

以为陛下仗义恢复，原应扫平区宇，聿新王室，但立国偏安，定鼎海隅，以陛下之英明，文武之赞助，能与大元并驾争驱，亦可谓千载一时矣！即云议和，一出元人本意，和不和，尚以我为政也，且元人能以欲取姑与之策和大宋，大宋独不能以欲擒先纵之策款元人乎？陛下何必争此一间，使战斗无已时也？”帝亦念历年战争，费用浩繁，岁入不支，又损兵折将，殆无虚日，亦欲趁此允和，待休养数年，生息聚敛，再议征伐之举。乃谓范国昌曰：“或战或和，卿意何如？”范国昌曰：“战者，乃陛下恢复不易之理；和者，乃一时休养权宜之计，此一言而决耳！”尚书司马肃亦曰：“和不可拒，而战亦不可忘，此出自陛下圣裁耳！”帝乃谕文武曰：“论德祐崖山之事，宋与元万无和理，但以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将士死亡，血战何时已乎？朕欲少屈，姑允其和，使军民得以休息，至割地一款，卿等更宜筹划，不可少失锐气。”种世龙、关普灵、狄定国三人齐出奏曰：“陛下既决定与和，臣等不敢争执，但议和各款，须令臣等参酌。”帝曰：“此事由关卿等主持。”文武遂齐至枢密府中商议，以为当如契丹石晋故事，以南朝为父，北朝为子；否则南朝为君，北朝为臣，以亲王大臣各一人为质于宋，更割膏腴富饶二十郡，岁币一百万，则襄阳四郡可归，余皆依样云云。范国昌笑曰：“何必石晋，即如金人之事，以南朝为兄，北朝为弟，足矣。以亲王大臣为质，此事未妥。”种世龙让之曰：“左相袒护蒙古耶？”范国昌曰：“非也，以元人为质于宋，岂能相容？竟不用质，足见大宋以信义为重，且免生意外之事。”众皆然之。国昌又欲减割郡岁币之数，众皆力争曰：“不可。”议定上之。帝乃减二十郡为十郡，百万为六十万，谓曰：“酌乎其中，不可大过，恐梗和议，致争战无已时也。”范国昌赞成之。

帝始召赵孟頫、李邦宁入见，谓之曰：“朕之本意，原欲光复旧物，宏我国家，但为生民起见，屈意允和，议和各款，当依大宋。二卿速归去见汝主，若能如议，便两国修好；不然，朕之兵，即日渡江取东京诸路，先为大宋扫陵墓矣。”二臣再拜稽首，谢曰：“陛下若能允和，则天下苍生之幸，宁独寡君与在廷文武同受其赐哉！”二臣领命辞出，不敢停留，星夜回上都而去。直至宋重康七年，元成宗大德十年秋九月，赵孟頫、李邦宁二行人，又赍国书入宋，以南朝为兄，北朝为弟，割广右庆远、泗城二府，郁林永安二州及江右之临江、瑞州、袁州三府，宁都一州，凡八郡与宋。荆楚则画江为界，以襄阳、汉阳、德安、安陆四郡归元，岁币三十万，玉玺献与宋主，惟瀛国公自言在燕已久，不欲回宋，北朝亦未敢强。余皆依议。赵孟頫、李邦宁先至枢密府，与宋文武相见。诸臣犹欲再议，左相范国昌曰：“行人之跋涉至矣，既欲修好，惟坚信义可也。”预先奏闻，次日帝乃大设朝会，元使臣朝见毕，将玉玺国书及诸般礼物呈上。俯伏奏曰：“陛下宏天地之爱戴，仁育万物，恩沾率土，寡君及在廷文武实被其赐，和议各款，俱一一如命，祈陛下睿览。”帝观毕，谓使臣曰：“朕屈意允和，亦为两国之生命耳，元主但出本心，朕焉有不俞允之理？”赵孟頫稽首奏曰：“寡君欲与民休息，直斋戒沐浴，以告于宗庙社稷，始遣下臣，寡君嘱下臣之言，皆抽肝擢胆之言也。寡君所望者，得陛下一俞允，则大元宗庙社稷之灵，实迈相之。”帝悦。李邦宁亦奏曰：“从此二国修好，边陲无警，内外文武，亦得以共享升平，罪臣等蒙陛下之赐，亦可谓不辱君命矣。”帝亦曰：“朕不食言，令守臣让还四郡之地，以便二卿复命。”赵孟頫、李邦宁再拜谢讫。

帝命于偏殿设宴，以待使臣。时百官毕集，饮酒乐甚，惟

武班中诸臣见和议已成，欲退四郡之地，未免怏怏，皆曰：“我等疆场血战，始得四郡，乃以片言弃之，从前汗马功劳，尽成画饼。况此四郡，乃得之于贾翀，非夺之于蒙古也。”帝闻之，颇不怿。有范国昌私问李邦宁曰：“元主为君何如？”李邦宁曰：“内事决于宫闱，外事委于大臣，而连年寝疾，元主殆不久于人世矣。”国昌又问太子何如，邦宁曰：“无太子，有国者，其北边总兵之怀宁王乎？”帝又谓赵孟頫曰：“卿虽仕元，犹能奉使，和二国之好，不忘故主，而留梦炎乃竟领兵伐宋，是自取其死也。”言之令人发指。赵孟頫拜谢曰：“前者非留梦炎阻诏，则宋元早联和，无此数番争战矣。”使臣与文武等，尽欢而罢。

越日，帝交割四郡，重赏使臣，遣侍郎苏伏威、给事李进诚，二人入元报命，以答其礼，自是，而和议成矣。

第八十二回 令狐韬当殿论玺

宋重康八年，帝一日设朝，下诏，以所控郡县，改为六镇。除延平、建昌、肇庆、长沙、桂林外，岳州设一节度，控武陵、辰州、澧州、郴州、靖、沅、桂阳等州，长沙控衡阳、营阳、建州、茶陵，而益以平乐、苍梧、浔州等郡，建昌至是亦增临江、瑞州、袁州、宁都四郡。桂林亦增庆远、泗城、郁林、永安四郡，计大宋此时，所辖五省，凡五十二府州三百二十四县。

六节度得诏，入朝见帝曰：“臣等出万死一生，为陛下恢复大业，今大业粗就，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正宜席卷宇内，囊括四海，一洗崖山之耻，光复旧物，奈何信元人狡狴之谋，竟与之和乎？”有襄阳节度使扈德威抗声言曰：“臣与韩搏虎讨平云梦，始得四郡，此四郡者，大宋得之于贾獬，非得之于蒙古也。蒙古虑梗漕运，何不取之于巨寇之手？况浚口之战，臣等几罹不测，艰窘万状，始夺其险，故招讨激怒，始打襄阳，蒙古计亦毒矣！即所割八郡，不及襄阳等万分之一。蒙古不惟欺大宋无人，实欺陛下不智也。陛下昨降此调，襄汉之民无不丧气。即日挈家而徙者数万余家，陛下纵不为臣等惜，独不为大宋苍生赤子惜乎？”德威声泪俱下，帝乃敛容答曰：“朕播越海岛，萧然一身，非卿等万不至此，卿等血战艰难，拓土开疆，重为我大宋定鼎建国，卿等之勤劳，自足千古，但恨有功未赏，铁券莫封，朕未免快悒于心耳！即议和一事，朕亦以卿

等血战半生，权为休养之计，徐图进取之机，养晦观变，作十年生聚训练计耳。朕非偷安，遽忘仇耻。卿等六人，俱加开府仪同三司，永镇六郡。令将士等操练简阅，卿等卧护静镇，但总其成，暇则宴酣优游，颐养天年，不亦可乎？”寇复雷、韩搏虎二人正欲力谏，一闻此言，即叩地流血，泣奏曰：“陛下兴言及此，臣等虽捐顶踵，不足报也。但愿主上无忘崖山，臣等亦不敢深阻和议。”帝亦泣谢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朕日夜思海岛艰难，惴惴于心，即崖山之战，犹赫赫若前日事也。”六节度齐拜谢而出，皆叹曰：“朝廷自此，不复用兵矣。”不日，各赴任所。扈德威遂移镇岳州，诸将士亦略有迁移。

越日，苏伏威、李进诚自上都回国，见帝曰：“臣等入元，则成宗已殂，怀宁王正位为武宗矣。武宗以陛下既允和议，欣慰之至。即日大赦天下，加孟頫为行台侍御使，兼翰林院承旨；加邦宁为大司徒，兼左丞相，仍领太医院事。当时李邦宁笑谓臣等曰：‘寄谢大宋皇帝，有邦宁为相，诸事不足虑也。’”帝闻之，惊曰：“邦宁宦者，亦官左丞相乎？元政从可知矣！”

时有工部侍郎长孙轨、鸿胪寺少卿黄仲通、中书右丞刘知几等以宋元息兵，生民有庆，元主愿作无玺天子，而以国宝归宋，宋得秦玺，应上尊号，请表贺。帝欲许之，太子洗马令狐韬出班奏曰：“不可，玺有真贋，不可不辨。”帝问曰：“卿何以知之？”令狐韬曰：“秦玺之不在久矣。秦始皇并天下，以赵璧为玺，此蓝田玉，即卞和献楚璞也。楚婚赵，纳璧为聘，秦昭王给以十五城，蔺大夫夺以归赵者也。玺围四寸，六面，正如螭纽，李斯虫鱼篆，其文曰：‘寿命于天，既受永昌。’汉高祖入关，秦子婴系颈以组，奉玺降汉。哀帝临崩，以玺付董贤曰：‘无妄与人，平阿侯王谭子阊侍中白元后，带剑入宣’

德后闷，叱贤，贤跪授玺绶，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王莽篡窃，使安阳侯舜，求玺于孝元后，后怒骂曰：‘若自以金匱符命为新皇帝，当自更作玺，何用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因涕泣。旁侧长御以下皆泣，舜亦悲不能自止，谓太后曰：‘臣等已无可言，莽必欲得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恐莽胁取之，乃出玺投地，缺一角。莽未，汉兵入长安，商人杜商取玺杀莽。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问玺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阼间’，就取诣王宪，宪遂称汉大将军，舍东宫，妻莽后宫，乘其车服。将军赵萌等，以宪得玺绶不上，收斩之，玺归更始。赤眉立刘盆子为帝，破长安，更始败，上玺绶于盆子。盆子立一年，其兄恭知赤眉必败，教盆子习为辞让之言，下床解玺绶，叩头愿避贤路，涕泣唏嘘。赤眉樊崇等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受之。冯异收长安，盆子率丞相徐宣，肉袒上所得玺，玺复归汉。灵帝崩，何进诛宦官，洛阳乱，中常侍段珪、张让劫少帝及陈留王，步出谷门，夜至小平津，六玺不自随，三日还宫，失传国玺，余玺皆在。董卓烧洛阳宫阙，迁都长安，诸侯兵起，长沙太守孙坚进至洛阳，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宫井中。建安元年，袁术谋僭号，闻坚得玺，拘坚妻而夺之。四年，曹操破术，术走死寿春，广陵太守徐璆得玺献之。汉传魏，魏文帝隶刻肩际七小字曰：‘大魏受禅传国玺’。魏传晋，怀帝于永嘉五年，刘聪陷洛阳，迁帝及六玺于平阳，聪子粲见杀于靳准，刘曜平准，准群臣，推靳明为主，遣上表奉传国六玺降曜，曜大喜曰：‘使朕获此灵玺，而成帝王者，子也，国称赵。赵为石勒所灭，称后赵，勒死，石氏乱，冉闵尽杀渚石称魏。晋穆帝永和八年，闵与前燕慕容隼战，危急，遣蒋干求救于谢尚。尚使戴僧施据枋头，求传国玺，干沉

吟未决，僧施率百人入邺，给干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玺未敢送回。卿且出以付我，我当驰白天子，天子闻玺在吾所，信卿至诚，必多发兵粮以相救饷。’干以为然，出玺付之，僧施宣言遣人迎粮，阴遣督护何融怀玺送建康，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土人笑为白板天子。至是，复归晋。晋传于宋，宋文帝义隆三十年，子劭弑逆，武陵王起兵入石头，缚劭于马上，送军门，不见传国玺，以问劭，劭答：‘在岩道育处’，就取得之，道育宫婢也。宋传齐梁，侯景乱梁，称帝百余日而败，王僧辨进石头，问王克天子玺绶，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景之奔也，以玺自随。’使平原太守赵思贤掌之曰：‘我死，宜沉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渡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告兖州刺史郭元建，元建送东南道行台辛术，术以北齐天宝三年四月壬申，上玺于齐主文宣，文宣告太庙而受之。周之破邺，齐幼主令侍中斛律孝卿奉玺至瀛州，归于北周宇文氏。周传隋，宇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尽收宝器及后宫萧妃，抱玺归化及，守聊城，窦建德攻破之，擒化及，拜谒萧后称臣，收其玺。建德倚突厥以壮兵势，隋义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萧后，建德以千骑送后入虜廷，而留玺。秦王世民擒建德，获其传国八玺，玺归唐。开元六年，改称传国玺曰受命宝。元宗幸蜀，使韦见素奉宝传位于肃宗。僖宗光启元年，李克用逼京师，夜出开远门，使神策军使王建，负传国玺以从，登大散岭，阁道烧绝丈余，建囊玺于背，手掖上自烟焰中跃过，夜宿板上，上抱玺枕建膝而寝，解御袍赐建曰：‘以有泪痕也。’既入蜀，田令孜盗玺埋地下，尚食使欧阳柔治令孜故第，得玺，献之前蜀主王建，建传子衍，唐魏王继岌灭蜀，玺归后唐。后唐潞王从珂，清泰之末，石敬瑭臣契丹而攻唐，从珂携传国玺，登元武楼，纵火自焚，玺已为煨烬矣。晋天福三年，更作受命宝。

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末帝开运三年，契丹入晋，晋奉传国宝一，金印三，出迎契丹，以国宝追琢非工，又不与前史相应，疑其非真，诘责使献真者，晋人对以潞王自焚，失传国玺，此宝先帝所为，群臣备知，非敢匿宝，乃止。契丹建国为辽，宝之为真，辽兴宗重熙七年，试进士赋题，以得传国玺者为正统，犹侈言之。至保泰二年，金人克中京，天祚奔云中，遗传国玺于桑干河，实晋之天福玺也，故传于今，玺之大略如此。”帝闻之笑曰：“非洗马治考辨，几误此玺为秦玺矣！”令狐韬曰：“天福晋玺之外，更有姚玺、慕容燕玺。即魏晋亦各有刻，魏自刻者，其文如秦，秦玺独自右，魏玺独自左。晋所刻者，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刻受命玺，其文则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六朝云扰，自谓得秦玺者，皆魏晋所刻也。今按此玺，虽其文为李斯八字，而篆法全殊，特不知所从来耳！”

侍郎苏伏威奏曰：“元御史大夫崔彧，得于故臣扎刺氏之家，即宏吉剌皇后所手授于成宗者。”令狐韬曰：“此即大宋元符中，咸阳县民段义于河南修舍，有光照室，掘之，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上之哲宗，蔡京等验以为宝玺，遂命曰：‘天授传国受命宝’，改元元符，即此玺也。宋至元符得玺，佞人满朝，国运浸衰，得此玺者，何贺之有？”群臣遂不复言表贺，帝又曰：“三代以九鼎相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鼎迁于周，所谓在德不在鼎也！非洗马之言，朕几为卿等所误。”长孙轨、刘知几等大惭。

帝遂升令狐韬为太子少傅，赐水晶盐十两，冷暖玉一盘，谓之曰：“此玉出日本之东集真岛，岛上有台曰凝霞台，台上有池，池中出玉棋子，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卿勤学考据，故赐此玉以旌之，又闻卿所辨，凿凿可凭，

亦如此盐之有至味也。”令狐韬再拜，谢恩而出。

第八十三回 廿四堆宋主扫墓

余姚王生，名勉，字器之，卓犖有大志，而蹇于遇，年三十，犹萧然四壁，落魄不偶。欲图青云，而元人适罢科举，欲营什一以博升斗，则抚掌揶揄者适笑于其旁，乃改业，习小儿医，一月而杀三孺子，皆豪贵家婴儿，几罹不测，急取其书毁之，久而贫无卓锥。乃投身典肆中，佣作会计主管。典肆翁以其有文名，遂收之，且厚其饷。

继而典肆亏折，肆翁急谢遣之，王生大窘，焦急欲死，过府城五云门，见一鬼跋雷门上，脚垂至地，王生曰：“此防风鬼也，闻琴声则舞。”急取琴鼓之。鬼端坐不动，两手掩耳，示不欲闻。王生叹曰：“时衰鬼弄，此之谓矣！”弃琴而去，窜至钱江，忿极，方欲踊身一跃，偶见江干一庙，又转念曰：“且到庙中自缢，免致身葬鱼腹。”王生觅得一索，直入寺中，仰视，则伍大夫庙也。泣拜于地曰：“将军乞食吹箫，终有霸吴之日，王勉沿门托钵，即是绝命之时，何懵懵者？天生人之不偶若是也。”哭诉一会，取绳正欲自缢，忽见神座下卧一物，黑色蒙茸，目闪烁有光，一狐正在睡熟。急收绳缚之。狐自梦中惊醒，作人语曰：“某狐仙也，昨赴天台，醉归，经此少憩，不意为君所缚，君如释某，彼此有益。”王生戏问：“何以相谢？”狐曰：“使君巨富可乎？”王生贫寒如洗，正中心病，再问曰：“汝言戏否？殆欲曳尾遁耳。”狐曰：“是人孤陋寡

闻，将为勤学死矣。一富且不能致，狐何以仙称也？”

生即释之，狐方起身，少刻，化一老翁，鹤发童颜，唐巾儒服，蔼然可亲，重与王生叙礼。二人邀入酒楼，把盏倾心，老翁谈吐甚广，王生自谓不及。因问致富之策，老翁曰：“越人信鬼，惟鬼道足以惑之。会稽郡各处富民，率多刻薄起家，倚富压贫，我今择其尤，径入其家，抛砖引石，打鸡弄犬，横生怪异之病。彼必请法师求符篆，百俱不效。君然后言能驱邪，但书花押，向空焚之。我出此户，又入彼家。不三月，君之巨富成矣。”王生大喜称谢。又转念曰：“此财似出非义，翁何不更出一策？”老翁大笑曰：“此财虽不义，而诡于义者也。君犹欲守义，将为沟壑死矣，吾固言君独学寡闻也。”王生亦笑许之，老翁遂去。未几而会稽郡各处，疫病大作，俱有鬼狐作祟，遍请法师不能驱遣，独王生之符篆一至，立即平安。不阅月，致数千金。生乃市田产，修房舍，置奴仆，而病者益众，求者愈广，一一应之，俨成巨富。暗思“此傥来之物，何必苦聚，貽笑钱癖。”遂力行济人利物之事，不论巨细，不限远近，无不被其恩，沾其惠。随得随用，任意挥霍。自此，会稽各处，王勉之名大噪。一夕，老翁忽至，王生再三致谢曰：“翁再造，全某之命，此德当铭之五内，没世不忘。”老翁笑曰：“君今富矣，复欲贵否？”王生笑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人亦孰不欲富贵？但如翁者，固欲富而即富矣，岂欲贵而亦即贵乎？”老翁曰：“子非富中人，乃贵中人耳。”生曰：“翁何以知之？”老翁曰：“子以不义之财，作仗义之举，此念已超出寻常万万，本处有现成之贵，非子而谁？”王生惊曰：“目下之贵，非采访即选举，如此仕途，容及王某也耶？抑翁别有术致之耶？”老翁曰：“子静待之，不出旬日，大贵至矣！”王生疑信参半。老翁居其家未半月，忽报宋主率同文武，由

闽中武都起驾，越江右，至会稽，为南宋诸帝洒扫陵寝，时宋元已和，浙省平章脱脱，早临会稽，预修地主之仪。

且说宋帝，诏种世龙、岳燕超等辅太子监国，自率范国昌、司马肃、关普灵、寇复雷大小文武十余人，幸会稽郡，元平章脱脱率同浙省大小文武，接入城。越日，驻蹕狮山之侧，质湖之滨，南宋诸帝陵寝，帝一一谒拜，俱各封护，修理完好。脱脱只候宋主，礼意亦极殷勤，而帝终以伐掘为恨。脱脱奏曰：“此先帝所为，外臣虽愚，何敢直彰其恶？”帝怒曰：“平章以朕不能讨平江浙耶？”一时关普灵、寇复雷等辞色甚厉，二人昔日大闹临安，此时正扬眉吐气，共诮让之。脱脱神色不挠，徐对曰：“宋元既联兄弟之好，今一旦败盟，则曲直所在，知者自能辨之。即如陛下所云：‘上国有问罪之师，寡君亦有御敌之赋。’彼此反复辨难，绝不少屈。”独范国昌折之曰：“寡君为谒陵而来，陵中虚实，不获周知，寡君之羞也。平章既作东道主，陵骨一事，不问平章，宁入上都，问上都乎？果尔，则宋元又兵连祸结。后衅之由，恐平章责有难辞。”脱脱惶恐谢曰：“相国见谕，责固难辞，但君父之恶，臣子何忍显暴？”范国昌正色责之曰：“世祖所作诸恶，薄海内外，谁不知之？宁待平章今日，始显著耶？如不欲显著，则北朝皇帝，不应三次遣使入宋议和矣。为人臣者，于君父有失，能使之修德行仁，痛改前愆，方为忠孝。若一味弥缝掩饰，则愈掩愈彰矣。”脱脱拜伏曰：“非相国之言，脱脱几陷于罪矣。”帝谓之曰：“伐陵一事，自于平章无与。朕只欲得陵中详细，其他不过求也。”脱脱又奏曰：“伐陵乃至正二十二年间事，迄今二十余年。陛下请驻蹕会稽，容外臣访之。”数日，始回奏曰：“外臣当为陛下表贺称幸。”帝问之，脱脱奏曰：“闻当时伐陵，此间好义之民，潜取诸帝陵骨，用别骨换之。当时世祖所伐去者，

皆寻常骨也。但不知诸帝陵骨，义民等藏于何处耳？”帝闻之一悲一喜曰：“即求平章，访查陵骨下落。”脱脱不得已应命，再至山阴会稽诸县，物色访问，并无人知。盖当时朱叟与村中诸父老，已多年物故，盗骨一事，乃逆旨所为，皆秘不敢言。故至今无可访寻。脱脱甚闷，三日后，有余姚王勉赴辕，自言能识陵骨藏处。脱脱大喜，引见宋主。帝问：“现在何处？”王勉俯伏奏曰：“小民有俚语献上。”即日：

炎宋无辜，元帝伐陵
瘞玉何所？视此冬青

帝急问曰：“何谓冬青？”王勉复奏曰：“会稽兰亭山原，处处有冬青树者，其下皆陵骨所在也。”帝闻之，立拜王勉为工部郎中，作山陵使者，命为前导。帝与文武，及元平章脱脱等，即至冬青树所，一一掘之。果然瘞骨其下。帝见之大恸。关普灵、寇复雷目光如炬，怒发冲冠，脱脱亦失声叹曰：“先帝不仁，至此极矣！”急令工人等，重启其陵。开其隧，脱脱亲负一具。宋臣文武，亦皆负一具，送入陵中，安放妥贴，复封其陵。帝始陈设方物，荐其鼎俎，刑牲藉茅，大展祭告。帝悲悼不胜，诸陵一封毕。帝深德会稽昔年藏骨义民，冬青所种处，令封其树，勿使剪伐，惜不知其人，无可酬赏，乃命会稽一郡，免赋十载，大宋代为完纳，其银皆由武都。辇至浙省，交与平章，务令民沾实惠，勿使不肖官吏，别生枝节。帝又重赏脱脱，不日发驾起行，直回武都，脱脱送出浙省界口始回，道经会稽，闻百姓颂德不已，皆称宋主为有道天子。脱脱叹曰：“如此方是君人大体，不图先帝当日，乃狂悖至此也。”

王勉随驾入朝，遂仕于宋。果中老翁之言而大贵，而王勉

每食必祝曰：“狐仙翁！”盖其富也，狐所致，即其知陵骨在冬青下，亦狐所指授也。狐去时，自言隐于天台，后遂不复至。

第八十四回 杨妃井太真洗心

尚书葛天民奉宋主命，略地广右，至苍梧，道经容县之西。有杨妃井者，相传以为昔日太真所饮也。好事者建祠其右，肖太真于内，香火特甚。天民一见笑曰：“异哉！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入神祠，此亦文人韵事也。”命市纸马冥镪数十事，入祠酌椒浆奠之。奠毕，在祠中观玩一会，咏唐人句云：

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天民叹曰：“床第之言不逾阃，椒房宫闈之事，史官何由知之？洗儿一事，新旧《唐书》不载，温公《通鉴》乃以天宝遗事入之，此委巷之谰言也。又论者动以武后、杨妃同称，亦太不公。武后与吕后等，讵可与杨妃比例？语云：‘姚宋若存妃子在，胡尘哪得到中华？’林甫、国忠之罪，何妄加于妃子也？”感叹良久。

是夕，宿驿中，见一人冠步摇冠，披紫霞衣，佩红玉，曳凤舄，明挡翠羽，飘飘欲仙，侍者十余人相随，向天民敛衽谢曰：“蒙尚书枉顾，惠及梓里，复承厚赐，辨明前事，马嵬坡前，死且不朽。但予更有一言，予与武后，事虽不同，而皆蒙千古不白之冤，予并为武后一陈衷曲，共释覆盆。按贞观十一

年，以武氏为才人，年十四；二十三年，太宗崩，武后为尼。永徽五年，以才人武氏为昭仪，年三十一岁，明年立为后；子宏生三年矣。宏道元年，高宗崩，则后六十岁，临朝七年，称皇帝，改唐为周。又十五年，中宗复辟，迁太后于上阳宫，凡十月而崩，年八十二岁。中宗景龙四年，临菑王讨韦氏之乱，封平王立为太子，年二十六。睿宗太极元年，传位于太子。明年癸丑，改元开元，开元七年，予始生，至二十三年，始册为寿王妃，予时年十七；二十五年，武惠妃薨；二十八年，度予为女道士，号太真，召入宫；时皇帝年五十七，予年二十二。天宝四载秋七月，册予为贵妃。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倡乱，十五载，丙申六月，皇帝幸蜀，予死于马嵬，年三十八岁，肃宗即位灵武，尊皇帝为太上皇。至德二载，丁酉，上皇还西京。上元元年庚子，李辅国迁太上皇于西内。宝应元年，壬寅，太上皇崩，年七十八岁。夫武后不能乱唐，高宗自乱也。武后虽乱唐，未尝乱天下也。唐祚之得长也，武后系之也。中宗非令主，韦氏多失德，房陵无异于桐宫，悔艾不终于元德，武后不帝，而谁帝乎？二十二年之间，使环海恬波，金瓯无恙，是岂中宗所能办耶？向使天促其年，相从于乾陵之下，韦条煽祸，烈于鸚鵡，不知李氏百年社稷，作何景象？”盖中宗之暗弱，甚于高宗。韦氏之才略，不及武后。高祖太宗，殆阴寿之以待临菑王之壮，絜天下而远之子孙。彼中宗者，为之传舍而已。武后何尝乱天下，亦何尝竟乱唐也？至予之事，则诚如尚书所言，以貌见宠，不与国政，并无阴谋远略。稍有过于男子，设使当年宰相非林甫、边帅非禄山，何至雨泣铃淋，香销罗袜，波翻太液之飏，虐煽骊山之焰？致予赍恨而没，沉香亭畔，花萼楼前，彰彰可考也。千秋下有知我心者，其尚书之谓矣。予言已毕，请从此逝。”倏忽不见。

天民亦寤，披衣而起，挑灯少坐，叹曰：“天下安危，系于将相，吴信宰嚭，而西子沉冤，唐任安李，而太真蒙惨，同一千古疑事也。不意祠前一奠，竟感其灵，涤垢洗污，直至今日，鬼犹如此，人何以堪？”次日复至祠中，再拜称谢。出俸钱十万，命容县令为新其祠。奏闻宋主，更发帑藏，大为恢廓，改作宫殿。而颜之曰“灵妃”。置田百亩，春秋奉祀。自是而水旱疾疫，合郡祷之，靡不应。

第八十五回 宋昭帝诏求直谏

宋重康十七年，元仁宗延祐之四年也。帝巡至香山岛，敕为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人立庙，名曰三杰庙。令有司春秋致祭。再过新会，至崖门山，重招帝昺之魂。触景兴怀，回忆当年颠沛流离中，逃死不遑，遥望海中，号泣不已。扈驾文武，再三劝慰，帝始收泪，巡至潮州，扫陆秀夫之墓，立神道碑，帝亲为赞书之，遂驻蹕于潮州。

时骠骑将军靖海大都督史霸，镇守潮州府一十五年。史霸威名素著，海寇平息，卧护潮阳，帝叠加褒美，慰劳备至，加威武副将军之职。帝是夜宿于行宫，忽见海岸有黑鬼数十人，高不逾三尺，其行如飞，去地几二尺许，各持利刃，四面围绕杀来。帝大惊，速呼将士扈驾。左右迄无应者，帝狂奔，黑鬼亦奔而追之。帝大窘，忽转出一壮士，手挥铁椎，奋勇击杀数十人，黑鬼遂败。纷纷散去。帝急呼：“壮士何人？”壮士伏地奏曰：“臣泰山石敢当也。”言讫不见。帝亦惊寤。次日，即问扈从文武。史霸奏曰：“雷州有黑鬼蛮，能驭空离地而行。前杨孝伯大兵收复雷州时，有三千黑鬼，前来迎降。孝伯误以为抗拒王师，一鼓歼之。感入陛下噩梦者，即此是也。”帝又问石敢当何人？韩昭奏曰：“五代时，刘智远为晋祖押衙，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椎，从晋祖与愍王争忿。敢当与斗死，杀愍王左右。故至今人家有桥路冲户者，立石刻‘泰山石敢当’字样

于上，谓以敌煞也。陛下入梦壮士，即此入耳。”帝闻之，即封石敢当为‘三界荡魔伏鬼将军’，敕史霸就雷州祭之。帝回忆梦中情景，犹惴惴不已，遂不欲行巡，驾回武都。

不数日，枢密正使永安王岳燕超薨，帝幸其家，亲往吊唁，诏命集贤直学士李仁恭，为办丧事。越日，又诏文武俱往送葬。谥曰“忠武”。帝悲悼过甚。八月癸酉，帝不豫，免朝贺，宣范国昌、种世龙、司马肃、关普灵等四人入宫，受遗诏辅政。丁丑，遂殂于麟德殿，群臣辅太子璵即位，是为昭宗。冢宰范国昌，权处分军国重事。帝在谅阴中，哀毁如礼。孟太皇后叹曰：“此令狐少傅辅导之功也。”葬显宗于寿陵，尊孟后为太上皇后，帝始亲政，以明年为隆熙元年，王妃为皇后。尊范国昌为太保，班宰相上，种世龙为左相，司马肃为右相，狄定国为枢密正使，关普灵为枢密副使。六节度暨各将帅俱入朝贺。帝又降诏，于六镇之内设四大营，以都部署领之，四时练兵，以备不虞。江右设神武营，以拓跋琳领之，屯大庾岭；湖广设天策营，以陈同领之，屯茶陵州；广右设神策营，以庾靖领之，屯昆仑关；广南设靖海营，以李继业领之，屯湖阳关。六镇之内，又连营若蜂屯蚁聚，坚不可犯。各镇俱拜命而去。帝一日又下诏曰：

朕以薄德，谬承大统，但置鼓悬鞀，圣主每乐闻其过，而师箴黷赋，英辟不欲掩其非。朕居青宫，常勤乙夜，深美鲁直之忠，不嫌汲黯之戆，咨尔内外大臣，百职庶司，属在言路。因时时鸣凤朝阳，未入谏垣，亦在在批鳞殿陛，负气敢言，乃褒铁面，闻风弹事，亦重豸冠。能面折而廷诤，重有造于我国家也。如模棱而阿附，岂所望於尔文武哉？直言上闻，毋负朕意。钦此。

一时言路大一开，台谏诸臣争相上疏论事，一一优诏答之。右相司马肃谏曰：“为人君者，能言不如能行。臣窃见台谏诸臣所奏，皆切中时弊。陛下若不见之施行，徒加敕奖誉。是陛下有纳谏之名，无纳谏之实，乃好名之心盛也。为人君者而徒好虚名，则粉饰太平，将何以传后世？臣恐阿谀取容者，不旋踵而至矣！”帝闻言恍然大悟曰：“朕不吝改过，立见施行。”即将诸臣所上，如：开经筵，厚风俗，培国脉，兴学校，隆教化，敦农桑，慎铨选，别去取各款，发至政府，一一颁行。冬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有星于东井，又享于南方，时帝建慈宁宫未就，礼部尚书葛天民，上疏进谏，其略曰：

臣闻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风也。瑶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官室崇侈，民力凋敝，天示恒象，妖彗炳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只肃之礼，不宜有忽，以滋天怒。

帝览疏殊不恚。太保范国昌贺曰：“臣闻君明则臣直。有陛下纳谏之君，始有天民敢谏之臣。臣等殊不及天民也。”帝意乃释。

时汀州府太守辛次公上疏，请旌孝子赖禄孙一摺：“按至元初，漳州陈机察作乱，扰至汀州。禄孙负其母，并拿妻子，入山避寇。寇至，人皆散走，禄孙独守其母不去，寇出利刃，将杀其母，禄孙以身蔽母，泣曰；‘宁杀我，毋伤吾母。母衰矣，乞怜之。’时母病渴甚，山中觅水不得，禄孙乃含唾啣之。寇皆惊骇，莫不叹服。敕众不得妄杀孝子，反取水与之。又禄孙妻有殊色，寇中有欲掠其妻去者，众寇责之曰：‘奈何辱孝

子妇？誓将杀汝’，挟其人去，送其妇归之。乱离中逃窜，能敦至性，孝行可嘉，有关风化，不可不以上闻。”帝甚悦，诏下礼部特赐旌表。

第八十六回 吴草庐不序藏经

元武宗即位，以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哈刺哈孙仍为右丞相，答刺海为左丞相。因承成宗遗诏，凡嗣位者，俱宜崇祀孔子，武宗即于是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命翰林承旨阎复草诏曰：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圣化。祚我皇元。

时有太子右谕德萧(爽斗)等皆窃叹曰：“大元尊崇圣教，朝野可望治矣。”至大元年，又下诏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隶民籍。帝复优礼大臣，敦崇儒生，席富有之业，慨然有励精图治之意，究之烝乱诸母，仍然冒顿遗风。官制虽汰，多循达鲁之名，章服虽颁，杂用鬻韦之饰。宦者李邦宁，乃用为江浙平章；西僧教瓦斑，用为翰林学士承旨，颠倒错乱，莫此为甚。帝在位五年而殂，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乃定大成至圣文宣王春秋二丁，释奠俱用太牢，复科举，

策进士于廷，及第出身有差，从翰林李孟之奏也。李邦宁至是，宠遇日隆，帝竟遣邦宁行释奠于孔子，邦宁受命，方入庙中，行礼就位。忽大风起殿上，两庑灯尽灭，灯台底铁蹲人地尺许，邦宁悚息伏地，不敢仰视，诸执事伏地良久，不能成礼而退。邦宁懊悔累日，帝亦悔之。帝即下诏制，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阶，改皇庆为延祐。及延祐三年，复加宦者续元晖为昭文馆大学士，帝盖中心无主，每相矛盾，然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可为元守文之主，在位十年而殁，太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以至治元年，元夕张灯，极其华美，帝御楼门而观，民皆争呼万岁，帝又酷信浮屠，崇奉西僧，敕建西山佛寺甚亟。又下诏于各郡寺观，宏开道场，广建法会，作功德以资冥福，兴荐拔以赈先灵，讽经礼忏，宣科演教，州郡靡不翕然从风。帝遂敕写金字藏经，诏翰林直学士吴澄为序，吴澄抗表奏曰：

陛下敕写金字藏经，为生民祈福，此尧舜禹汤为心，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则臣所未谕。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说，不过谓为善者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与日月齐光；为恶者死，则下沦污秽，其极卑与沙虫同类。浮屠子遂创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自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凡几，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也。撰为文辞，万不可以示后世，臣无任恳切之至。

帝再三敕之，吴澄坚不奉诏，即日移病而归，至文宗至顺二年卒。澄字幼清，号草庐先生，临川人也。潜心好学，笃志力行，著书立言，翊翼圣教，谢疾归时，从学者数百人，所著有《易春秋礼记纂言》，及校定《皇极经世书》、《大戴礼》等

书，卒赠临川郡公，谥“文正”。

第八十七回 三清楼公孙醉酒

宁都有金翁者，甚贫，臂曲如弓，本名金驼子，好事者偏饰以美名，曰“金锭子”。远近有庆贺事，必邀至家，以为佳兆，金翁之名大噪。每遇吉日，争相致之，以得者为幸。翁一一造之，莫不奉金钱，馈酒食，醉饱盈袖而归。久而积累，遂置田二十亩，其田故膏腴壤也。里中有吕富翁者，久欲此田未果，一旦为金翁所得，心衔之。阴以里役构讼，倾其家，其田遂归于吕，而金翁以贫。昔年争欲致为佳讖者，至此无人叩门矣。金翁乃伛偻田畔，瞻望饮泣。里中人有以构陷始末，皆出吕翁告之者，金翁甚悲。自念无可报复，惟伺便或遇吕翁，以利刃刺之。

一日，闻吕翁饮于姻家，夜深始归，金翁即挟刃至中道伺之，挨至更余未至，旷野萧条，松风刺骨，金翁忽转念曰：“吕翁不仁，渠自昧心，而贫乃我命，贫而且病，何必更作孽乎哉？”即掷刀于河，抽身反走，忽失足一颠，跌踣于地，良久始起。徐扪腰背皆有异，至家叩门，其妻一见，惊而讶之曰：“尔胡为颀然而亭亭也？”金翁自顾，亦错愕不知所出，调笑之声，喧闻比邻，共走入视之，无前此拳跼故态矣，远近皆以为异。金翁深秘其挟刃事，惟言得奇方所愈，而竟无人知之者。至是，亦稍有周恤，免于饥寒。

数月后，吕翁亦遣人厚加馈遗，并请临其家，金翁峻拒之。

吕翁亲自造门，邀请甚恭，金翁不得已，造其家，则陈设丰隆，酒肴交错，备极款洽。告辞，辄不许，又延至内室，促膝谈心，意甚亲密，金翁甚疑之。入夜已深，金翁欲归，吕翁始告曰：“闻翁痼疾顿愈，甚慰鄙怀，但不佞有所求于君，可乎？”金翁问故，吕翁长跪而请曰：“愚夫妇年逾半百，仅一七龄之子，生而韶秀，亦甚聪慧，乃于前月某夕，偶步阶前，逾门限，而忽颠仆，竟同翁之痼疾，百药罔效。因思欲愈此疾者，非翁之奇方，万难为力也。翁如不吝，请奉百金为寿。”金翁闻之，瞠目直视，不语者久之。吕翁笑曰：“翁以百金为不足耶？”金翁不觉长叹数声，欲言仍止。吕翁怪而问之，金翁乃移座近前，尽吐其实。两处约计，掷刀与其子得疾之夜，时刻分毫不爽，吕翁闻之，毛发悚然，深自恼恨，尽反其田。即于是夜载金翁之妻至，夫妇皆养于其家。

越明年，吕翁复举一子，而七龄者竟死，金翁夫妇无子，皆厚葬之，即以其田为祭田。吕翁子命名为吕金生，以示不忘金翁也。金生美姿容，性聪敏，成人后，博学能文，时吕翁夫妇已卒。金生屡试不售，淡于进取，挟资游览，放浪江湖，纵酒嗜博，无所不至。客广陵，恋一妓燕娘，有终身之约。久而逋歉愈深，犹日与恶少纵博，不下数百金。燕娘代为筹算，虽倾囊不足偿也。燕娘一日，乃大张宴饮，邀集豪贵十余人，决赌。金生连掷皆北。燕娘在旁，审视良久，乃尽出簪珥、钗钏，珠玑灿然，请以五十金为注。时同博者各携数百金，皆相视而笑，许之。点筹既定，桌帷互陈。次至燕娘，乃扬袖大呼，一掷六绯，众客皆愕。燕娘敛骰在灯，拂衽称异数，不敢有后冀，计其获已三千余缗，尽征而归之金生。罢酒后，燕娘复约诸豪贵曰：“明日幸相过从，妾有所请。”翌日，乃早起治酒，诸客一一皆至。燕娘乃艳妆而出，手挽金生，对天洒酒再拜曰：

“今日为郎戒赌，次浮巨白，上其假母。”亦再拜，捧出匣中五百金，为赎身。以次遍酌诸客，亦再拜曰：“自今日以往，将为吕家妇，不复见矣。”遂入。举座感叹，有泣下者。其假母持金，呜咽不能成声。既而酒阑，燕娘椎髻短袷，车骑已在门外矣。

即日南还，道经新城，东至三清楼下，金生欲登楼少憩，且玩江景。燕娘问曰：“何谓三清楼？”金生曰：“新城旧有何渊、何潜、何滨、弟兄同登庆历三年进士，后渊谥‘清节’，潜谥‘清敏’，滨谥‘清忠’。至今，临江起三清楼以纪其胜。”燕娘曰：“此乃名胜所在，妾与郎君，不可不登楼留题，以遣逸兴。”金生大喜，甫登楼，即遇有恶少年十数人，行歌而前，联袂喧笑。燕娘貌美且都，光艳照人，将遮侮之。金生自度力不能支，窘甚。忽楼上一道者，角巾素服，须发苍然，当窗责众曰：“若辈独无宅眷耶？焉得无礼！”众怒曰：“我辈作戏，何预尔野道事？”群起攻之，燕娘始得间而逸，金生欲留谢之，道者挥之速去，金生始望空而走，众恶少齐攘臂楼前。叱曰：“何来泼道，胡为者？”因手挈楼前巨石，可重百斤，掷地入土者三四寸，以示膂力，复相与戏博，无不矫捷轻悍。视老道士，直竖子耳。道者徐步下楼，笑曰：“贫道少年，粗习此伎，可与若辈共试否？”众恶少恃众且勇，争赴曰：“来！来！”话未已，道者忽起，腾跃而上者，丈许，踢其一人，自额至胸及于腹，其人仰仆，不能少动，即挈石掷地人也。又一人奋袂而进，复饱老拳，亦卧而呕血。两人皆巨魁，既负，余皆慑服不敢动。老道士两手提巨石，拟碎两人首，于是诸恶少，号泣请命。

道者正欲释放，忽鸣锣一声，见旌旗对对，戈戟森森，报节度使至矣。诸恶少急扶掖二人，踉跄遁去。老道士即欲避匿，

韩节度搏虎在马上，早已望见，以鞭梢指曰：“此湘阴道士也。”急下马上楼坐定，令人邀道者至。道者一见便识，即呼曰：“韩大人别来无恙耶？”叩见毕，韩节度以宾礼待之，诸将校皆侍立于侧。韩节度与道者，相别几二十年，故旧相逢，喜不自胜，即命置酒楼上，玩景谈心，饮兴方酣。韩节度遂言别后入宋，如何征讨，如何兴复，如何建都立帝，每言至忻动处，道者击节称善，辄浮一巨白，言未及半，而老道士已酩酊大醉，入黑甜乡去矣。韩节度犹刺刺不休，说战功，说制度，口谈指授，语渐含糊，不一会睡去。诸将校无不窃笑，忙扶节度与老道士下楼，至新城驿中安宿。众恶少此时，方知老道士与节度有旧，无不吐舌，犹虑节度得知，争先逃去，受伤二人，一遍体青紫，呻吟半年始愈；一竟成痼疾。吕金生家中，望之归者三年，骤相见甚喜，询得其状，举家深佩燕娘之德，而金生与燕娘情好甚笃，自是，亦不复作浪子游矣。后闻此道者，乃韩节度故交，遂至建昌谢之。时湘阴道士已客节度署中，金生入建昌，半月不获得见。

一日，有幕府录事张宜偶出，一见金生问之，张录事盖金生姻戚也，金生遂言其故，张录事曰：“子欲见公孙先生耶？”金生不知，张录事曰：“湘阴道士姓公孙，名鸿，节度在汉阳相会时，尚隐姓名，至今闻大宋建国已固，方始说出，此乃节度之上客也。幸子早至，若更迟三日，将赴岳州扈节度处去矣。”引之入见，老道士笑曰：“贫道偶见不平，少加声色，何足言谢？”吕金生再拜称谢而退，并谢张录事，始归宁都。后金生以贵谒选，得龙门县尉，燕娘随赴任所，金生居官颇清慎，不数年，仕至柳州刺史。解组日，燕娘始出囊中骰子六枚，面面皆绯。即当年一掷三千者也。噫！诡不害智，燕娘其女中

杰出者哉！

第八十八回 刘蕡墓轩辕还金

宋昭宗隆熙七年夏四月，少保左丞相范国昌，枢密使保昌公狄定国相继卒，乃以关普灵为枢密正使，岳镇为枢密副使。九月，广右节度使大将军高耀卿入朝奏“元主南坡有变，当乘其乱，攻取京西诸郡，元人必不暇顾，机会不可失也。”帝碍于和议，耀卿奏曰：“宋与元和者，乃先帝一时体兵养民，权宜之计。当此士马精壮，陛下正宜发愤有为，以继先帝恢复之志。”右相司马肃奏曰：“乘人之丧而伐人之国，仁者不为也。陛下此时，未可妄动。待来年诏集各镇会议，方可兴师。”高耀卿曰：“宋与元仇敌也。先帝日日卧薪尝胆，恨不扫平燕云，肃清海内，仍为大宋一统。今既有机会，宁可因有丧而中止乎？”帝从之，犹未下诏，忽报，岳州节度使新宁侯扈德威卒。帝悲悼数日，伐元之诏遂寝，以种世虎兼开府仪同三司，为岳州节度使，即日赴镇。高耀卿叹曰：“天不欲宋复兴大业矣。”辞帝仍镇广右而去。

高节度一日巡至柳州，见城垣崩坍过半，责太守立即修理。时柳州守戚臣，任法严峻，饬所属州县，派拨民夫，委官督工，日夜修理。官吏承上意旨，催工既迫，催科尤急，以鞭箠从事，而法愈严者，弊愈滋，凡司会计，管钱谷总出入者，无不枉法索贿。民甚苦之。系累于缙绶之中，而仍负担土木之责。甚有卖妻鬻子，破产倾家，而以偿官缗者。

融县西罗村，有一李柜，产本中人，素性长厚，一子尚乳，一女名翠云。同里中有汪生六一者，家甚富，一日窥见翠云装束虽甚朴素，而一种婀娜之态，流光顾影，自足动人。汪六一久思染指，无隙可入。正值郡守行扎修城，拨派民夫，以家业饶裕者，为城工局首，经纪银钱。按此局首，若黠者充当，便肥私囊；朴者承任，罔不荡其家资。汪六一闻之，即令人将李柜之名，举报县中，可当局首，李柜闻之大惊，急至县中申辨。县令不允，责曰：“业经举报，即日申祥，岂容推诿？若人人皆免此任，公事谁为经理？”竟申入郡中去。李柜无可如何，随众局首，齐赴柳州。汪六一遂日夜设计，欲骗翠云入手。李柜妻崔氏，捫挡家政，井井有法，三姑六婆，概不入户，烧香赛会，未尝离门。汪六一无法可施。而李柜在柳州，经管数月，支给不敷，亏折无数，日积月累，逋歉益深。官吏索贿，李柜又不善应付。

未几，遂身陷囹圄。崔氏闻之，无计可为，惟有变房屋，市田产，计图赎出囹圄。谁知数仍不足。李柜在狱中，寄信崔氏，若更得五十金，则祸可免。崔氏得书泣曰：“家业典卖尽矣，此金从何而出？”其女翠云亦泣不可止，乃谓母曰：“闻古有缙縈上书，愿入宫为婢以赎父者，儿亦愿卖身得金以赎父。”崔氏闻言大恸，然至此已无可如何，遂从其策。汪六一闻之，大喜，即令人与崔氏说知，愿以五十金买去作妾，崔氏欲不允。翠云泣曰：“但得赎父出狱，儿虽作妾，亦所甘心。”崔氏勉强许诺，汪六一以金付之，娶翠云而去。母女分手，凄绝自不待言，而崔氏急于赎夫，既得银在手，即负幼子，自往郡中，愈行愈远，益想益悲，又虑此银一入，若更不能赎出，则夫妻惟一死而已。

行至马平县，经刘蕢墓前，疲劳已甚，遂将幼子放下，置

囊于地，哭诉于刘蕡大夫之墓。呜咽之声，字字酸楚，闻者无不下泪。崔氏悲悼一会，见黑云四起，知阴雨将至，遂起身仓皇负子而去。至郡中，则城工业已告竣，而李柜在狱中已年余矣。崔氏至狱视之，李柜悲喜交集，急命取银付吏，而崔氏一闻此言，如震惊霹雳，魂魄俱丧，不知此银失落何地。李柜亦嗒然若丧，又闻乃系卖女之银，惟呼天而泣。崔氏此时，欲出城觅之，则已日暮闭城，不得已，至邸中寄宿。是夜，双睫泪盈，直盼天晓。鸡鸣，即披衣起，出城沿途物色俱不见，暗思必失于刘蕡墓前，仍至故处，亦毫无形影。寻思无计，不觉捶胸大恸，坐于墓下，声声直唤：“参军乃唐室直臣，宁长卧地下，死而无知耶？”一面哭，一面诉，泪如涌泉，泪尽继之以血。四顾无人，觉宿鸟为之悲鸣，林木为之凄侧。哭诉一会，正欲就墓前触石而死，忽来一书生问曰：“娘子母乃失金者乎？”崔氏急应之曰：“然。”书生曰：“汝金为我拾得，可随我入城，行当还女。”崔氏闻言，如身至鬼门死去复生，叩头不已。书生止之，徐步而去。

崔氏仓猝间，亦未叩其姓氏。此人乃东兰州轩辕生，名固，同一友华生，名国选者，应举将入武都。偶过刘蕡墓前，拾得一囊。后之，内有五十金。华生喜出望外，谓轩辕生曰：“吾二人仆马之费，尽有赢余。”轩辕生曰：“不可，此金安知为富贵人所失乎，为被难人所失乎，若富贵人所失，用之固为不义；若为被难之人所失，则性命死生，皆系之矣。”华生大笑曰：“兄何其迂，非盗非夺，自我拾之，自我用之，亦复何尤？”轩辕生不以为然，回至寓所，置金囊于枕畔，终夜不寐，暗思明日，必访其人还之。黎明即起，仍至刘蕡墓前候之，恰遇崔氏寻死，问明金数皆符，引至邸中还之。谁知华生见轩辕生有还金之意，即移寓他所，不与共事，将金囊携去，轩辕生大

惊，急至华生寓所，则金已耗去过半，正色责之，乃持归邸中。而崔氏已望眼将穿，一见轩辕生，喜不自胜，正欲称谢，只见轩辕生愀然曰：“尔金已被吾友耗去过半，奈何？”崔氏闻言，重复呜咽而泣曰：“良人身陷囹圄，前此易业取赎，因不足数，又陷月余，始卖女得金五十，若仍不足数，则良人终无出狱之期。”言毕，泣下如雨，轩辕生惻然久之，既而曰：“吾囊中尚有十五金，并以赠女，合计尚少数金。”轩辕生又至城中，问各处可有东兰州朋友，一一访之，代为挪移。

三日后，始全数与之，崔氏千恩万谢而去。轩辕生以试期尚早，与逆旅主人略贷资斧，仍回庆远东兰州，更备仆马之费，始赴武都。而李柜闷坐狱中，以为此金已失，忽见崔氏持金而至，一一说知，感泣不已。急以金付吏，越日，释放。夫妇携幼子，同出柳州，口中时时感叹轩辕生。谓异日当衔给图报，一心望归融县。至女家视之，谁知翠云之事，更有不测。汪六一既得翠云，大畅心怀，詎料其妻阴氏悍而且醋，以六一娶妾即本村李柜之女，又闻其美，大怒，俟翠云入门，引至内房锁之，不通半线。汪六一谗口流涎，无可如何。遣人与阴氏哀恳，阴氏益大起风波，一骂三朝，一詈四夜。汪六一伏，不敢动弹，阴氏亦并不少假辞色，汪六一服，不敢动弹，阴氏亦并不少假辞色，汪六一饮恨而已。一日，偶至内房门隙，私窥翠云。忽阴氏至前，汪六一见而反走。阴氏操杖逐之，六一不提防，足挂屏风，一跤仆地。阴氏近前，以杖捶无算，家人仆妇等将阴氏劝解入内。汪六一狼狈始起，恚甚，大言曰：“吾何以生为？”语毕大慚，时邑中有臧生者，作惧内供状嘲之，其状云：

伏维阴盛阳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强男弱，须眉之妇堪怜。稟坤而乃以乘乾，夫纲已堕，治内更兼夫正外。妻道何隆，风

斯下矣。岂世间多燕赵佳人，教且同焉？实宇内少昂藏男子。慨往古而已然，叹近今之更甚。某本儒生，家传阀阅，自信美如城北，岂期配在河东，号阊内之大将军。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帅，舍我其谁？非关南国人柔，倍见北方风劲，鸠盘荼踞白莲台上，胭脂虎卧红锦丛中。一言触恼，分明太岁当头；片语加嗔，俨似小虬破胆，抱衾裯犹存馘觥，侍饮食时切悚惶。奉命承教，早等纶音谕旨之严。言听计从，恪遵妇倡夫随之训。被骂总莫妙妆呆，动怒又何妨陪笑？出必告，似哀猿候月；反必面，如饿马奔槽。可骇者，平时声若洪钟，到妻前而不闻其响；可怜者，纵尔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诚何心哉，良有以也。兼之娘子每抱采薪之忧，卑人独尽割股之孝。茶汤自进，不同保母之频呼；药石亲调，无此梅香之偷懒。体心着意，痛痒相关，敲背摇肩，殷勤曲尽。宜乎恩威并用，赏罚皆施，奈何慈悲心不舍半毫？冰霜面居然终日，纵使盈盈秋水，但常见金刚努目之时。如何淡淡春山，不曾有菩萨低眉之日，灯影下谁教你屈体蛇行？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人面前可畏他大声狮吼，庶几改之。予日望之，更可憐者，立法尤严，设刑备至：大门闩，使丈夫之惊魂堕地；小棒椎，乃娘子之扑作教刑；马桶盖制就圆枷，俨似中军之帽；裹脚布权为长练，竟同绵殓之尸。绣房中一个罪囚，即夏禹泣之而奚益；黑夜中浑身疼痛，纵文王视之而徒伤。欲讨饶，既虑钻隙相窥，将高喊又恐隔墙有耳。无奈哑气吞声，学吞炭之豫让，攒眉咬齿。等刺股之苏秦，古公何罪，竟罹无妄之灾？阳货激恩，常感不孥之德，瓠犀牙如此锋铍长颈边时隐着一颗紫印。麻姑爪这般利害，瘦脸早现出几缕红斑。以云困顿，不亦甚乎？若谓风流，未之有也。将登山临水，总是惊心吊魄之场，即宴客娱宾，尤多寔后跋前之恐。九于魔时时作伴，罗刹女刻刻相依，既难为孟

尝君之秦地私逃，亦徒为齐景公之牛山陨涕。颇情愿削发而念阿弥，或告之，吁，无所祷也，恨不能腐刑而为阉寺。彼将曰：“噫！于汝安乎？”是以生死均难，进退维谷。从未得吐气扬眉之日，恒抱此囚首蹙额之容，此惧内之稟性良然，真怨慕之苦衷莫解，不得已而传之管城子。犹未尽我形容，无可奈而寄诸楮先生，庶得知予苦楚，聊以藏拙，不敢书名。人各有妻，观之莫笑，供状是实。

汪六一久而不堪其苦，挟资游京湖而去。阴氏竟将翠云出卖，有邵陵老商人，在融县闻之买去，商人行至新田县，疾卒。翠云遂沦落营阳。李柜夫妇回融县西罗村时，则已卖去月余矣。李柜夫妇自然不胜凄楚，幸得一姻家顾氏，时周恤之，僦居败屋，稍延残喘。

时当宋隆熙之十三年正月，福宁候开府仪同三司种世龙，武宁侯龙武大将军关普灵，俱薨。是年，礼部知贡举者乃集贤大学士、工部左侍郎欧阳懋德，六镇士子俱云集于武都。欧阳侍郎扃门后得一佳卷，拟作首选，耳边似有人语云：“此人不可入选。”欧阳侍郎随问之曰：“尔为谁？”其人答云：“吾即唐元和中下第之刘蕡也。”侍郎闻言，遽弃之。随取一卷，填为首选，放榜后，则巍然高列第一者，即东兰州之轩辕固也。一榜九十余人，及第出身有差，轩辕生以首选，即铨道州刺史。谒见时，侍郎问曰：“东兰州有华生名国选者，贤契亦知之否？”轩辕生曰：“此门生契友也！”侍郎曰：“华生之卷，业已取列第一，有人呼余，不可入选，因而摈之，究竟其人何如？”轩辕生对以甚佳，侍郎再三问之，轩辕生始将拾金一事，始末告知。侍郎瞿然曰：“无惑乎呼余者，自称刘蕡，职此故耳。诸生以一第为儿戏耶！一念之差，遂落孙山之外，以五十金而

弃一进士，至此悔无及矣！子勉之，前程未可量，当不负吾拔擢也。”轩辕生再拜受命而退，赴任道州，令人至东兰州，接其母至，其妻亦同至任所。

时轩辕生无子，其妻劝置侧室，以延宗祀。轩辕刺史应允。因公至郡中，偶见一女子，在破屋中为人缝纫。刺史悦之，遂纳为妾。叩其里居姓氏，盖即融县西罗村卖身赎父之李翠云也。翠云问明，亦知刺史为还金赎父恩人，两情不胜惊讶，以事非偶然。轩辕刺史转私叹曰：“惜乎！此女卖身数次。不然，即充次房可也。”携回署中，母与妻皆喜，为另置鸾凤巢，谁知翠云，仍然处子，刺史大喜，更令人至融县访李柜夫妇至，即立为次妻。李柜夫妇再拜谢曰：“再造之恩，无可答报，愿充媵妾，以酬高厚。”刺史不许，年余，举一子，其妻爱若己出，争抚养之。未几，连生二子，后刺史仕至赞善大夫，翠云获诰命焉。而谋陷李柜、计图翠云之汪六一者，竟以狎游妓馆，病死于外，不获归。妒妇阴氏绝嗣，家赀亦荡然无存矣。

第八十九回 乌蒙僧巧设骗局

宋右赞善张纯粹，外任为武陵太守。廉干有声，于城内建双忠庙，四贤祠。双忠庙者，祀唐张巡、许远也；四贤祠者，祀屈原、汉马援、宋唐介、岳飞也。莅任数载，生民安居乐业。

一日，有一老僧担经执杖，诣郡自陈为乌蒙僧，由南海归来，入浙过宁波，晓起山行，经镇海县千丈岩，拾得一橐囊，内贮三百金，复有小册，记其银封甲乙及商人姓名，俱甚分明。僧坐岩前，欲俟其人至还之，半晌迄无人影，欲自诣官，又恐见疑，反遭不测，乃沿途遍问廉吏，无出上国武陵张太守者，愿以银贮库。乞太守出榜揭示通衢，召商人至，符其记数，则还之。太守大喜，延老僧于郡斋，为设供养，欲留为郡中四贤等祠作常住僧。僧辞曰：“老衲大事有托，此愿毕矣。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高飞？而堪匏系也耶？”食后，即飘然辞去。太守器重之，每宴僚友宾客，即举以作快论。常曰：“元人奉西僧，而西僧一出，辄敛金钱，官吏人民，莫不苦之。以视此僧，判若天渊。”闻者皆啧啧称羨。

数月后，果有商人至，自言秦中人，贩货入浙，日暮行急，堕装马下，近闻为老阿师慈悲所拾，贮于贵库，诣府自领。太守令验之，无分毫异，乃原璧归赵。商人口颂心铭，感老僧之德，更无已时，传播一郡，人人无不知有义僧者，欲见其人，

不可得也。年余，太守以事偶过岳州，商人迎拜马首，自言侨居巴陵。太守望见前日老僧，持钵乞食于路。僧一见太守，急避匿人丛中，太守遣人邀至甚欢，遍语缙绅，称赞不已。商人闻之请见，则匍匐捧足，顶礼而谢曰：“肉眼不识圣僧，非神使君在此，几于覩面失之。”卜时义僧之名，复播于岳州。居无何，洞庭湖内君山黄陵庙及轩辕台，年久倾圯，欲重新改建，议募资而难其人。士民皆曰：“此非义僧不可。”交口推之。

老僧遂慷慨任事，即首赴武陵，请张太守题募序。张太守欣然命笔，倡首捐百金，郡民乐施者，顷刻千金。夏回岳州，及潭、澧诸郡，以修复名胜，与义僧倡首，莫不闻风响应，数至钜万，商人亦捐三百金为伙助。且曰：“此三百者，圣僧所惠也。”募资既足，士民等议将入蜀中购木，又请于僧，老僧辞曰：“贫衲萧然一身之外，更无长物，乃契重装以行千里，无乃为盗赍乎？”众皆曰：“阿师义不容辞，庙成，则阿师功德，与平等阁相颉颃。”老僧不得已，曰：“必欲贫衲肩此重任，须官给邮符，多备从人，并秦商与俱，秦商尝言欲以报我，必愿往也。”众称善，岳州士民，于是为之卜日戒行，男女执香擎幢，导鼓乐以送者，几于填巷塞途，观者蜂屯蚁聚。祖饯于岳州城中，商人亦贮数十筐于肆内，令一老仆，一苍头守之。临行，又殷勤治酒，邀邻里嘱代为看守。老僧与商同行，凡二十余人，皆张弓挟矢，挂剑扬帆而去。行至荆州石首县，正值重阳日，僧与商人上岸，市酒肴，以啖从人。竟日之内，僧但食酸齏而已。众皆酩酊大醉，一睡直至天晓，呼僧与商，俱不见，而囊橐如故，试一举手，轻如无物，后之则荡然无存，惟一利刃在其中。众人急归岳州，鸣之官，官发商人肆中所藏数十筐视之，内皆瓦石。其老仆、苍头，皆岳州人，半年前所佣也，捕缉累年，竟无形影。武陵太守闻之，为之于邑者累日。

后张太守有犹子名崧者，以省亲关中，道经华岳间，策蹇日暮，偶遇大雪，暂至路旁空室中少憩，忽见有紫髯狐裘，骑骏马，随两奚奴，轩然而来者。见崧熟视之，顷曰：“足下非张公子耶？”崧曰：“然”。紫髯即下马，问何以至此，崧以省亲对，紫髯遂笑曰：“还识我否？”崧茫然未对，紫髯握手曰：“蜗居不远，家有浊酒，可以谈心，幸相过从，免今夕邸中冷寂。”相与上马，联骑而行，不数里，即有庄院。门径幽邃，屋宇华丽，登其堂，陈设甚备。咄嗟治具，物物精腴。席间金玉杯碗，不下数十事。紫髯浮白大嚼，时时向崧大笑。崧心疑之，托醉就寝，终夜反侧，未尝合目。次日，雪霁，更治酌，而复厚赠之。复问曰：“竟识我否？”崧终不省，分袂时，乃曰：“为我谢尊叔贤太守，我即向日乌蒙僧也！”大笑而去。崧归至武陵，以白太守，太守怅然若失，曰：“如此骗局，真如鬼如蜮，令人不可测度矣！”十分懊恼，已而大笑。

第九十回 许廉访请颁葬制

元英宗酷信佛法，每言佛门可治天下，故崇奉西僧十分隆重。右丞相拜住奏曰：“清静寂灭，自治可也。非可以治天下。”帝不以为然。闻宋昭帝下诏求谏，又谓拜住曰：“我朝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谏者乎？”拜住对曰：“盘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即有魏徵敢谏之臣。”帝称善久之。时翰林承旨西僧教瓦斑，仕至太子少师，帝尊宠之。

一日，奉元行宫正殿灾。帝语群臣曰：“世皇昔建此宫，至朕躬而毁，实朕不能奉释之故。”遂又拜西僧孛真吃刺思为尚书。乃下诏出猎，驾至柳林，忽大风雨雹，拔柳林行宫内外大木三千余株。帝惊，犹以为西山佛寺，功久不就。下诏极力催督甚急。监察御史观音保上疏力谏，以岁饥，且东作方兴，请停其功。帝大怒，立命斩之。有道士刘志先、僧圆明等俱以妖术作乱，命大元帅完颜等讨平之。帝遂果于诛戮，朝臣人人自危。巡上都还，驻蹕南坡，有宣徽使锁南、御史大夫铁失，二臣俱领卫兵，夜半后，拥兵攻入行幄，先杀丞相拜住，英宗遂为铁失等所杀。乃迎皇叔嗣晋王也孙铁木儿，以支庶入继大统，遂为泰定皇帝。帝既立，乃族诛铁失等于燕都，籍其家。有枢密副使兼中书平章张珪，乃张宏范次子、张景略之弟，以武阶调文职，自上都至，上疏以逆党未讨、奸恶未除、政令不行、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等事请裁择之。帝不报。

是时人心浮薄，民间酷信阴阳相地之说，青乌家专一谈论风水，煽惑人心，一为所迷。有停棺至数年不葬者；有既葬而迁而又迁者；有葬后以元武藏头、苍龙无足而灭宗嗣、伤骸骨、穷通得丧，彼此构讼不休者，则有曹州定陶县边留翁一事。边留翁者，居定陶戚姬村，夫妇以捕鱼为业，仅一女无子，薄有余积，乃于范蠡湖侧，构一园林，买山为终老之计，其地左泉右石，后枕阜陵，前俯清溪，边留翁甚合心意，无事即就湖滨捕鱼，优游山水。

西山有一薛翁，家赀巨富，酷信风水，适聘一地师至，名曰高谈生，遍为薛老物色龙穴，俱无佳者。至城南，一见边留翁地，乃大惊曰：“此瓜地安魂，湖灯妥骨之吉壤也。”薛老愀然曰：“此非吾产也，虽佳何益？”高谈生遂为画策，以薛老一子与边留翁之女联姻，不欲厚奩，但得园中幅地，为薛老作佳城。边留翁有何见识？私幸联姻富户，无不允从。”不日成婚，乃迎边留翁夫妇于家，饮食俱极丰腆，礼貌尤恭。边留翁即赠以地，薛老大喜，遂请高谈生相地按穴，如法筑坟。自后对于边翁夫妇礼貌寝衰，又久而竟逐之。边留翁夫妇无奈，仍拉船至江边，捕鱼为生。薛老夫妇，至是且将其媳日加箠楚，不与饮食，其子亦摈斥之不以为妻，钗钏服饰等类，尽行剔去。谓：“渔家女，恶得服我家物？”媳竟磨灭而死，草草葬毕，边留翁夫妇但悲泣而已。

一日捕鱼至范蠡湖边，望见泉石依然，林峦如故，而巍然高阜者，乃薛氏之生坟也。欷歔久之，忽见一人田中耘草，乃故庄客也，遂向之呜咽，不能成声。庄客曰：“薛老以巨富而与翁联姻者，特为此地耳！”边留翁始知其详，欲控薛老，而苦无钱；欲刺地师，而苦无刃。乃伺县令出衙时，拦舆诉之，县令集讯。而边留翁绝无执据，反被斥逐，冤填胸臆，郁郁而

死。其妻亦呼天号泣，自沉于江。高谈生遂往贺薛老曰：“佳城自此定矣！”薛老谢之百金。

未几，而薛老家三被回禄，皆见边留翁父女三人因风纵火，而薛老之子，与一富室冉姓者联姻，冉故县中恶胥，虎而翼者也。薛子偶斥其妻，其妻恚甚，投缳而死。冉至，将薛老夫妇并其子缚而捶之，窘辱万状。始拴其子去，鸣于官，陷于狱中。薛老上下行贿，直破千余金，始得其子出狱。薛老一日偶见边留翁夫妇，偕数人持黑索者至，薛老不觉失惊，谓其妇曰：“边亲家来矣！”其妇应之，登时夫妇俱死。薛子即请高谈生葬于穴内，又重谢以百金。不数月，雷轰其冢，陷入地者丈余，竟成深潭。而冉富室仍不忘旧仇，以登州府劫饷一盗，扳薛子入案，竟坐大辟，其女之愤始泄。而高谈生仍徜徉事外，东处觅龙，西家寻穴，其设局骗人金钱，犹其小焉者也。又传其徒数十人，一味走富室，谎愚民，串地棍，买绝地，各处皆翕然从风，争相致之。竟有推高谈生以地行仙者，后为仇家所杀，肢解之而去。山东廉访使许思敬闻之大怒，立饬郡县，严究青乌之党，以泰定二年正月入觐，请将族葬之制，颁行天下，禁止阴阳家相地邪语，上疏奏曰：

臣闻术数之学，凡有济于世者，皆律所不禁，而独似是而非。言伪而辩者，不可不大为之防。恐其以贗而乱真也。夫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后世圣人制礼，始葬祭并用。而葬欲吉壤，卜之而已。使没者得其安，生者遂其愿，非如近世所云，辄以朽骨为名利阶也。窃以青乌指南之术，原本邪说。而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自倡为富贵利益之说，以忻动人心。无论蚩蚩者氓，入其局中，即缙绅诗礼之家，亦罔不坚持其说，以为玉尺锦囊诸书，悉本乎河洛皇极，足表里乎圣经，岂不谬哉？伏维陛下

宏天地之量，并日月之明，颁行葬制，永定画一之规，禁止邪辞，免生伎俩之技，以奠人之心，以正风俗，则浑穆敦厚之象，未必不再见于今日也。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帝览奏善之，即诏发行省：“凡葬者，俱依族葬之制。其有妄谈风水者，一律禁止。行省若不严行屏息，御史台臣，用以上闻。”

阴阳家学问，容或有之。若一味坚持其说，则过矣。夫亲在，则以亲为可有可无之人；亲没，则以亲为求富求贵之具，心地若此，尚可问乎？谈风水者，可以寤矣。曾见有人题金山郭璞墓，诗云：

云根浮浪花，生气来何处？
上有古碑存，葬师郭璞墓。

晓世之意，隐然言外，所谓但见戴纱帽者来看地，不见戴纱帽者来上坟也，故后贤有造生圻诗云：

莫笑先贤造化台，何人不向此中来？
譬如华屋身将住，可否梅花手自栽？
三板暂教风日闭，一门直待子孙开。
香山坟畔泥泞酒，先与群公醉几回。

风水之说既不足信，至选吉择日，尤可笑者。后贤亦有诗云：

何须六甲卜王匡，心是功曹善主张。

展氏自知无隐慝，吕才从不信阴阳。
燕藏戊己巢虽稳，人守庚申道亦亡。
岂若信天翁最好，一生所到是康庄。

观此，则选吉择日之说，亦甚无谓。杭州有吴东升者，百夫长也，颇善词翰，年八十，临终曾作诗曰：

嘱咐儿孙送我终，衣裳棺槨莫丰隆。
停丧只可经旬外，出殡须行径路中。
念我行藏无大过，请僧超度有何功？
掘坑埋了平生愿，休信山家吉与凶。

嘻！武弁有此，殆有过人才识，而隐于百夫长者。

第九十一回 赵完普焚香告天

元泰定四年，诏皇子允丹藏卜往智泉寺受佛戒。帝则御兴圣殿，受无量寿佛戒于帝师辇真吃刺思，郊庙祀事，概用大臣摄祭，监察御史赵思鲁以大礼未举，遂上疏：

言天子亲祀郊庙，所以通精诚，迓福厘，生烝民，阜万物，百王不易之理也。陛下宜讲求故事，以格纯嘏。

一时御史台臣莫不交章上奏，极论此事。泰定帝览疏不悦，群臣不敢复谏。

时西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驰骑累百，传舍不能容，则假馆民舍，而因以驱逐其男子，奸淫其妇女，民皆苦之。有奉元一路，经西僧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应供，十多六七。驿丞无可控诉，台察莫敢谁何。有帝师辇真吃刺思，弟子撒花只里者，奸横尤甚。佩金字圆符，率其秃众凡百余人，由福州经建宁路，沿途所经，见有变女优童，辄掳去。民间畏如蛇蝎，逃匿不遑。

一日撒花只里偶经泰宁县地，迂道而过，泰宁乃邵武所属，宋民闻之，亦多惊惧。杉关韩太尉闻此消息，大怒，檄校尉四人，引壮士二百名，往泰宁捕至，将佩金字圆符者，斩其首，余尽杖杀。寇节度在长沙，亦捕西僧十余人，处以极刑。以故

西僧骚扰，不敢少逾宋界。

元泰定帝在位五年，殁于上都。大臣倒剌沙等，立太子阿速吉八王禅为帝，泰定以支庶入继，遂承大统。而英宗以南坡被弑，失统外藩。按英宗乃仁宗嫡子，仁宗则武宗同母弟也，武宗以母弟为太子，故仁宗得位。而武宗二子，长子名和世剌，封周王，出镇云南；次子名图帖睦尔，封怀王，出居建康。武宗既殁，弟仁宗立，约以次传位于周王、怀王，而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立英宗为嗣。周王出镇云南，行至金山西北，诸王率众从之，遂居于北部。及泰定帝殁于上都，燕京留守燕铁木儿谋举大事，征集兵将，露刃以会群臣曰：“武宗皇帝二子，位当归之，不从者斩！”群臣失色，一时商议以长子周王，远在沙漠，猝不能至。次子怀王在江陵，少近，乃迎入燕都。怀王不允曰：“长兄在北，当有天下。”燕铁木儿曰：“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何及？”怀王不得已，乃以九月袭帝位，改元天历，是为文宗。自谓居摄，布告中外。时泰定太子阿速吉八，已即位上都。遣兵分道来攻燕都，大败而去。文宗即诏齐王月鲁帖木儿领兵一万，为东路元帅；不花帖木儿领兵一万，为西都元帅，合围上都。不旬日，攻破上都，倒剌沙等出降。阿速吉八逃至西都，为乱兵所杀。文宗既克上都，乃遣使迎长兄周王和世(王束)于漠北。时周王在漠北，业已称帝为明宗。文宗以帝位让之，固请还京，明宗不可。文宗又遣右丞相燕铁木儿奉宝玉，赴漠北。再三陈请，明宗始许之。因遣使立文宗为皇太子，皇太子乃自发京师，往漠北迎之。

天历二年九月，明宗驾至旺忽察都，与皇太子弟兄相见，握手言欢，乃大宴皇太子及诸王大臣于行殿。是夕，帝与皇太子同榻而寝，时惟丞相燕铁木儿宿于外寝。天晓，忽闻哭声甚哀，燕铁木儿即奔入帐中，取出宝玉，此时皇太子已弑明宗，

燕铁木儿即扶皇太子上马，向南而奔。驾回燕京，以明宗暴殁，布告天下，乃复袭位。计明宗在位，仅半年而殁，中外颇多议论，文宗患之。先是，有故宋赵和尚者，即宋恭宗之子赵完普也，恭宗以德祐二年北狩，入上都，初封瀛国公，后皆为僧，皇后全氏为尼，居佛寺二年，帝郁郁而殁。又七年，太皇、太后谢氏崩于燕，皇后全氏闻之，亦不食而殁。完普与其亲属，转徙沙漠，靡所定处，后徙蓟镇，闻淮阳王张宏范灭宋，掳掠宗室子女入燕者无数，元人争取之。惟端宗一昭仪柳氏者，被掠至燕，业有孕，元人皆弃之不取，发至蓟邱，与赵完普等一处安置。完普密问柳氏以身孕所由，柳氏回言：“于景炎三年二月朔，帝在谢女峡与妾一幸。时宰相陈宜中已逃，文天祥未至，帝日日悲泣，每望海祝曰：‘愿天为朕生子，与大宋灭元复仇。’四月，帝崩于碭州，卫王立，是为帝昀。五月，黄龙现于海中，妾随杨太后往观，感而有孕，故当时改元祥兴，妾负孕迄今四年于兹。”完普闻言，密为保护，多方维持。谁知此胎非凡，直怀至至治元年正月，应大都路地震有声之日，方始分娩。果然日角隆准，方面大耳，试啼声，英物也。赵完普大喜，命乳母用心抚养，名曰赵一，暗取背城借一之意。

不日令下，诏迁于上都，时宋元已和，故完普不愿入宋，意盖以武都敌于外，己则抚养赵一成立，以应于内。后以丞相塔思不花奏，又移应昌府；至治三年，太史令奏应昌有天子气，不应以赵完普等居之，又徙五国城。完普频年迁徙，每暗抚赵一日：“异日能为我故宋雪耻者，必吾弟也！”

一日，周王和世(王束)轻弓短箭，带领人马，猎至五国城，见赵一爱之，时周王无子，欲取一为养子，即召完普说知，完普不敢不从，即命拜于膝下。周王大喜，命将校扶上骏马，簇拥而去，完普依依不舍，送了一程，伫立瞻望，直至不见人影，

始掩袂而归。周王引至上都，更名为妥欢铁木儿，及出镇漠北，俱命相随。至泰定四年，周王妃始举一子，名懿璘质班。周王称帝于和宁之北，为明宗皇帝。时妥欢铁木儿仅八岁，懿璘质班仅二岁。迨至明宗暴殁，二子俱随文宗入于燕都。赵完普此时与其亲属，又远在沙州，妥欢铁木儿闻之，不胜感泣。而完普在沙州，闻周称帝暴殁，每夜于中庭，焚香暗暗祝曰：“愿吾弟早正大统，暗续国脉，为大宋一泄仇耻，则天实迈相之矣。”

第九十二回 潞安王出守归国

元文宗既弑兄夺位，欲泯其迹，以籍人口，乃加殊恩于明宗二子。而封长子妥欢铁木儿为潞安王，次子懿璘质班为鄯州王，俱养于宫中，视若己出。惟右丞相燕铁木儿、司徒香山等，以妥欢铁木儿乃明宗养子，不应居在宫掖，令出外藩，免生他变。帝以明宗眷爱之，且尚幼，未之许也。时燕铁木儿已册封太平王，加太师，独握大权，威行宫省，帝倚恃之。以泰定帝后宏刺氏色尚未衰，燕铁木儿通焉，欲收为妻。而见潞安王在宫，恐将来成人掣肘，遂谗间两宫，以危言撼帝，帝不能无动。妥欢铁木儿即迎机请镇云南，仍继先帝之志，帝许之。此时妥欢铁木儿年十一岁矣，原有明宗旧日一班文武将校，护向云南而去。鄯州王懿璘质班，年仅五岁，乃留于京师。

帝尊崇释教，较泰定尤甚，封西僧辇真吃刺思为大国师。一日至京，帝命朝臣一品以下皆往郊迎，大臣悉俯伏在地，双手进觞，帝师端坐不动受之。惟国子祭酒张养浩独挺身举觞，立而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官为之栗然。帝日受佛戒，谓清净之理，可与天下相安于无事，而边报傍午，一时若辽东、陕西、武安、禄余，俱有兵起。诸王秃坚，乌蒙，罗罗斯等，各据地以叛，尤甚者集庆路之花山贼，横行州郡，行省莫可如何。报入燕京，帝笑谓宏刺皇后曰：“

此辈鼠窃，满腔都是天子之心，所幸宋昭帝乃恭默之主，不然，宋师一动，朕宵衣旰食，又寝不安枕矣。”即下诏，以监察御史张士宏为行人，往聘于宋，以修旧好，命各行省征调兵将，严行讨战。时诸路小警，随扑随灭，惟集庆路花山贼，行省参政许有壬檄调京口都督耶律霸引兵讨之。初战，互有杀伤；再战，官兵折损无数，贼遂不可制。奏入，帝不悦。

五月，白虹并日而出，长竟天。秋八月，天鼓鸣于东北，御史台臣皆上章论事，以铨选之弊。因入仕之门太多，黜陟之法太简，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当设法以救四弊，应天变，庶时事可挽。帝览奏不省，时已寝疾，乃诏太平王燕铁木儿入宫，遗命传位于酈州王。燕铁木儿曰：“不如立燕帖古思。”帝不许，随殂。燕铁木儿即征会诸王，至京师，立酈州王懿酈质班为帝，是为宁宗。时年七岁，百事皆裁决于中书燕铁木儿。在位二月而崩。燕铁木儿又请太后立燕帖古思，太后不可，曰：“吾子尚幼，潞安王妥欢铁木儿现在云南，今年十三，礼当立之。”燕铁木儿闻言色变，欲再谏阻，后遽下懿诏，命诸王迎潞安王于曲静，既至上都。燕铁木儿出城迎入，途次并马徐行，自陈迎立悉出己意。潞安王年幼，见燕铁木儿声势凛凛，气焰熏灼，不敢仰视，亦不敢回答，燕铁木儿疑之。王既入京，久停懿诏，不获册立。太后及诸王屡请于燕铁木儿，燕铁木儿故缓其事。日与姬妾饮酒作乐，偎翠倚红，体益尪羸，十余日遂死。

后乃与诸王大臣立潞安王为帝，且嘱之曰：“万岁后仍传燕帖古思，勿负吾意。”潞安王再拜受命。告庙升殿，改元元统，是为顺帝。以伯颜为太师右丞相，燕铁木儿弟撒敦为太傅左丞相。从此蒙古大统，仍暗属于炎宋矣。

第九十三回 还珠亭冤鬼泄愤

合浦之东，旧有还珠亭，以汉时孟尝为合浦太守，治称神明，失珠复还，后人因建亭以表之。此亭路当孔道，宋初，亭中过客宿者，往往无故自毙，县令不能决，久之，此亭遂废。宋穆宗景祐五年，孟缙云来守廉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慨然欲复修此亭，以励守宰。县令吏胥等阻之，以为此亭久废，多出疑案，不可复建。孟太守不听，鸠工庀材，不日告成，更为匾额，名之曰还珠亭。县令吏胥皆私相窃议曰：“从此亭中又多事矣。”

孟太守下车伊始，亦闻昔年许多疑案，尚未深信，是夜即宿亭中，以瞻其异，县令吏胥皆为太守危。孟太守宿至更许，果见一紫罗衫女子，血溅满面，伏地称冤。太守曰：“有何冤状？”女子曰：“妾夫为石城县令，任满宿此亭，亭长无状，枉杀妾家二十余口，埋在亭下，盗取财物。”太守曰：“石城与廉州接壤，道经官员被人劫杀，合浦县宰独不知耶？”女子曰：“当时钟明亮寇乱潮阳，各处县宰御寇且不暇，宁计及此？”孟太守又问：“女全家被亭长谋杀，自应冤构亭长，何过客经此，辄遭魅魔令毙，是何道理？”女子泣曰：“妾冤沉海底，蓄忿无可发泄，故逢人即诉，彼薄福之人，见妾即自惊毙，非妾之罪也！”孟太守点头道是，又问亭长何人？女子曰：即充太守门下公干，所称燕颌虎头毛太尉者也。”太守得实，挥之

令去。曰：“为汝昭雪，勿得恋此。游魂为厉，则滋汝罪戾矣！”女子叩头而出。

孟太守次日亦不明言其故，细察府中吏役，并无姓毛之人。迟疑未发，暗思此人必虎而冠者，府中无之。县内必有此人，又察县令吏役册籍，亦无一姓毛者。

一夕，微服至茶肆中，坐定，见往来无非胥役，纷纷议论，谓某案非某人不可，某案非某人莫办，众皆哗然。又一役曰：“今龙门江海船被劫，失去贡物无算，杀死防海千户兵卒十余人，谁任此案？”一役曰：“此案非毛太尉不可。”众皆然之。孟太守闻言惊骇，又未便向前细问，回衙去讫。翌日比案，见各役纷纷销纳文结，惟钦州龙门江一案未销。太守问此案谁人承办，众役禀曰：“戚扬。”太守冷笑曰：“非燕颌虎头之毛太尉乎？”众役皆曰：“然。”时戚扬已苍颜白发，在旁伏地禀曰：“此案系水寇抢劫，早晚恐未能拿获，乞假以日月。”太守曰：“此案姑且少待，更有还珠亭戕官谋财一案，戚扬须急为办理。”遂飞签下之，戚扬闻言色变，悚息待命。太守即传人役，并合浦县宰，齐至亭中，令人往下深掘之，共得尸二十七具，县令错愕不知所出。太守曰：“此石城县令及家口之尸也，县公鞫问戚扬，便知端委。”戚扬此时，已汗流浹背，方欲跪下，忽两眼一昏，见一紫罗衫女子上前，喷血满面，登时晕死。县令命人以水沃之，复苏，即将谋杀情状一一说出。

时戚扬已成巨富，更拘其家小，用重刑拷问，尽皆吐实。天道好还，戚扬昔日行劫，杀石城令二十七口，及今四十年，仍以全家二十七口抵罪，分毫不爽。孟太守令将石城令二十七尸，葬之高原，竖碑立墓，此亭遂传至今日，毫无他异。

第九十四回 清风岭廉夫祈嗣

绍兴府嵊县，有一青枫岭，因岭上枫树甚多，故以名岭。宋端宗时，元将阿鲁台兵徇浙东，破台州等处，掳掠一空。时临海县民妻王氏，有殊色，亦在掳中。千夫长杀其夫，并其翁姑，欲纳为室。王氏恐被污，乃佯谓之曰：“能使我为翁姑与夫守期月之服，略尽寸心，方可从命。”千夫长甚喜，许之，又恐其自缢，令所掳妇女杂拥之。师还，契与同行，至嵊县之青枫岭，王氏见下临绝壑，不啻千仞，守者亦少懈，乃仰天窃叹曰：“妾今得死所矣！”遂啮指出血，题诗于石上。有云：“云中千古恨，金石一生心”之句。题毕，投崖而死，千夫长怅望而去。后其血渍入石中，颜色如新，不为风雨剥蚀。绍兴府为之树碑，立祠岭上，易其名曰清风岭。

元仁宗皇庆二年，以翰林学士李孟请行科举。始诏令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策于廷，及第出身有差。此诏一下，南北士子，齐赴京师就试。时有温州府缙云县申屠生，入京应举，才思出众，慨然以第一人自命。道经清风岭，见郡守为王节妇所撰碑纪，不觉哑然失笑曰：“既矢志不从矣，而又临海相从至此耶？‘节’之一字，谈何容易？我等读书人，正当为名教中抉出节、义二字真面目，方不负所学耳。”乃题诗一绝云：

啗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
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

題畢，走馬揚鞭而去。是夜，嵊縣令夢入城隍祠，見吏役等倉皇出曰：“請縣令速入，兩郡城隍至矣！”縣令趨而進，見兩郡城隍上面端坐，私問左右。左右曰：“上面居左坐者，乃紹興府城隍，即東晉時宣城内史桓彝也；居右手坐者，乃台州府城隍，即故宋招諭使謝枋得也。”縣令禮畢，即有門吏入報曰：“至矣。”兩城隍皆離座，降階以俟，縣令隨之。只見門外一婦人，冠帶而入，兩城隍揖之升座，禮畢，分賓主坐定。婦人首先泣告曰：“王氏所以間關忍死者，以舅姑與良人未成服，且未得死所故耳，王氏寧畏死哉？今申屠生自恃多才，毀我貞名。將來節之一字將盡喪于彼文人之口，況婦女生前含辛茹苦，甘萬死而不辭者，專望死后有人為之發潛闡幽。申屠生前程远大而存心如此，尊神若不主持，從今以後，恐無人立坤維之正氣矣。”言畢，掩袂而泣，桓内史色變，徐謂縣令曰：“黜其科名。”謝侍郎亦怒甚，乃曰：“竟絕子嗣。”兩城隍再三安慰，婦人始泣謝而起，兩城隍轉身謂縣令曰：“節義最為地府所重，世人不省，往往肆口訛訕，士子尤甚。今後垂為令典，凡毀謗貞節者，皆絕子嗣。但王貞婦祠屬在嵊縣，宜不時令人好為守護。”縣令方欲問申屠生何人，而曉鐘一聲，春夢頓醒。次日，即令人至嶺上祠前訪之，果有一申屠生至此留題。縣令立毀其詩，令人偵察之，申屠生果下第而歸，後竟無嗣。及致和中，山陰有楊維貞者，字廉夫，諸暨人也，博學能文，乃大元時一家作手，曾過清風嶺，亦題詩祠中，以辨其事云：

胡马驮驮百里程，清风后夜血书成。
只应刘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汉水清。

后廉夫登泰定进士，署天台尹，又任江西儒学提举，历修宋辽金三史，作正统辨千余言，著作甚富，致仕后，居杭州铁冶岭，得莫冶所制铁笛，故改号铁崖曰铁笛，嗣又筑圃于江之上，戴花阳巾，披鹤氅，头挽双髻，吹铁笛作梅花弄，曾有诗云：

青罗包髻自行缠，不是凡人不是仙。
家在洛阳城里住，卧吹铁笛过伊川。

时廉夫年逾大衍，尚未抱子，一日，过会稽，拜谒曹娥祠下，夜梦一女子谓之曰：“尔不必祷我，尔不记昔年未第时，题《清风岭》一诗乎？虽未尝掩妇之名，而毁谤节义，其罪至重，故天绝尔嗣。”廉夫悚然惊觉，汗湿重衣，始大悔恨。次日，即市香楮福物牲醴诸事，上清风岭祠中，再拜谢过，奠毕，乃改题一诗以纪之云：

天随地老妾随兵，天地无情妾有情。
指血凿开霞峤赤，苔痕化作雪江清。
愿从湘瑟声中死，不逐胡笳拍里生。
三月子规啼断血，秋风无泪写哀鸣。

题毕，是夜即宿祠中，梦一妇人入，敛衽致谢，廉夫急欲问之，忽见一小儿牵其衣，妇人倏不见，亦遂惊醒。廉夫此时忧喜交集，暗思文人弄笔，一错三十年，今后凡有关名节者，

万不可妄肆笔墨。因复在祠前和节妇绝命诗一首，拜谢而归，归后未及一年，果生一子，其和诗云：

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
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料得几时回？
两行清泪频偷滴，一片愁眉锁不开。
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

第九十五回 张士诚贩盐起泰州

元监察御史张士宏奉诏聘宋。闻广王莹即位，改元景新，是为穆宗。以白映雪为左相，令狐韬为右相，马遇乐为枢密正使，岳坤为枢密副使。时老臣文武，若司马肃、皇甫惇、葛天民、李穆、韩昭、刘瑄、岳镇等皆卒。穆宗甫即位，见元主入贺，甚喜，厚待士宏。亦遣议郎甘霖奉使答之，传诏以景新二年，出巡六镇。

是时，六镇节度使，四营都部署，叠经更换，如延平节度使石城侯刘瑛、建昌节度使南靖侯韩搏虎、长沙节度使宁武公寇复雷、肇庆节度使安澜侯马遇阳、广右节度使威武大将军常宁侯高耀卿，俱薨。惟岳州节度使总领卫大将军种世虎如故。四营都部署，则靖海营李继业、神策营虞靖、天策营陈同、神武营史进、翔龙府留守司开国侯张怀亮、杉关元帅太尉益阳侯韩靖夏，俱更调数次。文教武功，渐次不及重康、隆熙之初矣。后穆宗闻潞安王上都袭位，大喜，诏以司徒上官诚、参政樊东楼二人，赍礼物往贺。

是时，集庆路花山贼大掠江阴镇江等处，盗舰往来江边，莫敢如何，耶律霸驻兵通州泰兴间，阻定江海门户，急请许参政檄各镇将校，协力捕剿。许有壬即调戚芳、李典、王、姚匡四将，各领兵一千，相助剿贼。而花山贼首莫天夜、戎无敌、耿冠军等，凡三十六人起事，前至建康劫宝藏库者，即莫天夜

等也。天夜自号为英老虎，戎无敌自号为巨无霸，耿冠军即耿星星之子，星星死于海岛，冠军出没江海，新附贼党，自号为耿天王。余贼亦皆有诨号，与梁山泊情形相似，聚众数千，横行州郡，商民苦之。有戚芳、王二将，合兵至常州，与耿冠军大战于武进县孟城山。王不敌，为耿冠军所杀，元兵大溃。耶律都督闻之大惊，急令裨将等紧守海门，自率兵倍道而进，又与贼战于丹阳，伤其头目数人，贼兵夺气。姚匡一军，又在洪泽湖为戎无敌等所败。时贼已蔓延各郡。耶律都督顾此失彼，乃泝流而下，思以重兵截扬子江口，行至青龙湾，不防贼兵猝至，耶律都督亦为莫天夜所败。耶律霸不胜忿怒，檄众将合兵于海州，誓与死斗。莫天夜、耿冠军等闻之，竟纠合贼众，直夺海州，攻破其城，掳掠一空。时耶律都督兵犹未至，莫天夜等又大获全胜，遂屯兵海门，三十六头目俱微服偷过广陵，欲游琼花台，私探扬州。道经茅山，偶遇推车运盐者数百人，各持弓矢，荷戈矛以行。莫天夜等视之，乃盐徒也，不以为意。忽内有三人，拍马当头，大呼曰：“此花山贼也。”呼哨一声，一齐围定。莫天夜等忙掣出兵器抵敌，殊三人勇不可当，战不数合，莫天夜中枪身死，耿冠军被斧劈落马，其余死者亦众，伤者多为所擒。盐徒打探贼党尚在海州，乘势追过海门，贼众闻耿天王、莫老虎皆死于其手，望阵先逃，余者皆鸟兽散。比及耶律都督兵至，贼已肃清。令人访杀贼者为谁，盖即泰州之张士诚、士德、士信也。大军既集，无所攻杀，惟抚定疮痍郡县而已。耶律都督深以为耻，叹曰：“朝廷养兵数十年，而贼乃平于贩夫，我辈都应愧死。”引兵而归。

且说张士诚本泰州白驹场亭民，家赀巨富，贩盐为业。两弟士德、士信，膂力过人，亦有权略。诸子张龙、张虎、张熊、张虬、张彪、张豹等凡十七人，无不骁勇善战。又有吕珍、韩

敬之、李伯清、纪世熊、金镇达等智勇足备者数十人，为之爪牙。故士诚负贩所经，盗贼不敢正视。士诚每抚枕自叹曰：“天下荒乱，草泽中非无英雄，惜乎，蒙古不能驾驭耳！”至是，无意间大破花山贼兵，益轻朝廷，潜蓄不轨之志，多结亡命，俱列部曲，仍以贩盐为名，往来苏松京口间，常谓其妻刘氏曰：“姑苏台，馆娃宫，去此不远。吾大事若成，当于苏州立国，建一楼曰齐云，为汝宴酣之所。”又谓两弟曰：“吾他日起事，其在高邮州乎？高邮有三十六湖，以受七十二涧之水，又有形胜可控，苏、松诸郡俱可顺流而下。”士德、士信皆以为然。遂日与宾客诸子，谋方略，制器械，布腹心，收爪牙，聚粮粮，駸駸乎不日，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投鞭断淝水之流矣。

第九十六回 刘伯温望气游西湖

宋穆宗景新五年，即元顺帝至元六年，翔龙府南海县人朱光卿，一日晨起，揽镜自照，见己蟒玉冠服，立于镜中，异之。又游花田，见二老人，童颜鹤发，飘飘欲仙，聚语于素馨花下，一老人曰：“天下何时太子？”一老人曰：“待朱天子至，天下仍一统。”朱光卿听得，心中暗喜，正欲上前叩问，二老忽不见。朱光卿益以为神，遂潜蓄异志。闻惠州九曲岭有聂秀卿、谭景山者，自称定光活佛，哨聚有千余人，遂往归之。自言其异，二人大喜，愿相翊戴，并接其妻子至寨中。议以为元灭金绝宋，而武都已复宋世，遂倡言为大金国复起。立光卿为金主，聂秀卿为丞相，谭景山为将军，光卿妻为皇后，子为世子，移兵围龙川。龙川县变生仓猝，登陴守御不及，一日一夜，遂为所破，县令、千户俱死。朱光卿随得东莞，势如破竹，率兵直取海丰。时翔龙府留守司统制，乃总令卫大将军狄勇，闻变，即引精兵兼程而进。时贼兵已入海丰，狄留守遂围海丰，一鼓破之。聂秀卿、谭景山俱死，朱光卿就缚，妻子皆被擒获，光卿至此，始大悔恨曰：“花田老人误我矣！”狄留守命械至武都磔之，旬日遂平。

此信传至上都，是时，顺帝左相唐其势谋逆。唐其势者，左丞相撒敦之子，撒敦即燕铁木儿之弟。撒敦卒，唐其势代父为相，伯颜为右丞相，用事，唐其势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

伯颜何人，位居吾上。”遂怀异志，与从父答里答，谋立所亲为帝。御史张金告变，伯颜乃率完者帖木儿等引兵围府，唐其势之妹伯牙吾氏，即顺帝后，亦在府中，唐其势被擒攀折殿槛，不肯出，其弟塔刺海，走匿皇后座，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斩之，血溅后衣。唐其势伏诛，伯颜使人并执后至，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乃迁后出宫，令鸩之。伯颜此时大权皆在掌握，奏罢科举，顺帝允之。宋主闻而叹曰：“欲得实才，莫如科举。”诏罢科举，元政由是大坏。

时有高安县丞刘基，字伯温，处州青田人也。少颖悟，善经学，以至元初进士，任高安。曾遇老人邓祥甫，授以天文术数，遂旁通天官阴符家言。因见元政衰乱，郁郁任所，又闻顺帝以罢科举下诏，遂挂冠去，归青田，隐红罗山，曾咏太公钓渭图以见志云：

璇室群酣夜，磻溪垂钓时。
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
偶应飞熊兆，尊为帝者师。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基昔日尝佐石抹宜孙幕，后甚悔之，至是，惟与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四人相契，优游山水数年。一日，叶琛章溢与客数人，邀基往游西湖，基欣然愿往。泛舟湖中，饮酒方酣，四顾空阔，南北高峰，山水佳丽，令人应接不暇，座中有少年朗吟曰：

虚度韶光二十春，昂然七尺困风尘。

不如死在西湖里，赢得青山葬我身。

基听罢，大笑曰：“客钟情甚矣，以酒觴之。忽见异云起于西北，定睛看时，不觉狂喜。大言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不出十年，有王者兴。吾与公等当辅之！”座客皆骇。叶琛急止之曰：“公醉矣！”章溢因问曰：“何为天子气？”基曰：“天子之气，外黄而内赤；猛将之气，外赤而内白。反此，则为凶兆。”章溢曰：“云气之占，亦有说乎？”基曰：“然。有将军云气，有伏兵云气，有胜兵败兵云气，有城上奸贼云气。是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叶琛曰：“何以占之？”刘基曰：“占气之时，观其初出，如甑上气，勃郁上腾，积而为雾气云气，结为虹蜺晕珥之属，不积不结，散漫一方，不能为灾，必森森疾起者，乃可占。常以平明小晡，日出没时候之，其内有风雨为解者，亦不成灾也。云气如弩弓之状者，天子之气也；云气长数十百丈者，猛将之气也。或云气无故如虎行云中者，主暴兵；或如人字在空者，所发之处，必有人告急；或望无云，独见赤气，如旦暮之雾，或黑云极天，白云如仙人衣，十万联结，部队相逐，罢而复起，皆动兵之象。若出军之日，天气漠漠，云彩阴沉而寒者，必战之象也。如或有青气见君王相上者，大胜。或云三道，如雾非雾，如尘非尘者，敌人发军之征，随其起处防之。白云如匹布，起于东方者，大兵起也，赤者尤甚。青者大丧，黑者亦如之；或黑云三道，首尾锐而中裂者，其下将有大战；或云气赤而具绿黄者，大臣专权之兆，不早除之，必有大变。于军上往来者，往者败，来者胜。如云气散如锦文者，当有赦书行天下，若无庆贺事，必见流血。云气如虎头者，亦暴乱之象也，此云气之七占。为将者当以胜败之象，立修德之防。”章溢、叶琛齐声赞曰：“非吾兄精象

纬之学，焉能语此？”日暮酒阑，返棹而归。

第九十七回 脱脱决议开黄河

宋穆宗景新九年，左相白映雪卒，以令狐韬、欧阳懋德为相。帝颇事声色，经营土木，令采漳州水晶以作镜殿。尚书上官诚、樊东楼等进谏不听。帝席太平之业，日久宴安，且生猜忌。时冯道南之子冯顺为右丞，王武秀为郎中，杨俊为太子舍人，三人皆机巧便佞，善伺人主意，帝甚宠之。又有左赞善韩钦明，乃韩昭犹子，议郎吴岌，乃吴广之子，二人亦阿附上意，帝甚重之。五人互相朋比，朝中目为五鬼。王武秀昔日为神策营小吏，犯令，为庾靖虞候所鞭；吴岌亦坐法当斩，陈同恕而杖之。二人遂倡言“国家承平，宜废四大营，并归六镇。”帝亦以岁费浩繁，租税不敷，遂允其奏。宰相令狐韬、枢密使岳坤，极力谏阻不听，二人奏曰：“陛下若节妄费，以务正用，国家之岁供，犹恢乎有余。”帝滋不悦，诏下。有建昌节度使史进、翔龙府留守司都统制狄勇、杉关副元帅刘遇隆，三人闻之，不肯奉诏，一齐入朝，上表抗言曰：

昭皇帝设四大营，以佐六镇，星罗棋布，以备不虞，乃至善之策也。陛下宜守成法，不可变易。若云经费不敷，则土木之费，珍玩之供，乃陛下近年始有此举。先帝在日，未之闻也。且陛下承宗庙社稷之重，正宜亲贤远佞，节用惜财，以固国本，诏求直言，以培国脉。不然，惟有负先帝艰难恢复之意，并恐

失中外人民之望。

疏入，帝大怒曰：“欲废四营，乃为国家惜费，汝等乃面侮朕躬，旨朕听佞言耶？”立命斩之。史进、狄勇神色不挠，亦抗声言曰：“陛下不惜冗费，而裁正供。四营若废，武备不振，倘变生不测，老臣等立见其败矣！可惜先帝十五年海道播越，创业艰难耳！”帝怒不可止，敕剑封下，群臣不敢进谏，时三人已绑出朝门。史进目光如炬，大言曰：“自坏汝万里长城，异日定悔无及。”陈太皇后在宫中闻之，立即命驾直出殿门，责帝曰：“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国有大政，无不与群臣商妥始行。在位数十年，并未妄杀一朝士，以人才难得，当为国家爱惜也！况史进、狄勇、刘遇隆三人，皆显皇帝恢复创业功臣。汝乙夜观书，几曾见诛杀功臣之主，能国祚绵永乎？必为若所欲，恐一败涂地，将累及老身，不知死所矣。”且责且泣而入。帝大怒，即令人追回令旨，则三人绑至法场，业已斩决矣。帝亦恼悔，诏厚葬之，赠史进为忠列侯，狄勇为武襄侯，刘遇隆为义勇侯，以原官荫其子孙。月余，太皇后陈氏崩，帝哀毁不胜，郁郁寝疾，九月癸丑遂殂，在位十年。穆宗子尚幼，以昭帝子承枯立为太子，至是即位，遂为成宗，以明年为嗣庆元年，从此四营既废，六镇空虚。内而老成凋谢，外而宿将物故，宋祚不复永矣。成宗御极，稔知“五鬼”妨贤病国，尽放流之。是年惠州府罗浮山崩，有尚书樊东楼叹曰：“罗浮乃宋业起义之所，今无故崩颓，时事可知。”遂致仕而去。

是时，元顺帝改元至正，复行科举，从右丞相脱脱之请也。按此又一脱脱，乃马札儿台之子。因左相伯颜既诛唐其势，独秉国钧，专权自恣，脱脱乃伯颜从子，虑祸及己，深以为忧，乃问其父马札儿台，当于伯父未败时图之，父以为然。脱脱未

决，又质之于其师吴直方，吴直方曰：“此大义灭亲之举也！”正值伯颜构陷郯王，又擅贬宜让、威顺二王，帝不胜其忿，决意逐之。脱脱始以帝出猎，用宿卫兵拘伯颜于京城，草诏榜其罪状，黜为河南左丞相，徙之蒙化，伯颜中途遂死。帝任脱脱为左丞相，录军国重事。帝始忆及文宗谋为不轨，致明宗暴殁于旺忽察都，乃撤去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于远州，放故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太皇太后乃大悔恨曰：“惜不用燕铁木儿之言，以至于此！”燕铁木儿子孙，尽行诛戮。凡御史台臣有谏者，帝辄诛之，以报宿恨。帝又遣使至沙州，暗护生母柳氏及赵完普等亲属至京，欲尊养之。使臣未至，而完普、柳氏先卒。帝恻悼不已，诏移至燕京，厚葬之，俱有封赠，亲临祭奠，廷臣未喻其意也。

至正十一年，黄河决，脱脱乃大集群臣，廷议河防一事，纷纷众论，无所折衷，惟漕运使贾鲁，以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复故道，工不大兴，害不能已。脱脱奏知，帝遂遣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巡行视河，议其疏塞之方以闻。成遵等乃自济濮、汴梁、大名诸处，行数千里，掘井以量高下，测岸以究浅深。博采舆论，以为黄河故道，断不可复。山东连年岁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此地，恐他日之忧，更有大于河患。时贾鲁先与脱脱言：“此役自关丞相一语已决，况成遵等，采河南北童谣有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殆欲以此语惊撼丞相耳！”及闻成遵等议，脱脱怒曰：“汝谓民将反，民即反耶？”自辰至酉，议不能决。明日执政皆谓成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自有人任责，公勿多言。”成遵曰：“腕可断，议不可易。”脱脱遂奏出成遵为河间盐运使，诏开黄河故道。以贾鲁为工部尚书，充河防使，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自黄陵冈南达白茅，放于黄固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

杨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兴工五阅月而堤成，河复故道。超授贾鲁为集贤大学士，脱脱为太傅，赐世袭“答剌罕”之号，其余赏赉有差。谁知贾鲁治河，于黄陵冈凿山开道，拆毁民居，驱逐搬徙，果然掘出石人一只眼。所拆毁处，恰是妖人刘福通所居。福通久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奉栾城人韩山童为主，诡言天下大乱，山童乃弥勒佛下生，当为中国之主。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事觉，官捕之甚急，山童被擒。福通煽动开河丁夫，以红巾为号，遂据朱皋，攻破罗山、真阳、确山等处。又陷汝宁府，及息州、光州，众至十万。福通乃迎山童之子韩林儿至，立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曰宋，改元龙凤，以其母杨氏为皇太后，刘福通为平章，乱自此始矣。

第九十八回 哈麻献策造龙舟

宋成宗嗣庆二年，以废去四大营，武备遂隳，六镇虽设，节度多不得人，盗贼四起。一时若漳州贼李志甫、汀州贼罗天麟、靖州贼吴天保、湘乡贼沈芝仙、道州贼蒋丙，所在煽乱；而袁州贼周子旺，自称南朝周王，势尤凶悍。告变者星飞雨急。更有应火达者，潜伏京辅，欲夺杉关。成宗叹曰：“聚六镇五十二郡之铁，铸不成此一错也！”时宿将既卒，惟种世虎尚镇长沙。诏平湘广诸贼，韩飞琼亦继守杉关，命讨近处群盗。犹幸诸贼起事，虽挝杀命官，相结为乱，俱无大志，乌合之众，倏起倏灭。种节度虽老，威望犹著，兵行皆有纪律。如蒋丙、吴天保、沈芝仙等，无不次第被擒，遂移师江右，会合建昌节度使马如玉，共讨周子旺。

子旺直奔南安，上桂岭，桂岭三关之营亦废，无兵扼险，子旺遂守北藏岭，以拒官兵。马如玉攻之不克，为流矢所中而卒。种节度大怒，督兵奋力仰攻，直夺其险。子旺又窜韶州，种节度追杀之。韩元帅讨李志甫、罗天麟二贼，初战亦为所败，复战伏虎庵，罗天麟被擒，李志甫败入海。惟应火达，一时未能平服。足有三月，始被韩元帅诱入甘露岩，伏发，擒斩之。二人平贼后，入武都见帝，重加赏赉，进爵为侯。种节度未及还镇而死，韩元帅升建昌节度使。

是时，方保珍扰乱台州；张士诚亦起兵，据高邮，国号大

周，自称诚王。知府李齐不肯屈膝，士诚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刷之。蕲州罗田县人徐寿辉，亦以红巾为号，攻陷蕲水黄州，以薪水为都，国号天完，僭称帝。遣其将项普略、丁普郎等，取汉阳兴国，顺流而下，占据杭州诸处。沿江盗起，江右宋州亦失陷无数。

先是至正间，朝中有数君子：如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翰林学士虞集、编修杨载、侍读黄潜国子祭酒欧阳玄、翰林承旨巖巖等，著述作用，皆一代人物，至是皆卒。右丞哈麻等乃进西番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西番僧伽磷真善秘密法。帝皆习之，久而益精，荒于淫佚，渔猎美色，无所不至。帝亦自思得承大统，出乎望外，天下大乱，岂能复治？遂以政事付中书，听其裁决，日惟以游宴为事，乃用宫女十六人按舞，曰天魔舞，取艳丽异常者，首垂发数辨，戴象牙冠，身披纓络大红绡，穿长短裙袄，各持加巴刺般之器，及宫女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响板，每宫中赞佛，则按乐而奏，度曲而舞，帝览之乐甚。又于内苑中浚池，思作一解缆荡桨之乐，而未得其法。

哈麻进曰：“臣有龙舟之法。”帝问其详，哈麻曰：“其船首尾须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上建五殿，龙身并殿宇，俱用五彩金装。船行则龙首、眼、爪、尾皆动。造玉漏约高六七尺，为木柜，藏壶其中，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帝如法造就，于后宫海子内演之。果然船行，龙首、尾、眼、爪，无不皆动，帝大称赏曰：“无怪炀帝锦帆江都之游，其乐忘返也。”遂重赏哈麻。有奏边报者，帝辄止之曰：“政事自有中书，朕不与

知。”近臣多叹息而退。

第九十九回 韩节度误释友谅

宋成宗嗣庆六年，江右湖广大饥，广右瑶贼吉烈思，及土官黄英、岑伯颜等，云扰南宁，攻破昆仑关，进拔柳州、庆远等郡。守臣拓跋琨、狄义、庞凤皆死。节度使吴炳南不能敌，遂紧守桂林。广南、潮阳关等处海寇邵宗愚，杀戮人民，抢州劫郡，掳掠仓库。翔龙府留守王耀先，鞭长不及，潮州高廉等处皆失，将士死者甚众。

是时，陈友定已据建宁，正攻福州，故武都尚无兵侵犯，而江右各郡，则方谷珍屡寇，而韩飞琼屡却之。帝日夜焦思，令上官朴之子上官琯，权为都部署，守护杉关。以史进之子史全忠，引兵一千屯桂岭，扼湘、广、江右诸路，防贼兵骤至。时岳镇子岳奎任枢府，种世虎之子种绳武管度支，六官多不兼备，而致仕者、归隐者，上表辄去。帝下诏切责，然不能禁之。衡、湘自吴天保、蒋丙等倡乱后，余党未靖。韩节度飞琼，恐复啸聚，遂自引一军徇各处，痛加捕剿，复擒斩数千人。兵至湘乡，偶被巡兵获二十七人，似商非商，似贼非贼，节度以诛戮太甚，恐及无辜，乃再三审问，内有一人，形貌甚伟，自言“沔阳人，以捕鱼为生，乃避贼者，非贼也。”叩其名，自言“姓陈，名友谅。”十分剖辨，确有可凭。节度遂纵之去，既而曰：“此人目动言肆，状亦雄杰，必非善类，不如杀之，以绝异日之患。”急令人追回，则已逃匿不知去向矣，节度甚是

恼悔，引兵巡遍各郡。时营阳、邵陵、全州、道州、杉靖、桂阳，俱为元将邓祖胜等夺去，宋已无力争讨。所控者武安、湘东数大郡而已。韩节度引军回武都，复命讫，不久遂卒。帝为之泣，赠少保，厚葬之。

是时，成宗虽除“五鬼”，又有“三尸”，一少卿梁佩，以聚敛为事，朘削小民；一大理寺丞冉钊，以残酷为能，决狱流血；一吏部郎吴钩，贪墨无厌，贿赂公行。当此国运衰微，恰遇此三人，扼据要津，中外益失所望。人心早已解体，种绳武累欲奏免三人，而帝方倚之为重，疏人不报，岳奎叹曰：“所谓上与介甫如一人也，时事可知矣。”

且说沔阳陈友谅，本渔人子，曾为县吏，郁郁不得志。因见天下大乱，潜怀异念，乃以数十人托为捕鱼，来窥衡湘。不料被获，几陷罗网，逃过大江，遂不能久待，因与项普略有旧，直投蕲水。先见倪文俊，文俊用为簿书掾，既而普略引见徐寿辉，寿辉与语，大奇之，拜副元帅，号为天完将，独领一军。乃招其党如张定边、陈英杰等，遂欲纵横天下。时荆襄、武昌、安陆，俱为项普略攻下，乃与普略约定，普略攻江右，友谅竟渡大江，取房州，直抵岳阳。宋将任安世，乃任天鹏之子，权守岳州，拥兵出敌，战败，为张定边所杀，遂破岳州。陈英杰分一军往夺衡阳。守将廖重贵战死，周府尹自缢。陈友谅两路合兵，进攻长沙。此时长沙，节度使已废，守臣寇靖海闻陈友谅即韩节度所释放者，乃大怒曰：“吾父坐镇长沙十年，贼兵不敢正视，今友谅犯界，是欺某为纨绔子，不能战也。”率兵三千，出城大杀一阵，贼兵颇有损伤。

次日复战，寇靖海麾众列成一阵，名曰六子连芳阵，将友谅层层围定，箭如飞蝗，贼兵伤者甚众。友谅不识阵法，左右冲杀，无路可出，面中三矢，十分危急。寇靖海望见，骤马杀

入阵中，绰起开山大斧，正欲劈友谅首级，忽马失前蹄，反将寇靖海掀翻在地。友谅急捉矛刺之，被贼兵将士，剁为肉泥。宋兵见主将已死，其阵遂乱，陈英杰、张定边等乘势督兵截杀，死者无算。友谅遂入长沙，其余营阳、建州、武陵等郡，势如破竹。陈友谅打听项普略亦取南康，普略将赵普胜，战于湖口，杀行省平章星吉。普略已进兵，袭破吉安。友谅闻之，遂直过广南。史全忠由桂岭兼程而进，急至湘江，深沟固垒，不与交锋，友谅无可如何。岳奎闻之，亦引兵五百，至湘江犄角下寨，扼住贼兵，相持月余，闻宋主成宗有疾，岳奎急引兵，暗暗退去，回至武都。帝随殂，在位七年。岳奎、种绳武等辅太子桓即位，年方五岁。仓卒间，请吴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方议遣兵，往阻韶州，尚无其人。忽报陈友定已攻破南关，上官都督战死。陈友定引兵长驱而来，直捣武都。吴太后闻报大惊，种绳武曰：“事急矣，臣保太后陛下，速幸漳州避之。”岳奎奏曰：“臣誓死守。武都宫中诸王妃嫔，及朝中文武扈从者，即时起行。”

此时陈友谅已战败史全忠，过了湘江，围困韶州。岳奎一意守定武都，惟望广南、江右两处兵入勤王。谁知项普略、赵普胜之兵，已由临江，趋赣州，取建昌矣。广南告急文书，一日数至，尚未知帝幸漳州。岳奎命都尉刘铤、副将军石成、统制申屠礼、金吾将军慕容苌，四将留兵三千守城，自统大队，往迎陈友定对敌。而友定以长胜之兵，奋勇而来。武都数十年不见兵戎，百姓望风而遁。宋兵未战，先自惊愕靡定。岳奎三令五申，连斩数十人，不能禁止，而陈友定之兵已至，两阵对圆。陈友定命骁将薛义出马。不三合，被岳奎斩之。贼兵少退，岳奎麾兵大杀一阵。陈友定夺气，是夜岳奎出其不意，袭其营，陈友定大败而去。忽探马报来，江右建昌府已失，屈突节度尽节，岳奎着惊。又报陈友谅连陷韶州、肇庆二郡，直打翔龙府。

宋军闻之，人心慌乱，俱无斗志。复战，遂为所乘，兵溃，副将孟鸿、焦肱、宇文焕等，俱死。岳奎血战三昼夜，衣甲尽赤，浑身上下，矢集如猬毛，遂拔剑自刎。毕竟岳氏一脉忠义。陈友定进攻武都，四将与友定背城一战。奈人心不属，士卒多望阵先逃，四将亦力尽而死。时“三尸”未扈驾从行，遂献城纳降，武都一时死节者，如侍郎吕穆之，谏议大夫耿纯，学士郑梦兰及告老致仕者，凡数十人。是日翔龙府亦为张定边所破，留守王耀先死之，耀先乃老将王方子。参政司马昂被执，不屈而死；史全忠湘江兵败，闻帝在漳州，引兵急趋，扈从保护。而陈友定既得武都，即率轻骑倍道而进，攻取漳州。

时关普灵之子关浩，为扈驾将军，与史全忠等，引兵奋勇杀贼，乃寡不敌众，贼兵愈杀愈众。关浩知事急，急命种绳武、范景先等，保护太后少帝，由澄海县望海道而去。关浩率兵死战，陈友定麾众围之，关浩瞋目大呼陷阵，杀其骁将数人，已身受重伤，至死犹手握画戟，牢不可解。史全忠力尽被执，陈友定劝之降。史全忠睜目大骂，陈友定肢解之。军士死者无数，其余汀州、延平各郡，俱为陈友定攻下。分兵回福州，自据武都，陈友谅既下翔龙府，又攻惠州、南雄诸处。宋臣文武死节者，如右丞刘敏、参政方连茹、府尹王义方、统制官扈从龙、杨勇、蓝忠等十余人。元平章也儿吉尼、总制张荣，亦乘势引兵，袭破桂林、郁林、思恩，节度吴炳南逃去。广右诸郡，元人传檄而定。至是宋亡，起显宗重康元年庚子，即元成宗之大德四年；终成宗嗣庆七年丁酉，即元顺帝之至正十七年。享国共五十八年，少帝仍航海而去。计显宗重康十七年，昭宗隆熙二十四年，穆宗景新十年，成宗嗣庆七年，重康初，立国武都，规模甫就，君臣皆励精图治，同德同心；隆熙御极，则宋元业已交好，内外文武，辅导得力，生民乐业，下诏求谏，实恭默

守文之主；景新初政，颇犹可观；后渐兴土木，弛意奢侈，武备不修，老成亦凋谢殆尽，佞人用事，遂荒于政。

嗣庆即位，四海鼎沸，六镇焉能久存？加以内外空虚，人心散离，文治武功，两无其人，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也。犹幸三百年养士余泽未湮，显皇帝亦加隆礼，重为培植国脉，故虽偏安海隅，其亡也，节义之士，指不胜屈。而君臣仍脱身海外，并未作青衣天子。从此群雄窃据，称帝称王者，重复纷纷然起矣。

第一百回 明太祖应运和阳

元顺帝闻张士诚声势甚大，命太师脱脱，引大军击之。脱脱善用兵，先平定芝麻李，威望已著，一至高邮，连战皆捷，分兵收复六合等处，截其路径，士诚大窘。会中书右丞相哈麻与脱脱有隙，讽监察御史袁实本，劾奏脱脱出师三月无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己随。帝即下诏夺爵，安置淮安，哈麻寻矫诏遣人鸩之。脱脱既卒，张士诚势复猖獗，进据姑苏，称吴王。既又诈降于元，元主封为太尉。方谷珍、陈友定闻之，互相效尤。元主又以方谷珍为浙江行省左丞相，陈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事。是时刘福通，建都于汴梁，迎其主韩林儿居之；明玉珍起剑阁，亦自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元统。此外更有何虎真、关先生、毛贵、刘益、田丰、王仕诚等分据山东。广南、大同、辽阳、益都各处，惟天完将倪文俊，始建都于汉阳。徐寿辉正位，封倪文俊为平章。时陈友谅尚在广南，闻之即归，有元行省左丞何真，引兵突入翔龙府据之，仍名为广州。正值吴王张士诚降元，每岁运粮十余万石至燕京，帝遣使臣，赍龙衣、御酒赐之，使臣至中途，遇陈友谅杀而夺之，得御酒龙衣，以奉其主徐寿辉。寿辉平章倪文俊专恣，欲弑寿辉未果，惧罪奔黄州。陈友谅故与文俊有隙，及归，因袭而杀之，并其军，自称平章。随又攻陷信州，改都江州，称汉王。与其将张定边、杨政、熊天瑞、陈英杰等谋迎徐寿辉至，寻弑

之。遂称帝，国号曰“汉”。改元“天义”。当时窃据群雄惟吴王张士诚最富，汉王陈友谅最强。然皆攻城掠地，争战无虚日，兵乱岁饥，民不聊生，并无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者。

惟大明太祖高皇帝，此时避兵濠城，倡义起师，收纳贤士，欲定天下。太祖姓朱，名元璋，先世家于沛，后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城钟离村，生于朱家巷。母陈氏梦一黄冠者，授丸药吞之，及诞，白气贯空，异香满室，数有光起，比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年十七，父母相继卒。葬亲无棺，谋瘞凤皇山谷，中道梗绝，忽雷电晦冥，大雨如注。少避之，明日往视土裂，则尸已陷入矣。田主刘继祖即以其地与之。至是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兵乱，乃取伽蓝杯筴，卜避难守旧，皆不从；既卜倡义，卓然倡立，计遂决。西至汝颖，夜陷麻湖，遇群儿呼迎圣驾，叱之不见。有疯道者周颠，见之辄曰：“告天平。”又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又常梦西丑有朱台，数羽士以彩绛衣衣之。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始从郭子兴于濠州。子兴奇其貌，留为亲兵，战辄胜。次年收得里中兵七百余人，子兴遂署之为镇抚，乃与徐达、汤和等，略定远，下滁州，得李善长与语，大悦，用掌书记。次年又下和阳，时郭子兴已卒。刘福通立韩林儿于亳州，欲檄朱元璋为副元帅，不受。此时朱元璋已恩威并著，豪杰归心，欲渡江取金陵，而患无舟楫，恰值巢湖寨水军元帅俞通海等率众万余，船千艘来降。元璋顾左右曰：“吾事济矣！”遂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引水军东下。首克牛渚矶，进拔平府，耆儒陶安、李习等，率父老出迎。陶安因进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起，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并无拨乱反正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应天顺

人，而行吊民伐罪之师，天下不难定也。”元璋嘉纳之，既而取集庆路，改为应天府。分遣诸将取镇江、广德，皆下之。元璋以诸将推戴，始称吴国公。略定江右，自立为吴王，建百官。又命孙炎往浙东，聘龙泉章溢、丽水叶琛、浦江宋濂、青田刘基四人同至应天。吴王迎至劳之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分争，何时定乎？”溢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吴王深以为然，皆重用之。后三次伐汉，拔江州，战鄱阳，围武昌，始平陈友谅，降其子陈理。

至正二十七年，始命元帅徐达、副将常遇春等，取平江路，火焚齐云楼，擒吴王张士诚以归。士诚妻刘氏缢死。继降方谷珍，遂尽有淮南、浙东、江西、荆楚之地。又命征南将军汤和，克福建，执陈友定，以至正二十八年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夏四月，征南大将军廖永忠平广东，征虜将军徐达、常遇春平河南，继克太原、甘肃；都督冯胜取潼关；六月平章杨璟取广右。闰七月，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等，分道徇河北，连下卫辉、彰德、广平。顺帝始诏扩廓帖木儿领兵勤王。大明兵至通州，元知枢密院事十颜帖木儿，力战而死，顺帝大惧，乃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及丞相庆童留守燕京，自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夜半出居庸关北去，如上都，八月，徐达等克燕京，淮王帖木儿不花等皆死。

洪武二年，顺帝奔应昌府，洪武三年，殁于应昌。时征虜将军常遇春卒于军，李文忠遂代领遇春之众，进兵开平县、白海子、骆驼山，败元将太尉蛮子沙不丁、平章朵儿只八剌等之兵，遂督兵长驱大进，攻拔红罗山，直抵上都。连战皆捷，降其左丞盖元鲁，平章上耶罕，留守八失忽都余万等。再袭应昌府，元兵大败。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从数十骑逃去。皇孙买

的哩八刺及皇妃宝玉，皆被擒获。李文忠以元帝既殂，想昔日灭宋，张宏范乃逼至航海不休，循环报复，亦入吾手。遂率兵穷追，大加捕剿，又降其众五万余人，直至北庆州而还。露布以闻，太祖以元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谥曰“顺皇帝”。而封买的哩八刺为崇理侯。至是天下归一，而正统于是乎定矣。